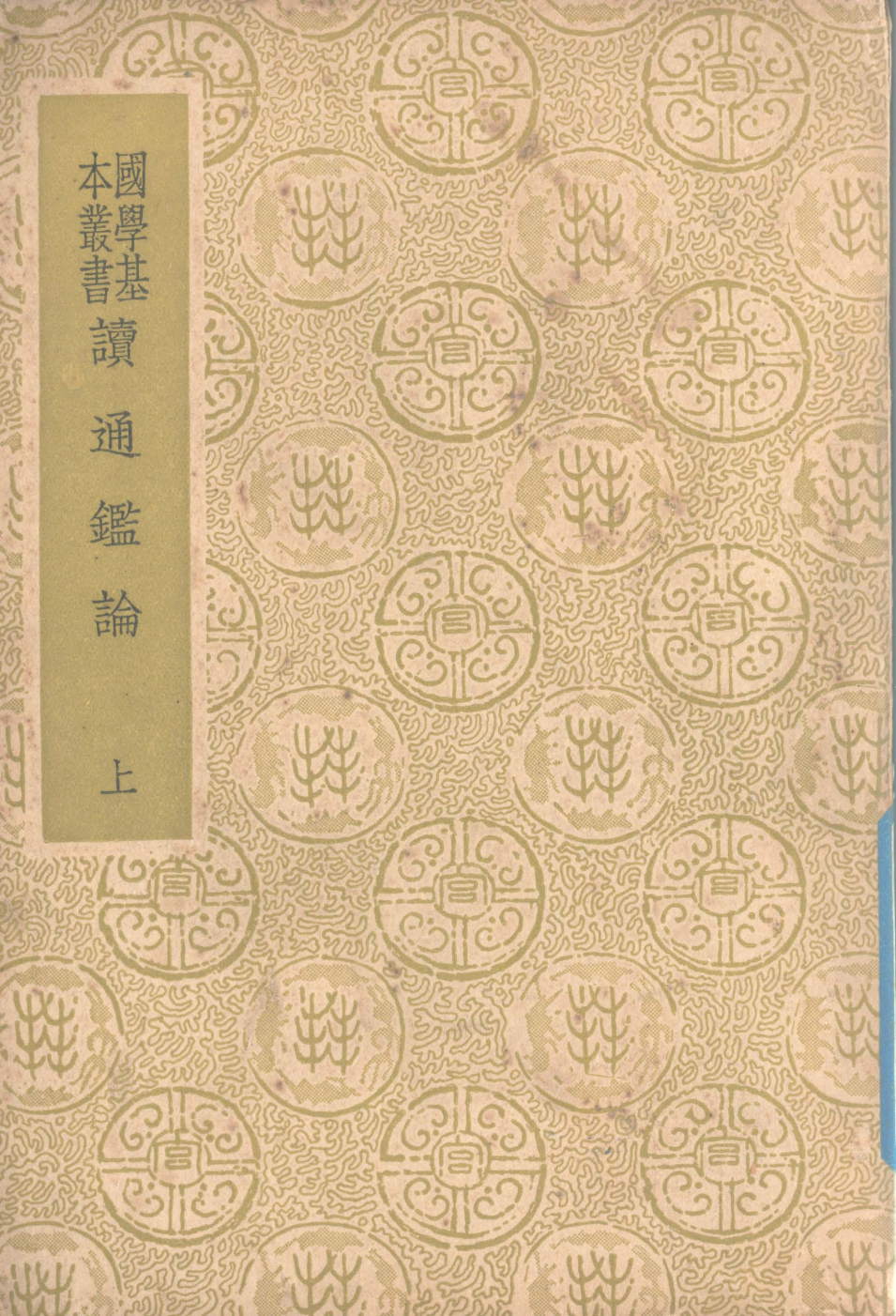


國學基礎  
叢書  
讀通鑑論  
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211B

書叢本基學國

論 鑑 通 讀

(上)

撰之夫王

行發館書印務



~~1650447~~

# 目錄

第一卷	秦始皇	二世	漢高帝	惠帝	文帝	景帝
第二卷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第三卷	王莽	漢更始	光武			平帝
第四卷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第五卷	三國			附 廢帝		靈帝
第六卷	晉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年起	元年起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第七卷	元帝	明帝	恭帝			帝奕
	晉	武帝	安帝			簡文帝
第八卷	宋武帝	營陽王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齊	高帝	武	鬱林王	明帝	東昏侯
第九卷	敬帝	陳高祖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齊	高帝	武	鬱林王	明帝	東昏侯
第十卷	隋文帝	煬帝				
	唐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第十一卷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德宗

順宗

憲宗

第十四卷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昭宣帝

第十五卷

五代

第十六卷

敘論

# 讀通鑑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撰

##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彊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愼。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

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爲。莊周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羿般。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其終。迄乎建文之變。而僭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虜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

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 一一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遠。居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焉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槩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卽始皇之驕悖。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

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入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諍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遊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灑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絢。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覦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敵。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爲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愕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

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爲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爲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縞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則剗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齏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枷。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自櫟陽逮。斬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



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竄。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閔位之主。竊非分而夢寢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爲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爲也。寬斯嚴。簡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笱。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剗之英君。皆習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汙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貨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耶。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

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尙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敵。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爲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已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窟始安。承六王之敵。人思爲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爲。管蔡之親。不相保。而況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爲天子君臣相賈。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爲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卽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離。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爲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踐姑許之言。而褻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瑣瑣姻亞。踞臚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蔽。

雖然亦有繇爾羽以詐興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衆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忤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忤己。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爲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爲懷王。己且爲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爲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剄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慝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印劄不與者甚已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矣。爲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爲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僞。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動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爲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縞素之名。不能爲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爲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辛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爲天下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己於秦爲首。則董公之

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爲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爲心。日言義而以名爲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爲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彊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殄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爲秦。非其世臣。非其遺冑。抑何必戴楚以爲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氏之義以爲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卽附諸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爲唐而唐之。李昇。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名爲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爲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惟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紓。項羽右臂之援絕矣。爰布盜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況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啓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而酈生烹。歷下之軍。喋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己。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奠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忤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蠱蠱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功而毒人。亦自讎其項領而速之割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釁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覆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忤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

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榮。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爲。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靳而生其伎。甚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刳之。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收。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卽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夫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爲。故無所挾以爲名。而抗不聽命。旣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爲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爲天下孟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卞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尙欲因陳豨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尙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

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羹吹蠶而自溺。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

漢王初卽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略。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爲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爲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遐遺。得尙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況蕭何陳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卽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遣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爲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爲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爲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奚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爲之所。國不糜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略也得乎。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奉義爲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爲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爲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爲可殺而必殺之哉。當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爲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



其生我之恩。且囂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爲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爲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爲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卽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其義爲賊仁之斧。而利之囿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爲名爲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廛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忤。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卽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碁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始終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闖入句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爲漢和。而陰自爲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耶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

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彊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劉內地者也。飢鷹獠犬。不畜之樊圈。而軼之颺飛。曩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爲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卽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恤。此敬愛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浹。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駕甫脫而息。貫革之射。修禮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受命已未。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苛嚴。漢初之簡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遽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頽靡。而至於泯亡矣。惟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圖。則德色父而諛語姑。亦誰與震動容。

與其天良而使無背死不葬。損傷不恤也哉。衛輒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定。高帝非輒比也。輒可興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勅謬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謂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序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答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創者不爽其大綱。而後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嫺於習。而物之給於用耶。故兩生者非不知權也。不知本也。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游士之屢集於公卿之門。非必其能貴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釋老之宮室。金碧而奏笙鐘。媚者匍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也。莊麗動之耳。愚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煢。而戢其異志。抑何爲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旣灼見民情之所自戢。而納之於信順已。奏九成於圓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卽其歆動之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眩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登之降之。進之退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慚。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榮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蕭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偷。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擅。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驕。高帝

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賈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輝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儒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婁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遷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爲彊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爲太子。諭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爲用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言。違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敬之說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諸田非渤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不足以彊。世家非姻亞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屬。不足以彊。棄其田里。違其宗黨。奪其所便。拂其所習。羈旅寓食於關中土著之間。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燄沮喪。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哉。畏人者。尙能自彊。以爲國彊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尙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窳俗。可使彊也。豪傑大族。摧折彫殘。而日以衰。聚失業。怨咨之民於輦轂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懟。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爲虐甚矣。匈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於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爲辱。夷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歸於胡者多矣。胡雖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驕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凌操懿而駕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姦之具。因以屈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遑臣中國哉。

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將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陳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視屬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而不□□。而匿不以聞。不爲之備。不亟求援。則其誅勿赦也無疑。寇自外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壓境。備而不給。待援不至。其宥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不損於國。而無憾於人。陳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汗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恃也。留四皓之屬爲之羽翼。而詭隨者。憚高帝而不敢競也。通知必不死。卽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諛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鯁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彊。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愚。未有不待獎而成者也。

###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惟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爲哉。魯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爲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參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時。乃欲矯草創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寧。而亂卽於此起。易於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風淫於上。而

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飭大法。正大經。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質焉。有文焉。立綱修紀。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高帝之時。不可待也。而兩生之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年無藉也。而錮人心風俗於簡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者。且進也。不足以有爲矣。此高帝不夙。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茲。而母后悍權。姦張內難。且作更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指創制顯庸爲蠶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爲戒。其弊也。詩書道圯。俗學苟容。人心趨靡。彝倫日斲。漸漬以益流。爲偷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學死。而讀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賈董臧綰。以存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養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也。時也。前此而爲高帝。當敦其質。後此而爲文景。必致其文。時也。兩生傲而不出。文景讓而不遑。違乎時。違乎道矣。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勁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彊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爲競王室。鞏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爲暱我。而可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宮。以遂其狂逞。



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梁何進。與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喋血相仍。卽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清議於法宮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唯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掣之矣。周勃僂得而成。竇武僂失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輦轂者。故撲二張諸武。如縛雞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闕。而旋踵以平。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瓘。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廢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關。而天下以私。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棄略而欲以炫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方。而使響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戚奄宦。遼遠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挾以爭。卽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振。胥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糜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仁。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 文帝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爲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寧）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

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慝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釁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讒。聞此之謂不信。盎之險。誠推刃量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有姦不如盎者。淺而躁。褊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卽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盎類而害與盎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故撝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殫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爲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有終。故讓誠也。任亦誠也。堯爲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丹朱。與禹之授啓。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誠也。舜受於堯。啓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爲柄。而撝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姑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填壓天下之心。而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不利。黃老之術。離誠而用僞久矣。取其鳴謙之辭。驗其侵伐之事。心跡違。初終實。抑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有司請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父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僞者。而以觀其後。吳濞楚戊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謠。取疚於天下而不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翕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

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而歆動其妄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於侵伐而天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孚之。兵革之萌。銷於心而機不復作。則或任焉而無所用謙。或讓焉而固誠也。非有僞而託於鳴者也。何侵伐之利哉。

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斯其時矣。魯兩生百年而後興之說謬矣。雖然。抑豈如誼之請遽興之而遂足以興邪。武帝固興之矣。唐（元）宗欲興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興之矣。文帝從誼之請。而一旦有事於制作。不保其無以異於彼也。於是而興與不興。交錯以凋喪禮樂。而先王中和之極。遂斬於中夏。夫誼而誠欲興也。當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賢。導之以中和之德。正之於非僻之萌。養之以學問之功。廣之以仁義之化。使涵泳於義理之深。則天時之不可逆。而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簡。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可斲。而禮樂之必興。愴惕而不安於其心。若倦於遊而思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髣髴於耳目之間。而迫欲遇之。則以文從質。以事從心。審律呂於銖彙之間。考登降於周旋之際。一出其性之所安。學之所裕。以革故而鼎新。不待歷歲年而燦然明備矣。誼之不勸以學而勸以事。則亦詔相工瞽之末節。方且行焉而跛倚。聞焉而倦臥。情文不相生焉。足以興。故文帝之謙讓。誠有歉於此也。帝固反求而不容自誣者也。禮樂不待興於百年。抑不可遽興於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或曰。成王幼沖。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禮。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作成王之能也。迨其後成王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慙。誼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

帝以黃老之心。行中和之矩範。自顧其不類而思去之。又奚能以終日乎。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冗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爲三代文武同塗之遺制。與抑論之。罷衛軍。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擁兵以爲威。假待之以爲威。則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合將相於一。而卽相以將。則固不可灌嬰者。可將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者。有二。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帥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然者何也。列國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燮陰陽興教化。敍刑賞之任。而其爲帥也。亦鄰國之不輯。相遇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遣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蓋相可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爲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以專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爲節宣。斯得之與。閣臣督師。而天下速斃。嗚呼。殆矣夫。

審食其之死。文帝傷淮南王長之志。赦而弗治。亦未爲失也。漢廷之大臣。無有敢請治之者。國無人矣。張釋之爲廷尉。雖在食其已死之後。而追請正刑。侯離子之刑。抑非事遠而不可問。姑市其直於太子。梁王之行馳道而絨口於淮南。則其直也。蓋見可知難之直。畏彊禦而行於所可伸者也。天子詘於情。而廷臣

挫於勢。故其後王安欲反。而謂漢廷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其啓侮於諸侯久矣。張釋之其尤乎。以一人之譽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毀而遣季布。天下將窺其淺深。雖然。何病人主威福之大權。豈以天下莫能窺爲不測哉。布之悻悻於罷去。而仰詰人主以取快。其不足以爲御史大夫明矣。使酒難近之實。自露而不可掩矣。文帝之失。輕於召布也。非輕於罷布也。慎用大臣而不吝於改過。聞人之言。遲之一月而察其非誣。默然良久。而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所以養臣子之恥也。非慚也。如其慚邪。抑以輕於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

賈誼、陸贄、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贄與軾自以爲類也。人之稱之者亦以爲類也。贄蓋希誼矣。而不能爲誼。然有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贄矣。而不能爲贄。況乎其猶欲希誼也。奚以明其然邪。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俗。贄弗逮焉。而不但此。傅梁懷王。王墮馬斃。誼不食死。贄弗能也。所以知其不能者。與竇參爲難之情。勝於憂國也。顧誼之爲學。簡而不純。幾與贄等。而任智任法。思以制匈奴。削諸侯。其三表五餌之術。嬰稚之巧也。其削吳楚而益齊。私所親而不慮。貽他日莫大之憂。是僕妾之智也。贄之所勿道也。故輔少主。嬰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其貞者。贄不如誼。而出入紛錯之中。調御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誼不如贄。是何也。誼年少。憤盈之氣。未履艱屯。而性之貞者。略恆疏。則本有餘而未不足。斯誼與贄輕重之衡。有相低昂者矣。若夫軾者。惡足以頡頏二子乎。酒肉也。佚遊也。情奪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志役於雕蟲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熒天下而讎其能。習於其父儀秦鞅斯之邪說。遂欲以攬天下而生事於平康之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誼矣。

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贊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於異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誼之所不屑。抑贊之所不屑也。絳灌之非誼。曰。擅權紛亂。於誼爲誣。於軾允當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於誼與贊之間。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醇。正學凌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幾爲咎首。然則世無所求於己。己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贊且不能。而軾之淫邪也。勿論已。故抗言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惟贊也能因事納忠。則明君所銜勒而使馳驅者也。

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固自以爲利民也。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姦富者益以富。樸貧者益以貧。多其錢以斂布帛菽粟。紵漆魚鹽。果蓏居贏。以持貧民之緩急。而貧者何弗日以貧邪。耕而食。桑苧而衣。洿池而魚鼈。圈牢而牛豕。伐木藝竹而材。貧者力以致之。而獲無幾。富者雖多其隸備。而什取其六七焉。以視鑄錢之利。相千萬而無算。卽或貸力於貧民。而雇值之資亦僅耳。抑且仰求而後可分其波潤焉。是驅人聽豪右之役也。故先王以虞衡司山澤之產。而節之使不敢溢於取盈。非吝天地之產。限人巧而使爲上私利也。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於豪彊而可云公也。推此義也。鹽之聽民自煮。茶之聽民自採。而上勿問焉。亦名美而實大爲蕘稗於天下。或曰。鹽可詭得者也。茶之利猶夫耕之粟。而奚爲不可。曰。古之耕也以助。今之耕也以貢。助以百畝爲經。貢以戶口爲率。法圯於兼井。而仍存其故。茶之於民也。非賴以生如粟也。制於粟而不制於茶。卽有廝山之勞。而亦均於逐末。故漆林之稅。



二十而五。先王不以爲苛。惡在一王之土。食地之力。可任狡民之舍稼穡。以多所營而不爲之裁制邪。抑未以勸耕。獎樸而禁姦。煮海種山之不可聽民自擅。而況錢之利坐收逸獲。以長豪黠而奔走貧民。爲國姦蠹者乎。金銀鉛錫之礦。其利倍蓰於鑄錢。而爲爭奪之釁端。乃或爲之說曰。聽民之自採。以利民。弄兵戕殺而不爲禁。人亦樂乎有君。

鑄錢輕重之準。以何爲利。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而利莫有外焉矣。如以利則榆莢綫纒尙矣。殺雜鉛錫者尙矣。然而行未久而日賤。速敝壞而不可以藏。故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且夫五穀絲苧。材木魚鹽。蔬果之可爲利。以利於人之生而貴之也。金玉珠寶之僅見而受美於天也。故先王取之以權萬物之聚散。然亦曰。以是爲質。可以致厚生之利而通之。非果以爲寶而人弗得不寶也。然旣僅有僅見。而因天地自然之質也。銅者。天地之產繁有。而人習賤之者也。自人制之。範以爲錢。遂與金玉珠寶爭貴。而制粟帛材蔬之生死。然且不精不重。則何弗速敝壞而爲天下之所輕。其唯重以精乎。則天物不替。而人功不偷。猶可以久其利於天下。故長國家者。知天人輕重之故。而勿務一時詭得之獲。一錢之費。以八九之物力。人功成之。利亦未有旣也。即使一錢之費。如一錢焉。而無用之銅。化爲有用。通計初終。而多其貨於人。開以饒益生民。而利國。國之利亦溥矣。一錢之費用十之八九。則盜鑄無利而止。錢一出於上。而財聽命於上之發斂。與萬物互相通以出入。而有國者終享其利。故曰。不以利言而利莫有外也。則五銖之輕。不如開元之重。殺雜鉛錫。不如金背漆背之精。通計之而登耗盈虛之數見。非淺人所易知也。以苟且偷俗之情。與天地之德產爭美利。未有能勝者也。

淮南王長反形已具。丞相御史奏當棄市。正也。所謂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者也。文帝赦而徙之。與蔡叔郭鄰之罰等。臣子法伸。而天子之恩紀不斬。長憤恚不食而死。怙終賊刑。免於討足矣。袁盎請斬丞相御史。儉人之心。不可窮詰。有如此者。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諸侯。而背天子。挾莊助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憎妒大臣之軋已。而欲因事驅逐。以立威於廷。而攘人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殺弟之名。置盎不譴。而參用其說。盎之無憚以逞。面欺景帝。迫暈錯而陷之死。終執兩端。與吳漢交市。而言之不衷也。顯矣。盎故俠也。俠者之心。故不可致詰者也。有天下而聽任俠人。其能不亂者鮮矣。

嗚呼。自漢以後。治之。不古。也有自矣。太甲高宗成王之姿。非必其軼文帝而上之。然而伊尹之訓。傅說之命。周公之告。曰。無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曰。所其無逸。未嘗貶道以誘之。易從也。豈其如賈生之言。曰。使爲治勞。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欲立經陳紀。爲萬世法。斯其爲言。去李斯之言也。無幾何也。以法術制天下。而怙以恬嬉。則其法雖異於秦之法。而無本以立威於末。勞天下。而以自豫。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術制焉。裁其衣服。而風俗卽壹。修其文辭。而廉恥卽敦。削奪諸侯。而政卽咸統於上。則夏商法在。而桀紂又何以亡。夫文帝而幸非縱欲偷樂之主也。其未免於田獵鐘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義之腴。建中和而興王道。諸侯奚而不復。風俗奚而不移。廉恥奚而不崇。而先導諛以冀讎其說。文帝幸不爲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誼雖欲自異於李斯也。不能。乃後世或猶稱之曰。善誘其君以興治。下惡得有臣。上惡得有君哉。賈生之論教太子。本論也。雖然。尤有本焉。士庶之子。杯酒之耽。博奕之好。奪其欲而教之。且反唇曰。夫子

未出於正矣。況天子之子。浮聲曼色。交於前。婦人宦寺。羅於側。欲有與導。淫有與宣。爲君父者。忘志慮之勞。憚身體之苦。逐鐘鼓馳驅之樂。徒設嚴師以閑之。於步履拜揖之間。使其聽也。一偶人之威儀耳。成帝穆穆皇皇。而淫荒以滋亂。況其聞風志蕩。徒怨君父之我奪。而思快於一旦乎。成王幼而武王崩。無所取儀型也。則周公詠豳風。陳王業之艱難。作無逸。舉前王之乾惕。遙立一文武以爲之鵠。亦惟文武之果可以爲鵠。而後周公非徒設以冀其觀感。如其以逸樂爲德。以法術爲治。以聲音笑貌爲道。以師保傅之諄諄爲教。此俗儒之徒以苦人。而父子師友之間。相蒙以僞。曾不如文帝之身治黃老術。而以授其子之足使言從也。故賈生之論。非立教之本論也。

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故師一善者。希聖之積也。敬公卿大夫者。尊王之積也。此陛尊廉遠堂高之說也。郡縣之天下夷五等。而天子孤高於上。舉羣臣而等夷之。賈生所以有黷辱太迫。大臣無恥之歎焉。嗚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復。誠如其笞辱而不怍矣。奚望其上。憂君國之休戚。下畏小民之怨讟乎。身爲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於訶斥。歷於桎梏。褫衣以受隸校之凌踐。既使之隱忍。而幸於得生。則清議之譏。非在沒世。而非卽唾其面。詛呪之作。在窮簷。而不敢至乎其前。又奚不可之有哉。雖然。爲士大夫亦有以致之矣。蕭何出獄。而仍相。周勃出獄。而仍侯。不能禁上之不以囚隸加己。而何不可禁己之無侯以相也。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弗避焉。忠也。免於獄。不死於杖。沾沾然自以爲榮。而他日復端笏垂紳於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鄒爾瞻之復爲九卿也。於虧體辱親之罪。奚避焉。人主曰。是嘗

與囚隸同撻繫。而不以爲恥者也。是惡足改容而禮乎。上弗獎之。下安受之。下旣安之。上愈賤之。仁宗之寬厚。李祭酒之剛直。且荷校而不能引退。斯則賈生所宜痛哭者也。

子之於父母。可寵可辱。而不可殺。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寵辱聽命而不慙。至於殺則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爲父子。不能免焉。子不可以爲子也。臣之於君。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不可辱。刑賞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貴賤生死。君卽逆而吾固順乎天。至於辱。則君自處於非禮。君不可以爲君。臣不知媿而順承之。臣不可以爲臣也。故有盤水加劍。聞命自弛。而不可掉。抑臣之異於子。天之秩也。人性之順者。不可逆。健者不可屈也。賈生之言。以動文帝。而當時之大臣。抑有聞而媿焉者乎。微直當時。後世之詔獄廷杖。而尙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媿焉者乎。使詔獄廷杖。而有人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尙可懲也。高忠憲曰。辱大臣是辱國也。大哉言乎。故沈水而逮問之禍。息。魏忠賢且革其凶威。況人主哉。

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於封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勢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爲萬世罪。而賈誼以諸侯王之大。爲漢痛哭。亦何以異於孤秦。而論者若將黥別秦。而揖進賈生。以坐論數十年之間。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論史者之惛惛也。誼之言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爲是。殆三代之遺制也。與三代之衆建。而儉於百里。非先王故儉之也。故有之國。不可奪。有涯之宇。不可擴也。且齊魯之封。徵之詩與春秋傳。皆踰五百里。亦未嘗挾其地而爲之防也。割諸王之地。而衆建之。富貴驕君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於非僻。以易爲褫爵。此陽予陰奪之術。於骨肉若仇讎之相逼。而相靡以術。誼之志亦奚以異於嬴政李斯。而秦陽也。誼陰也。而誼惛矣。漢之割地。以王

諸侯承三代之餘。不容驟易。然而終不能復者。七國亂於前。秦革於後。將滅之。鎧餘一篲。其勢終窮。可以無煩賈生之痛哭。卽爲漢謀。亦惟是鞏固王室。修文德以靜待其自定。無事怵然以驚也。乍見封建之廢。而怵然驚。乍見諸侯之大。而怵然驚。庸人之情。不參古今之理勞。而惟目前之駭。未有不賊仁害義。而啓禍者。言何容易哉。至其論淮南之封侯。而憂白公子胥鯁諸荊軻之事。則周公之封蔡仲也。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將亦憂蔡仲剗刃以衝成王之胸乎。於是而誼之刻薄寡恩。不可揜矣。淮南之終叛也。皆以爲誼言之中也。誼昌言於廷曰。安且爲白公子胥。而安能無以白公子胥爲志哉。然則淮南之叛。誼導之矣。淮南王長之廢國法也。其子受封。親親之仁也。淮南終得國而長。猶然文帝之弟。安猶然文帝之從子。白公子胥也乎哉。不引而親之。顧推爲讎而慮之。以殺機往者。以殺機報爲天子司天下之生殺。日取天下而慮其讎。蔑不讎矣。甚哉誼之不聞道而祇爲術也。

賈誼畏諸侯之禍。議益梁與淮陽二國之封。亘江河之界。以制東方。何其言之自相背塾也。誼曰。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高拱以成六國之勢。則其師秦之智以混一天下。不可揜矣。乃欲增益梁淮陽。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間。今日之梁淮陽。卽他日之吳楚也。吳楚制而梁淮陽益驕。而使橫亘於江河之間。以塞漢東鄉之戶。孰能禦之哉。己之昆弟則親之信之。父之昆弟則疑之制之。逆於天理者。其報必速。吾之子孫。能弗以梁淮陽爲蠱壘而讎之乎。夫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雖然。習久而變者。必以其漸。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滿天下。漢略師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勢必不能久延。無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後因之。七國之變未形。遽起而翦之。則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漢初。鎧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篲。智者因

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誼操之已蹙。而所爲謀者。抑不出封建之殘局。特一異其迹以緩目前爾。繇此言之。則誼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憂貽子孫也。封建之盡革。天地之大變也。非仁智不足與於斯。而誼何爲焉。

量錯徙民實邊之策偉矣。寓兵於農之法。後世不可行於腹裏。而可行於塞徼。天氣殊而生質異。地氣殊而習尚異。故滇黔西粵之民。自足以捍蠻苗。而無踰嶺以窺內地之患。非果蠻苗弱而北狄彊也。土著者制其吭。則深入而畏邊民之搗其虛也。雖然。有未易者焉。沿邊之地。肥磽不齊。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綏撫無術。必反而爲北狄用。此二患者。輕於言徙。必逢其咎。而實邊之議。遂爲永戒。錯之言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始事之不可不密也。地誠磽矣。雖有山谿之險。且置之爲甌脫。而移塞於內。無憂也。我所不得居。亦彼所不能據也。若夫吏人之得失。在人而不在法。然法善以待人。則人之失者鮮矣。後世之吏於邊者。非羸貧無援之乙科。則有過遷補之茸吏。未有能入而爲臺諫郎官者。未有擢而爲監司郡守者。以日暮塗窮衰颯之心。而僅延簪紱之氣。能望其憂民體國。而固吾圉哉。若擇甲科之選。移守令課最之賢者。以爲之。吏寬其法制。俾盡其材。以拊循而激勸之。輕徭賦以安之。通商賈樹畜以富之。廣學宮之選。以榮之。寵智能豪雋之士。以勵之。則其必不爲北狄用。以乘中國之釁者。自可以保之百年。邊日以彊。而坐待狄之自敝。故曰錯之言偉矣。特其曰絕匈奴不與和親。其冬來南。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此則未易言也。非經營於數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羈縻以和親。而徐修實邊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禍而冒昧以逞與。大治之無慮其不克矣。

入粟而拜爵免罪。黽錯之計，亦未失也。其未爲失計也，非謂爵可輕而罪得以貨免也。謂其可以奪金錢之貴而授之粟也。輕齋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輸。三易以趨苟簡之利便，而金奪其粟之貴，則寧使民勞於輸，官勞於收，吏勞於守，而勿徇其便。此參數十世而能純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雖然，入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伯亞旅，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贏餘者幾何，無亦彊豪挾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無亦富商大賈以金錢籠致而得者也。如是則重農而農益輕，貴粟而金益貴。處三代以下，欲抑彊豪富賈也難，而限田又不可猝行，則莫若分別自種與佃耕，而差等以爲賦役之制。人自占爲自耕者，有力不得過三百畝，審其子姓丁夫之數，以爲自耕之實。過是者皆佃耕之科。輕自耕之賦，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損益，而協於什一之數。水旱則盡蠲自耕之稅，而佃耕者非極荒不得輒減。若其果能躬親勤力，分任丁壯，多墾厚收，饒有贏餘，乃聽輸粟入邊，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賈居金錢以斂粟，及彊家濫占佃耕厚斂多畜者不得與。如此，則奪金之貴而還之粟，可十年而得也。充錯之說，補錯之未逮，任牧民於良吏，嚴拜爵免罪之制於畫一，乃不窒礙而行遠。不然，輸粟之令，且變而爲輕齋折色。天下益汲汲於金錢，徒以亂刑賞之大經，爲敗亡之政而已矣。肉刑之不可復，易知也。如必曰古先聖王之大法，以止天下之惡，未可泯也，則亦君果至仁，吏果至恕，井田復，封建定，學校興，禮三王而樂六代，然後復肉刑之辟未晏也。不然，徒取愚賤之小民，折割殘毀，以惟吾制是行，而曰古聖王之大法也，則自欺以誣天下，僭執甚焉。抑使教養道盡，禮樂復興，一如帝王之世，而肉刑猶未可復也。何也？民之仁也，期以百年必世，而猶必三代遺風未斬之日也。風未移，俗未易，犯者繁有，而毀支折體之人積焉。天之所不祐也，且

也。古未有笞杖而肉刑不見重。今既行笞杖而肉刑駭矣。故以曹操之忍而不敢嘗試。況不爲操者乎。張蒼之律曰。大辟論減等。已論而復有笞罪。皆棄市。嚴矣。雖然。固書所謂怙終賊刑者也。故詳刑者。師文帝之詔。張蒼之令可也。

漢有殺人自告而得減免之律。其將導人以無欺也。與所惡於欺者。終不覺而讎其慝也。夫既已殺人矣。則所殺者之父兄子弟能訟之。所司能捕獲之。其惡必露。勢不可得而終隱也。而惡用自告爲小人爲惡而揜蔽於君子之前。與昌言於大廷而無怍赧也。孰爲猶有恥乎。自度律許減免。而覬覦漏網者。從而減之。則明張其殺人之膽。而惡乃滔天。匿而不告者。鼠也。告而無諱者。虎也。教鼠爲虎。欲使天下無欺而成其無忌憚之心。將何以懲。故許自告者。所以開過誤自新之路。而非可以待凶人。凶人而自匿。民彝其猶有未斲不較。嗟乎。

什一之賦。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則小桀。輕之則小貉。言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場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幣帛饗飧牢餼之禮。有宗廟社稷牲幣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祿食之衆。其制不可勝舉。聘義所云。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是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萊田之等。則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罷侯置守矣。漢初封建。其提封之廣。蓋有倍蓰於古王畿者。而其官屬典禮。又極簡略。率天下以守邊。而中邦無會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縣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饋問各以其私。社稷粗立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廣於公侯之國。而掾史郵徼。曾不足以當一鄉一遂之長。合天下以贍九卿。



羣司之內臣而不逮周禮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豐。今取之九州而用儉。其他國家之經費。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將以厚藏而導人主之宜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斂爲也。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景帝元年。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旣解。復損十一之稅。如景帝之制。誠有餘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

漢文短喪而孝道衰於天下。乃其繇來有漸也。先王權衡恩義之精意。相沿以晦。而若強天下以難從也。禮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方也者。言乎其非致也。嗣君之喪。致喪也。外而諸侯。內而公卿大夫。方喪也。苟其爲方喪。則郊可攝。社稷五祀可祭。會盟征伐可從事。於臣也。奚病。弟子之喪師也。羣居則經。出則否。以意通之。然則臣爲君喪。有事焉而攝吉以行可矣。昏禮之辭曰。三族之不虞。君不與焉。則冠昏且得行矣。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祭固不廢矣。文帝之詔曰。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蓋秦有天下。尊君已侈。禁天下以嚴。制天下之飲食。絕其祭祀。失先王之精義。而溢分爲物情之難堪。非三代之舊也。抑文帝之詔。統吏民而壹之。則無差等也。禮有之。諸侯爲天子斬衰。惟諸侯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斬衰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是從服也。非近臣則殺矣。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國君云者。對在國之民而言。於天子則畿內之民也。不施及天下。明矣。統天下之臣民。禁其嫁娶祠社飲酒食肉。皆秦之苛法也。秦統而重之。文帝統而輕之。皆昧分殊之等。而禮遂以亡。唯夫嗣君者。雖天子固子也。達於庶人性之無可斂一也。同姓之諸侯王爵。則古諸侯也。自漢以下。無民事焉。無兵事焉。尤其可伸者也。幸輔以下。至於外吏之卑者。一也。皆臣也。吉凶雜用。推布帶繩屨之禮而通焉。特非涖祀。則降采而素。

焉可矣。郡縣之天下，無內外之殊，通庶人三月之制，施及天下可矣。惟是諒闇之禮，舉兵戎刑賞之大政，皆總己以聽於冢宰，抑有難行於今者，非但冢宰之難其人，而僭亂爲憂也。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耳。四夷之守，藩衛任之，疆臣內擅，諸侯得而問罪焉。外內相制，而諸侯之生死予奪，非朝廷所得意爲恩威。則冢宰亦不得以意亂之。郡縣之天下，統四海之治，總萬方之賦，兼四裔之守，監司守令，刑賞聽命，而莫有恆經，是非交錯，恩威互致，冢宰孰敢以一身任之，非但無伊周之德也。與百僚同拔於貢舉資格之中，望自不足以相泄也。故欲行商周之制，伸孝子之情，定天下之志，體先王之精意，而無有弊，非窮理盡性，以適時措之宜者，未易言也。沿三代之遺文於殘闕之後，矯嬴政之過，而不內反諸心，外揆之時，達於事之無不可遂，則文帝之短喪，遂以施行於萬世，而有志者莫挽，不亦悲乎。夫文帝猶有古之遺意也。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未葬以前，固皆斬衰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虞祔卒哭，將已期矣。期而小祥，古有受服焉。大功小功者，受服之變也。織禫服也。雖短之，猶未失古之意，而促已甚。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合而計之，四十三日耳。景帝速葬而速除，不懷甚矣。以日易月，非文帝之制也。愈趨而愈下也。

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閱三年而吳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則其長於文帝也。十有三年，當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幾老矣。詐病不覲，反形已著。賈誼、鼂錯、晁錯、日畫策而憂之。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几杖，而啓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卽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齊，庸劣無大志，濞不先舉，弗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卽崩，坐待七國之瓦解，而折筮以收之，是誼與錯之憂。文帝已

憂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誼與錯所能測也。吉凶之消長在天。動靜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應也。物長而窮。則必消。人靜而審。則可動。故天常有遞消遞長之機。以平天下之險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長。以爲動靜。而恒苦於躁者之不測。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與知時矣。可與知時。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幾也。夫天有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幾焉。知天之理者。善動以化物。知天之幾者。居靜以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幾遠害者。黃老之道也。降此無道矣。庸人不測。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動。激之以動。激之以動。而自詫爲先覺。動不可止。毒遂中於天下。而流血成渠。國幸存而害亦僭矣。嗚呼。謀人家國者。可不慎哉。自非桀紂。必有懷來。有一罅之知者。慎密以俟之。毋輕於言。而天下之禍。可以息。

### 景帝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爲鍼鏃劍刃。以刺人於隱者也。故名以生實。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爲。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敗。吳太子之諫王濞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遣循江淮。入武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爲名。兵難以借人。名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鏃刃。常不去於肺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爲於天下。卽以攻無道而不克。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

自不可信。人不可保。疑之而墮功。信之而禍亦起。苻堅以不疑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褫之。惡能強哉。惡能強哉。

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几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自斲。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爲禍先。無已。則固有以勝之矣。柔而不陷於弱。本立焉耳。鼂錯者焉。知此。迫而無以應。則請上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彊之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敵吳。而卽以敵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爲他日之吳楚。則敵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而姑爲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甚梁久矣。亞夫委之敵。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甚之。梁其不爲叔段公子偃者。幸也。故兄弟之際。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猜。全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怙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爲君子者。尙其鑒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彝倫斃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悉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於家國骨肉之間。彝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越乎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讎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詫其巧。而不知適成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有功也。

算資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爲四。爭之於銖兩之間。亦惡足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貲盈十萬。乃得爲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酗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富而可爲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幸而有貲。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氏爲君。商鞅爲政。未有念及此。以爲得計者也。嗚呼。亦有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草野貧寒之子。忘軀命遊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於是而如餒者之得食焉。快貪饜而忘哽噎。於是天下苦之人。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爲愈於彼也。雖然。豈必無以養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爲君子者。清品類。慎交遊。遠挾策趨風之賤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菲薄賢智輕側陋之心。問居嬴而揖進之哉。

班固敘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爲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略。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一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爲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

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驕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爲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賂遺豐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游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鴈鹿。絃服殊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且暮之求者。莫若獎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資之以霑濡。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糜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粟。極於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許衡自以爲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維禎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與王之罰。而後天下寧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此页空白

# 讀通鑑論卷二

## 武帝

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爲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爲政之患。聞古人之法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欲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爲之法以制之。於是法亂弊滋。而古道遂終絕於天下。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沿矣。古之鄉三年而賓興貢士。惟卿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會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入相。則周召畢榮毛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賓興而側陋顯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邇勢親。鄉黨之得失。是非旦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冗職。臧否顯而功罪微。賓興者聊以示王者之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責之賓興之士也。郡縣之天下。統中夏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賄賂行而無所憚。數遷則雖賢者亦僅採流俗之論。識晉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進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下。日陟日遷。而股肱心膂之任屬焉。希一薦以徼非望之福。矯僞之士。何憚不百欺百讎。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誠僞淆雜甚矣。於是而懸賞罰之法。以督之使慎。何以言慎哉。知人則哲。堯所難也。故鯀殛而兪曰。試可者勿罪。生不與同鄉。學不與同師。文行之華實。孝友之真僞。不與從事相覺察。偶然一日之知。舉刑賞以隨其後。賞之



濫而罰者冤。以帝堯之難。責之中材。庸詎可哉。其弊也。必樂得脂韋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祿以幸。無尤。又其甚者。舉主且爲交託營護。而摘發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則庸鷲競乘。而大姦營窟。所必至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原。四海之譽。先集僞士。故封建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彊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且其後漢固行之矣。而背公死黨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變。故任大臣以薦賢。因以開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薦。而以賞罰隨其後。一切之法。必敝者也。封建也。學校也。鄉舉里選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則躓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仲舒曰。三王之盛。易爲堯舜之名可及。談何容易哉。鄉舉之法。與太學相爲經緯。鄉所賓興。皆學校之所教也。學校之教。行之數十年。而鄉舉行焉。所舉不當者。罰之。罰其不教也。非罰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學。庶知本矣。不推太學以建庠序於郡國。而責貢士於不教之餘。是以失也。經天下而歸於一正。必同條而共貫。雜則雖矩範先王之步趨。而迷其真。惟同條而共貫。統天下而經之。則必乘時以精義。而大業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存矣。何也。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踵仲舒而見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經學不醇矣。然不能禁後世之醇。而能禁後世之非經。元祐改安石之法。而並此革之。不知通也。溫體仁行保薦以亂之。重武科以亢之。楊嗣昌設社塾以淆之。於是乎士氣偷。姦民逞。而生民之禍。遂亟。皆仲舒之罪人也。況孔子乎。若夫割裂鞮脫而無實也。司教者之過也。雖然。以視放言綺語。市心惡習。睨徑竇以徼詭遇者。不猶愈乎。習其讀。

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爲夜氣之雨露。教亦深矣。淮南王安之諫伐南越。不問而知其情也。讀其所上書。訐天子之過。以搖人心。背漢而德己。豈有憂國恤民仁義之心哉。越之不可不收爲中國也。天地固然之形勢。卽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形。見於山川。而情寓焉。水之所繞。山之所蟠。合爲一區。民氣卽能以相感。中國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川。南窮炎海。自合浦而北。至於碣石。皆海之所環也。形勢合則風氣相爲噓吸。風氣相爲噓吸。則人之生質相爲儔類。生質相爲儔類。則性情相屬。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內之壤也。五嶺也。培塿高下之恆也。未能踰夫大行。殺函劍閣。阨之險也。若夫東甌之接吳會。閩越之連餘干。尤股掌之相屬也。其民雞犬相聞。田疇相入。市賈相易。昏姻相通。而畫之以爲化外。則生類之性睽。而天地之氣闕矣。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帝王之至仁大義存乎變。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內外。不亦慎乎。顧其所著書。侈言窮荒八殯九州之大。乃今又欲分割天地於山海圍聚之中。將叛之人。其辭慙。當亦內媿於心矣。夫窮內而務外。有國之大戒。謂夫東越大海。西絕流沙也。書曰。宅南交。則交阯且爲堯封。而越居其內。越者。大禹之苗裔。先王所以封懿親者也。非荒遠之謂也。新造之土。賦不可均。如安所云。貢酎不輸大內。一卒不給上事。誠有之矣。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學之費。仰資於縣官。以利計之。不无小損。然使盜我邊鄙。害我穡事。置兵屯戍。甚則興師禦之。通計百年之利。小悛而大傷。明王之所賤。而抑豈仁人之所忍乎。君子之於禽獸也。以犬馬之近人。則勒之勒之。馴之撫之。而登其用。顧使山圍海遶。天合地屬之人民。先王聲教所及者。悍然於彝倫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恕棄之哉。武帝平甌閩。開南越。於今爲文教之郡邑。而宋置河朔燕雲。

之民。畫塘水三關以絕之。使漸染夷風。於是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天且歆漢之功。而厭宋之偷矣。安挾私以訐武帝。言雖辯明者所弗聽也。

言有迹近而實異者。不可不察。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於以責武帝之崇儒。以虛名而亡實相似也。然而異焉者。申公之言。儒者立誠之辭也。汲黯之言。異端賊道之說也。黯之自爲治也。一以黃老爲師。託病臥閨閣。而任丞史曹參之餘智耳。而抑佐以倣忽之氣。其曰奈何欲效唐虞。則是直以唐虞爲不必效。而廢禮樂文章。苟且與民相安而已。內多欲則仁義不能行。固也。乃匹夫欲窒其欲。而無仁義以爲之主。則愈窒而發愈驟。況萬乘之主。導其欲者之無方乎。故患仁義之不行。而無禮以養躬。無樂以養心耳。如其日漸月摩。涵濡於仁義之腴。以莊敬束其筋骸。益以彊固。以忻豫滌其志氣。益以清和。則其於欲也。如月受日光。明日生而不見魄之闕也。何憂乎欲之敗。度而不可制與。故救多欲之失者。惟仁義之行。而黃老之道。以滅裂仁義。秕糠堯舜。偷休息於守雌之不擾。是欲救火者不以水。而豫撤其屋。宿曠野以自詫無災也。黯挾其左道。非侮堯舜。脅其君以從己。而毀先王僅存之懿典。曰仁義者。乃唐虞三代已衰之德。孟子曰。言則非先王之道。又曰。吾君不能謂之賊黯。謂與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敷治。而終惑於方士以求僊。黯實有以啓之也。莊助稱黯輔少主。賁育不能奪。恃其氣而已。劉安憚黯而輕公孫宏。安固黃老之徒。畏其所崇尚而輕儒耳。非果有以信黯之大節。而察宏之陋也。主少國疑。惟行仁義者可以已亂。周公几几於有踐之籩豆。沖人安焉。充黃老之操。汎兮其可左右。亦何所不至哉。黯其何堪此任也。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傲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傲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兵。有將將。爲將者。有攻。有守。有將衆。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東伍嚴整。斥堠詳密。將衆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也。嚴謹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罅隙。而相薄。將衆以簡易。則指臂不相使。而易潰。將寡以嚴謹。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其一長。而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人主將將者也。大將者。將兵而兼將將者也。三代而下。農不可爲兵。則所將之兵。類非孝子順孫。抑非簡以馭之。使之樂從。固無以制其死命。則治軍雖嚴。而必簡易以爲之本。非春秋列國。馳驟不出於軫軌。追奔不踰於疆域。賦農以充卒。夕解甲。而且相往來。可以準繩相糾。而但無疏漏。即可固圉之比也。故嚴於守。而簡於攻。閑其縱而去其苦。有微權焉。此豈可奉一法以爲衡。而固執也哉。班超以簡而制三十六國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諸葛孔明以嚴。而司馬懿不敢攻。姜維師之。而終以敗。古今異術。攻守異勢。隣國與夷狄盜賊異敵。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爲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遙制閩外之見與。

王恢言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匈奴不敢輕侵。夫恢抑知代之所以安。而漢之所以困乎。恢言以不恐之故。非也。漢窮海內之力。與匈奴爭。而勝敗相貿。夷狄貪鷙。而不恥敗。何易言恐也。全代之安者。代弗繫天下之重輕也。匈奴卽有代。而南有趙。東有燕。不能震動。使之瓦解。燕趙起而爲敵。方新勢且孤立。而不能安枕於代。而覬覦之情以沮。天下旣一於漢。則一方受兵而

天下搖。率天下之力以與競。匈奴坐以致天下之兵。一不勝而知中國兵力止此也。惡得如全代之時。曾莫測七國之淺深。西漢都關中。而匈奴迫甘泉。東漢都雒陽。而上谷雲中被其患。唐復都長安。而突厥回紇吐蕃乘西墉以入。宋都汴。契丹攻瀋魏。卒使女直舉河北以入汴。元昊雖屢勝而請和。天子之所在。鄭重以守之。彼卽睨是爲中國全力之所注。因殫其全力以一遇。幸覆敗之。天下若棟折而榱自崩。且京師者金帛子女之所輳也。其朵頤而甘心者非旦夕矣。繇此推之。代之所以捍匈奴而有餘者。惟無可欲而不繫中國之安危。故不爭也。南蠻之悍。雖不及控弦介馬之猛。然其凶頑。曩發而不畏死。亦何憚而不爲。乃閒嘗竊發。終不出於其域。非其欲有所厭也。得滇黔邕桂。而於中國無損。天子遙制於數千里之外。養不測之威。則據非所安。而夢魂早爲之震疊。中國之人心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勞。亦不失守。以土崩滇粵。可以制南。燕代可以制北。其理一也。女真蒙古之都燕。所以遠南方也。中國之全力在於南。天子孤守於北。何爲者乎。代以一國制匈奴。則有餘。秦以天下則不足。漢唐任之邊臣。而苟全。天子都燕。一失而不復收。其效大可睹矣。威以養而重。事以靜而豫。如是者之謂大略。

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天下之儉人也。而其初上書以徼武帝之知。皆切利害而不悖於道。然則言固不足以取人矣乎。夫人未有樂爲不道之言者也。則夫人亦未有樂爲不道之行者也。士之未遇。與民相邇。與天下之公論相習。習而欲當於人心。則其言善矣。言之善也。而人主不得不爲之動。迨其已得當於人主。而人主之所好而爲者不在是。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士大夫之所求合於當世者。又不在是。遂與人主之私好。士大夫懷祿結主之風。尙相習。習而欲合乎時之所趨。則其行邪而言亦隨之。故不患天下之無善。

言也。患夫天下之爲善言者。行之不顧也。不患言之善。而人主不動也。患夫下之動上也。以譏諤於俄頃。而下之動於上也。目熒耳易。心傾神往。而不能自守也。中人者。情生其性。而性不制其情。移其情者。在上之所好。俗之所尙而已。使天下而有道。徐樂嚴安主父偃。亦奚不可與後先而疏附哉。故文之有四友。惟文王有之也。若夫窮居而以天下爲心。不求當於天下之論。遇主而以所言爲守。不數變以求遂其私。此龍德也。非可輕責之天下者也。

徐樂土崩瓦解之說。非古今成敗之通軌也。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與施其補葺。而坐視其盡。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蠶起。不數年而社稷夷。宗枝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榱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爲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篡於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後見奪於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沈於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於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壘。城陷而野有可避之甯宇。社移而下有逃竊之遺忠。蓋所以立固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齧蝕亦歷日月而深。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繼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甯。際瓦解之時。天之害氣。人之死亡。彘倫之戕賊。於是而極。其圯壞而更造之。君相甚重矣。固有志者所不容。不以敝倫撥亂自責也。

主父偃之初上書曰。蒙恬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暴兵露師。死者不可勝計。蜚芻輓粟。百姓靡敝。天下始畔秦。立論嚴矣。迨其爲郎中。被親幸。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廣中國。滅胡之本。

遂力請於武帝。排衆議。繕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漕運山東。民勞國虛。同此一人。同此一事。不數年而蒙恬之功罪。河南之興廢。自相攻背。如此其甚。由是言之。辨姦者豈難知哉。聽之勿驟。參酌之勿忘而已。曙矣。武帝兩聽而不疑。其爲江充所惑。以戕父子之恩。宜矣哉。

分藩國。推恩封王之子弟爲列侯。決於主父偃。而始於賈誼。誼之說至是而始讎。時爲之也。當誼之時。侯王疆天下初定。吳楚皆深鷙驕悍。而不聽天子之裁制。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國敗亡之餘。諸侯之氣已瘳。偃單車臨齊。而齊王自殺。則諸王救過不遑。而以分封子弟爲安榮。偃之說乃以乘時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復也。勢已積而俟之一朝也。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餘波也。武帝之衆建諸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爲哉。天假之人習之。浸衰浸微。以盡泯。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何遽非先王之遺意乎。司馬元懲曹魏之孤。欲反古而召五胡之亂。豈其智不如偃哉。不明於時故也。

公孫弘請誅郭解。而游俠之害。不滋於天下。偉矣哉。游俠之興也。上不能養民而游俠養之也。秦滅王侯。獎貨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雖然。逆彌甚者。失彌速。微公孫弘其能久哉。若夫荀悅三游之說。等學問志節之士於儀秦劇郭之流。誣民啓亂。師申商之小智。而沿漢末嫉害黨錮諸賢之餘習爾。曹操師之以殺孔融。奪漢室。朱溫師之以殲清流。移唐祚。流波曼衍。小人之亂國。是而禍延宗社。韓侂胄之禁僞學。張居正沈一貫之毀書院。皆承其支流餘裔以橫行者也。雖然。郭解族而游俠不復。然於後世。若夫學問志節之士。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人之不淪胥於禽獸者。賴此。

也。前禍雖烈，後起復盛。天視之在人心，豈悅輩小人所能終揜之乎？游行之譏，祇見其不知量而已矣。汲黯責公孫弘，布被爲詐。弘之詐，豈在布被乎？黯不斥其大而摘其小，細矣。黯非翹細過以訐人者。黯之學術，專於黃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以曾史爲桎梏，以名教爲蹄衡，羈絡爲善而不欲近名。大白而欲不辱，故黯之言曰：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弘位三公，祿甚多，布被爲詐。堯舜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階，黯固以爲詐而不足效也。弘起諸生，四十而貧賤，安於布被，則布被已耳。弘之詐，豈在此乎？黯沈酣於黃老，欲任情以遠名，而見以爲詐焉耳。

淮南王安著書二十篇，稱引天人之際，亦云博矣。而所謀興兵者，率兒戲之策。所與偕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賜及太子遷爾，叛謀不成，兵不得舉，自剄於宮庭，其愚可哂。其狂不可瘳矣。成臯之口，何易塞。三川之險，何易據。知無能與衛青敵，而欲徼幸於刺客，安卽反。其能當青乎？卽刺青，其能當霍去病乎？公孫弘雖不任爲柱石臣，而豈易說者。起貧賤爲漢三公，何求於淮南，而敢以九族試雄主大將之歐刀邪？內所恃者，徒巧亡實之嚴助。外所挾者，輕僇亡賴之左吳、趙賢、朱驕、首鼠兩端之伍被。懷異志於肘腋而不知安之愚，至於如此。固高煦宸濠之所不屑爲，而安以文詞得後世之名。由此言之，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書而讀之，原本老氏之言，而雜之以辯士之游辭。老氏者，挾術以制陰陽之命，而不知其無如陰陽何也。所挾者術，則可以窺見氣機盈虛之釁罅，而乘之以逞志。乃旣已逆動靜之大經，而無如陰陽何矣。則其自以爲窺造化而盜其藏，而天下無不可爲者，一如嬰兒之以槌擊資育，且自雄也。率其道，使人誕而喪所守，狂逞而不思其居，安是之學，其自殺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於吉



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與凶爲徒也。讀劍安之書。可以鑒矣。

張湯治獄爲酷吏魁。而其決於誅伍被也。則非酷也。法之允也。被者。反覆傾危之姦人。持兩端以質禍者也。不誅之。又且詭遇於漢廷。主父偃江充之姦。被任之有餘矣。被之始諫安也。非果禁安使勿反。稱引漢德。爲他日兔脫計耳。已而爲安畫反謀矣。俄而又以謀反蹤跡告矣。宮中荆棘以諫。侯無異心。民無怨氣之語。蓋亦事後自陳。規救其死之游辭。而誰與聽之哉。與人謀逆。而又首告。縱舍勿誅。則讒賊相踵。亂不可得而弭矣。故湯之持法非過。而被之誅死允宜也。嗚呼。爲伍被者不足道。君子不幸。陷於逆亂之廷。可去也。則亟去之耳。不然。伴狂癩疾以避之。又不然。直詞以折之。弗能折。則遠引自外。而不與聞。身可全。則可無死。如其死也。亦義命之無可避者。安之而已。過此則無術矣。謀生愈亟。則逢禍愈烈。兩端不甯。則一途靡據。故曰。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誠於愚者。有全生。無用術以求生。有義死。無與亂以偕死者也。

遐荒之地。有可收爲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極也。非道之所可廢。且抑以紓邊民之寇攘。而使之安。雖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強也。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啓其漸。故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禹之治九州。東則島夷。西則因桓。南暨於交。北盡碣石。而堯舜垂衣裳之德。訖於遐荒。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動而勞之。以是聲教暨四海。此聖人善因人以成天也。漢武撫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討匈奴。南誅甌越。復有事西夷。馳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絕域。天下靜而武帝動。則一時之害及於民。而怨讟起。雖然。抑豈非天牖之乎。玉門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於中國。天地之勢。卽天地之情也。張騫恃其才力。

強通之。固爲亂天地之紀。而河西固雖涼之餘矣。若夫驕也。再也。邛夔也。越巂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駭戾冥頑。不可嚮邇者也。武帝之始聞善馬而遠求耳。騫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闢在內地也。然因是而貴筑昆明。垂及於今。而爲冠帶之國。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君臣父子之倫。詩書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卽其失也。以爲得。卽其罪也。以爲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啓。人爲效之。非人之能也。聖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濱。演雲之壤。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石敬瑭割土於契丹。宋人棄地於女真。冀州堯舜之餘民。爲□□卽奉□□歸一統而□□□□□□□□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焉。以廓風沙。霾噎之字。使□□若□□哉。

武帝游宴後宮。閱馬嬪御滿側。金日磾於數十人之中。獨不敢竊視。武帝以此知日磾重用之。而受託孤之命。非細行也。蓋日磾非習於君子之教。而規行矩步。以閑非禮者也。不期而謹於瞻視焉。不期而敦其敬畏焉。不期而非所視者勿視焉。勿曰細行也。神不守於中。則耳目移於外。而心不知。讓千乘之國。而變色於簞豆。卻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甑。才足以解紛。勇足以卻敵。而介然之頃。莫能自制其耳目。豈細故哉。君子黈纊以養目。琇瑩以養耳。和鸞佩玉以養肢體。兢兢乎難之。而恐不勝於俄頃。貞生死任大任。而無憂惑。此而已矣。武帝之知人卓矣哉。諸葛公年廿七。而昭烈倚爲腹心。關羽張飛。所莫測也。武帝舉日磾於降胡。左右貴戚。所莫測也。知人之哲。非人所易測久矣。諸葛公之感昭烈。豈僅以三分鼎足之數語。

哉。神氣之間。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乃既有言矣。則昭烈之知益審。而關張之疑益迷。日磾之受知。非有言也。故武帝之知深矣。衛霍之見知。猶衆人之常也。心持於黍米。而可以動天地。自非耳食道聽之庸流。豈待言而後相知哉。

武帝之勞民甚矣。而其救飢民也。爲得。虛倉廩以振之。寵富民之假貸者以救之。不給則通其變。而徙荒民於朔方。新秦者七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給予產業。民喜於得生。而輕去其鄉。以安新邑。邊因以實。此策量錯嘗言之矣。錯非其時。而爲民擾。武帝乘其時。而爲民利。故善於因天。而轉禍爲福。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傷者乎。史譏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然則疾視民之死亡。而坐擁府庫者。爲賢哉。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

以名譽動人。而取文士。且也。躋潘岳於陸機。擬延年於謝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軒輊失衡。公論猶緹焉。況以名譽動人。而取將帥乎。將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所係者也。流俗何知。而爲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爲之扼腕。浸授以國家存亡安危之任。而萬人之揚詡。不能救一朝之喪敗。故以李廣之不得專征。與單于相當爲憾者。流俗之簧鼓。士大夫之臭味。安危不繫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廣出塞而未有功。則曰數奇。無可如何。而姑爲之辭爾。其死而知與不知。皆爲垂涕。廣之好名市惠以動人。於此見矣。三軍之事。進退之機。操之一心。事成而謀不泄。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廣之得此譽也。家無餘財也。與士大夫相與而善。爲慷慨之談也。嗚呼。以笑貌相得。以惠相感。士大夫流俗之褒譏。僅此耳。可與試於一生一死之際。與天爭存亡。與人爭勝敗乎。衛青之令出東道。避單于之鋒。非青之私也。陰受武帝之戒。而慮其敗也。方其出

塞。武帝欲無用而固請以行。士大夫之口噴噴焉。武帝亦聊以謝之。而姑勿任之。其知廣深矣。不然。有良將而不用。趙黜廉頗而亡。燕疑樂毅而債。而武帝何以收絕幕之功。忌偏裨而掣之。陳餘以違李左車而喪趙。武侯以沮魏延而無功。而衛青何以奏竇顏之捷。則置廣於不用之地。姑以掣匈奴將將之善術。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測固矣。東出而迷道。廣之爲將。槩可知矣。廣死之日。甯使天下爲廣流涕。而弗使天下爲漢之社稷。百萬之生靈痛哭焉。不已愈乎。廣之爲將。弟子壯往之氣也。輿尸之凶。武帝戒之久矣。岳飛之能取中原與否。非所敢知也。其獲譽於士大夫之口。感動於流俗之心。正恐其不能勝任之在此也。受命秉鉞。以軀命與勁敵爭。死生樞機之制。豈談笑慰藉。苞苴竿牘之小智。以得悠悠之歡慕者。所可任哉。忠佞不並立。立人之廷者。讒不必憂。譏不可避。而必爲國除蝥賊。以安社稷。斯國之衛也。雖然。食其祿。不避其難。居其職。不委其責。去而隱。屏而在外。則亦終遠小人。而不與爲緣爾。非取於必勝。以自快也。所惡於佞者。惡其病國而已。不可挽也。非與爲仇讎。而必欲得位以與勝也。汲黯之惡張湯允矣。君任之以諷議。則攻擊之無餘。以報君之知。既無言責。而出守外郡。則抑效忠於淮陽。而臣道以盡。復固請爲中郎補。過拾遺。以冀與湯爭榮辱。何爲者邪。引國家之公。是公非爲一己之私恨。千求持權。以幾必勝。氣矜焉耳。以言乎自靖。則未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蕭艾之怨。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張儀。斬尙之用。楚國危亡之界也。而黯豈其倫哉。婞婞然屬李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氣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張湯治囚。導官見魯謁居之弟。陰爲之。而伴不省。姦人詭祕之術也。而謁居弟以之。而怨湯。湯以之。而死。詐者卒死於詐。鬼神不可欺。而人不可術御也。禍生誠莫測矣。姦人挾此術。以讎姦。而終以自覆也。固然。

曾君子而爲之乎。周顛弗擇。而以施之王導。遂與湯同受其禍。愚矣哉。王敦之罪。不加於導。身爲大臣。何嫌何疑。不引以自任。而用姦人之詐乎。陽與陰取。欲翕固張。顛沈溺於老氏之教。而不知其蹈張湯之回。遁爲此術者。小以滅身。大以僨國。是以君子惡夫術之似智而賊智也。節之初六曰。不出戶庭。无咎。密也。密者。慎之謂也。非隱其實。顧反用之。以示不測之謂也。祕而詭。雖無邪。而犯神人之忌。可不戒哉。

樂成侯丁義薦欒大。大詐窮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誡。國家之福也。義之薦大。非武帝獎之。弗薦也。弗與懲之。繼義而薦者。相踵矣。義旣誅。大臣弗敢薦方士者。畏誅而自不敢嘗試也。義誅而公孫卿之寵。不復如文成五利之烜赫。其後求僊之志。亦息矣。無有從臾之者也。故刑賞明而僉壬戢。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

鬼神日流行於兩間。而以恍惚無象。搖天下之耳目。而疑之。立教者不能矯謂之無。精意莫傳。淺陋者遂託焉。佛老之教。雖誑也。然其始教。未嘗倚乎鬼神。乃其流裔。一淫於鬼神。而並悖其虛無寂滅之初心。豈徒佛老然哉。君子之道。流而誣者。亦有之。魏晉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說。託佛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附於佛老者也。東漢以前。佛未入中國。老未淫巫者。鬼神之說。依附於先王之禮樂詩書。以惑天下。儒之駁者。屈君子之道。以證之。故駁儒之妄。同於緇黃之末徒。天下之愚不肖者。有所憑藉於道。而妖遂繇人以興。而不可息。漢之初。爲符瑞。其後爲讖緯。駁儒以此誘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嗚呼。陋矣。武帝之淫禪。以求長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耳。兒寬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無慙矣。巧附會緣飾。以贊封禪之舉。與公孫卿之流。相爲表裏。武帝利賴其說。采儒術以文其淫誕。先王之道。一同於後世緇黃之徒。

而滅裂極矣。沿及於讖緯。尤與白蓮教之託浮屠以鼓亂者。均出一軌。嗚呼。儒者先裂其防以啓妄佛老之慧者。且應笑其狂惑而賤之。漢儒之毀道徇俗。以陵夷聖教。其罪復奚逭哉。蓋鬼神者。君子不能謂其無。而不可與天下明其有。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有於無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爲有哉。不能謂其無。六經有微辭焉。郊廟有精意焉。故妄者可託也。天下之喻微辭。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者。鮮矣。無已。則甯聽佛老之徒。徇愚不肖而誘之。俾淫妄者一以佛老爲壑。而先王之道。猶卓然有其貞勝。則魏晉以下。儒者不言鬼神。迄於宋而道復大明。佛老之淫祀張。聖道之藩籬自固。不猶愈乎。

治河之道。易知而無能行。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古今之通弊盡此矣。中國之形如箕。西極之山。箕之膺也。南北交夾。連山以趨於海。箕之兩脅也。其中爲汙下平衍。達於淮泗之浦。箕之腹與舌也。近山者土潤而黏以堅。汙下而平衍者土燥而輕以脆。蓋墳散沙塵。自高迤下而積以虛。枵河出山而徑其中。隨所衝決而皆無滯。若有情焉。豫審其易歸於海之地。而惟便以趨耳。當堯之時。未出山而先阻。故倚北山之麓。奪濟漯以入海。其地堅也。是以垂之千餘年。至周定王之世而始決。因其倚山也。禹乘之而分二渠。疏九河。紓豫徐之災。河偶順而禹適乘之。有天幸焉。非禹可必之萬世者也。南岸本弱也。日蝕月薄而必決。至決而南。而不可復北。神禹生於周漢之餘。且將如之何哉。漢武之塞瓠子而可塞也。其去決也未久。北河尙浚。而可強之使從也。不百年而終不可挽矣。則梁楚淮泗之野。固河所必趨之地。雖或強之。終必不從。至於宋而王安石尙欲回使北流。其愚不可瘳矣。徐豫兗南之境。是天所使受河之歸者也。河之赴海也。必有所奪以行。而後安流而不溢。所奪者必大川也。漯也。濟也。漳也。皆北方之大川也。自河陰而

東南迤於徐。北迤於汶。水皆散而無大川。以專受其奪。則惟意橫流而地皆可奪矣。顧其地沙鹵磽肥。不宜於稻粱。抑無金錫榘枿。竹箭桑麻之利。而其人嗜利懷姦。狡者日富而拙者日瘠。蓋中國之陋壤也。然則河既南而不可復北。而南山之麓。順汝蔡以東。帶瀟霍而迤於江浦。抑河所必不能齧蝕之者。後世弗庸治也。棄數邑之汙壤。並州縣而遷之。減居者之賦。制遷者之產。於國家所損者無幾。而治河之勞永弛矣。然而不可行者。在廷惜田賦之虛籍。憚建置之暫費。而土著之豪。肩貨賄。戀田廬。以疾呼而相撓也。孟諸藪也。濠泗之野。牧豕之地也。爲萬世之利。任其爲河可也。故苟無貪水利之心。河可無治。如其大有爲也。因河之所衝。相其汙下。多爲渠以分醜之。而盡毀其隄。神禹再興。無以易此。抑必待氾濫之時。河自於徐泗曠衍之浦。盪滌而有大川之勢。於以施功。尤自然之獲矣。如其未也。姑捐利以釋河勿治。而徐俟之後世。其猶愈乎。瓠子宣防。數十年之塗飾。爲戲而已矣。

旅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離。明也。艮。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於無已。則留獄經歲。動天下而其害烈矣。漢武帝任杜周爲廷尉。一章之獄。連逮證佐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奔走。會獄所逮問者。幾千餘萬人。嗚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緣其始固欲求明慎也。非同惡者不能盡首惡之凶。非見知者不能折彼此之辯。非被枉者不能白實受之冤。三者具而可以明慎自旌矣。居明慎之功。謝虛加之責。而天下絡繹於微纒。明慎不知止而留獄。酷矣哉。且夫證佐不具。而有失出失入之弊。不能保也。雖然。其失出也。則罪疑而可輕者也。卽其失入也。亦必非矜慎自好者之無纖過而陷大刑者也。若夫賊吏豪民之殃民也。民既受其殃矣。朝廷苟有以暴明其罪。心已倭矣。奚必廷指之而後快。其所腴削於

弱民者已失。而固無望其復得。安居休息。而凋殘之餘。尙可以蘇。復驅之千里之勞。延之歲月之久。迫之追呼之擾。困之旅食之艱。甚則拘之於犴獄。施之以五木。是飲董幸生。而又食之以附薊。哀我憚人。何不幸而遇此。明慎之執法邪。故臺諫之任。風聞奏劾。巡察之任。訪逮豪猾。事狀明而不煩。證佐。其得無留之旨與。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慎而不知止。不如其不明而不慎也。

治姦以迫。則姦愈匿。而盜其尤者也。盜之初覺也。未有不駭而急竄者也。當其爲盜之日。未有不豫謀一可匿之穴。以伏者也。求之愈急。則匿益固。匿之者亦恐其連坐而固匿之。則雖秦政之威。不能獲項伯於張良之家。況一有司而任數不可詰之隸卒乎。迨其漸久。而上之求之也舒。則盜不能久處囊閉之中。匿者亦倦而厭之。則有復歸田里。翱翔都市而無忌者。於是而獲之。易於圈豕。夫不才之有司。豈以盜之賊民。病國爲憂哉。畏以是爲罪。謫耳。武帝之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則欲吏之弗匿盜。不上聞。而以禁其竊發也。必不可得矣。秦之亡於盜也。吏匿故也。故高帝三章之法。惟曰盜者抵罪。而責之不急。盜者人之所衆惡者也。使人不敢惡盜。而惡逐盜之法。盜惡得而不昌。善治盜者。無限制日。無寬以赦後。獲之爲功。而不獲無罪。人將惟盜是求。而無所憚。盜乃惡得而不絕。嗚呼。上失其道而盜起。雖屢獲伏法。仁者猶爲之惻然。況憑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勢哉。漢武有喪邦之道焉。此其一矣。

善者非以賞故善也。王者以賞勸善。志士蒙其賞而猶耻之。小人則懷賞以飾善。而僞滋生。而賞滋濫。乃流俗復有陰德之說。謂可勸天下以善。而挾善以求福於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藥矣。陰德之說。後世浮



屠竊之以誘天下之愚不肖。冀止其惡。然充其說。至於活一昆蟲。施一簞豆。而豫望無窮之利。迨其死無可徵之幸。而又期之他生。驅愚民脅君子。而道遂喪於人心。東漢以上。浮屠未入中國。而先爲此說者。史氏也。則王賀陰德之說是也。賀逐盜而多所縱舍。法之平也。不可枉。人臣之職也。人之無罪也。不可殺。並生之情也。而賀曰。吾所活者萬人。後世其興乎。市沾沾之恩。而懷私利之心。王莽之詐。賀倡之矣。故王氏之族終以滅。而爲萬世亂賊之渠魁。以受春秋之鈇鉞。史氏以陰德稱之。小人懷惠。壞人心。敗風俗。流爲浮屠之淫辭。遂以終古而不息。近世有吳江袁黃者。以此惑天下。而愚者惑焉。夫亦知王賀之挾善徼天。而終赤其族乎。

漢發七科。謫充戰士。征胡法已苛矣。乃猶有正俗重農之意焉。吏有罪一也。使爲吏者惜官箴而重自愛也。亡命二也。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詭避也。贅壻三也。使民不舍其父母而從妻。以逆陰陽之紀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農人力而耕之。賈人詭而獲之。以役農人而驕士大夫。壞風俗。傷貧弱。莫此甚焉。重其役者。猶周制賈。出車牛乘馬之賦。以抑末而崇本也。漢去古未遠。政雖苛暴。不忘賤貨利。重天倫。敦本業之道焉。至於唐承五胡十六國之習。始驅農民以爲兵。讀杜甫石壕吏之詩。爲之隕涕。漢卽不可法。成周之遺制。甲兵之資。取之於商賈。萬世可行之法乎。情之所發。才之所利。皆於理有當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則才情皆以廣道之用。止才情之流者。性之貞也。故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而一順乎道。武帝曰。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有是心。爲是言。

而豈不賢乎。戒後世以爲情。立大法。謹大防。以爲才。固通志成務者所不廢也。然而終以喪德而危天下者。才利而遂無所擇。情動而因濫於他也。因是而慕神仙。營宮室。侈行遊。若將見爲游刃有餘之資。可以惟吾意而無傷。而淫侈妖巫之氣。暗引之而流。無他才無所詘。而忘其詘於道。情無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固其得於天者。偏於長而卽有所短。而方其崇儒訪道。董仲舒兒寬之流。言性抑皆性道之郭郭。而昧其精覈。無能傲所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樂其天也。雖然。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寬大之政。而無改道之嫌。宋神宗惟不知此。而司馬君實被三年改政之譏。爲小人假紹述以行私之口實。則武帝之爲此言也。其賢矣乎。

劉屈氂之攻戾太子也。非果感於周公誅管蔡之言而行辟也。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其詞緩。未有督責屈氂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爲解散也。豈絜無術。而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爲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亞。而樹庶孽。屈氂之隱。非一日之積矣。然而屈氂旋誅。姦人戕天性。以徼非望。未有能幸免者矣。顧孰使險如屈氂而爲相也。則武帝狎寵姬。任廣利。而爲之左右也。用人假耳目於私昵。而不保其子。悲夫。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揜。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銜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李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爲陵

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爲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爲將而降。降而爲之効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污。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爲反面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魏蘇武而爲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忠邪亦易辨矣。而心迹相疑。當其前者亦易惑焉。武帝所託孤者三人。而上官桀爲戎首。與霍光金日磾若緇素之別。乃自其得當於帝者推之。其迹顯。其心見矣。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度。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非以逢帝之欲而爲爾也。以自敦其行。而不失爲履之貞也。桀謝馬瘦之責。而曰聞上不安。日夜憂懼。意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桀非與國休戚之臣。廢令之職。在馬而已。其泣也。何爲而泣也。慎以自靖者。君子之徒也。佞以悅人者。小人之徒也。君子知有己。故投之天下之大。而惟見己之不可失。小人畏罪徼寵。迎人之喜怒哀樂。而自忘其躬。於此審之。忠邪之不相雜久矣。惟我爲子故。盡孝。惟我爲臣故。盡忠。顧七尺之躬。耳目在體。而心函於內。忠臣孝子。非以是奉君父。而但踐其身心之則。光與日磾天性近之。而特未學耳。桀烏足與齒哉。武帝以待光日磾者。待桀不知桀也。且不知光日磾也。知人之難。惟以己視人。而不卽其人之自立其身者視之也。

## 昭帝

金日磾降夷也。而可爲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及霍光上官桀爲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

受日磾病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況桀乎。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弑后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鎮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貪上官桀之餌。而爲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厲熏心鮮不亡矣。光之咎。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雖有憐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磾者。又豈嘗學而有他術哉。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孱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用以恣般樂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夔羣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鷲。不再世而卽絕。元昊之凶。有甯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爝火在積薪之下。日吞其儔類。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如或知之。復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廣。人浸衆。戰數勝。膽已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燄旣騰上。焦頭爛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藉稱夙將。而曰烏桓數犯塞。匈奴擊之於漢。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充國之不以此誤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擊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復出兵。蹙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蠱虺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秉信義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爲中國羞。於楚且然。況其與狄爲徒。而螫嘬及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爲匈奴閒。傅介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

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其不服而與大  
師以討之。既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傅介  
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寒匈奴之膽。詎不偉哉。故曰□□者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  
不爲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  
甚危。其義甚正。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彊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爲萬世防。延年安得此  
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鳩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爲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復鳴邪。光之必有所顧忌。而  
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  
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既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爲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  
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訐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  
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所謂言辟而辨。行僞而堅者也。有所  
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爲其所罔哉。

## 宣帝

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卽以正位而凝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  
卽以安上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甯。艸昧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爲天下而已亂。  
迨其中葉。外寇內姦。不逞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

而非私。下受之而無慙。霍光豈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經以天下授不肖。已而叛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紀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戶。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宣帝之爲此。失君道矣。已爲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爲非望之福。德戴已者而酬之。然則覬非望者可縣爵賞以質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質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爲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質賞。又何怪其妻之鳩后。而子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劉正彥之敢於行險以徼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爲者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可貴可賤。可履虎尾而不咥。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於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術。以巧爲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磾之顛愚。暗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爲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許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許以爲直者。殆是之謂乎。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弑立而徼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

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覈功罪者。繇不以配帝而捨妃族之惡。吾弗從。與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已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興。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才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田延年所與其廢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弑。欲自舉發。特荏苒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封先達。領尙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奏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昌言於廷。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爲人臣者。言苟當於紀綱之大。難有所不避。況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翹故相以樹新黨者。相實爲之倡。是殆授興革之權於大臣。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黨興。國事數變。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爲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則戀位以免禍。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爲之敝。斯其爲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詖。迹真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改新法。而章惇邢恕。猶指宮闈以爲口實。況緣外戚以取相乎。君子之慎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春秋之世。不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顏曾冉閔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邪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

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詔。而言刑者益滯。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日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爲重。輕。賄爲出入。堅執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脫無辜於陷阱。卽令遣使歲省。而欽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惟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昌之說所以爲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隱。是誠有所不能該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隱。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爲國之蠹。民之賊。風俗之蜚。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卽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隱。世不恆有。苟不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並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蹙也。律簡則刑清。刑清則罪允。罪允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已甚。不審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洩一時之忿。稱頌其擡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驂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固也。雖然。驂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伏。雖避去。且有疑其緩者。而讒賊間起。同朝離貳。子弟不謹。竇融所以不免。而奚救於禍。夫驂



乘之始。宣帝之疑畏。胡爲而使然邪。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音笑貌之間。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所以然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俄頃而獲人心者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爲之侯。溫恭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期而恭。其量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以居之。仁以守之。學問以養之。然後和氣中涵。而英華外順。嗚呼。此豈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爲己任。恃其氣以行其志。志氣動而猝無以持。非必驕而神已溢。是以君子難言之也。周公處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闇主。而與與。則雖功覆天下。終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無憂。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幾焉者。其在曾子之告孟敬子乎。敬其心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道御心。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溫溫之恭德。雖有雄猜之主。伎害之小人。亦意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莊以求合於物也。量不宏。志不持。求不爲霍光而不可得。豈易言哉。

流俗之毀譽。其可徇乎。趙廣漢。度矯刻覈之吏也。懷私怨。以殺榮畜。而動搖宰相。國有此臣。以剝喪國脈。而壞民風俗也。不可復救。乃下獄。而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流俗趨小喜。而昧大體。蠶涌相煽。以羣迷。誠亂世之風哉。小民之無知也。貧疾富。弱疾彊。忌人之盈。而樂其禍。古者謂之罷民。夫富且彊者之不恤貧弱。而以氣凌之。誠有罪矣。乃驕以橫。求以伎。互相妨。而相怨。其惡惟均。循吏拊其弱。而教其彊。勉貧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勢自戢。豈無道哉。然治定俗移。而民不見德。酷吏起而樂持之。以示威福。鷙擊富彊。而

貧弱不自力之罷民爲之一快。廣漢得是術也。任無藉之少年。遇事蠶起。敢於殺戮。以取罷民之祝頌。於是而民且以貧弱爲安榮。而不知其幸災樂禍。偷以卽於疲慵。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習爲陰僭。伺人之過而齟齬之。相讎相殺。不至於大亂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餌之。酷吏之阱也。而鼓動競起。若特之以爲父母。非父母也。是其嗾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宣帝以刻覈稱。而首誅廣漢。刻覈之吏。論者猶或寬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至此乎。包拯用而識者憂其致亂。君子之遠識。非庸人之所能測久矣。

蕭望之之不終也宜哉。宣帝欲任之爲宰相。而試以吏事。出爲左馮翊。遂憤然謝病。帝使金安上諭其意。乃就望之而有恥之心也。聞安上之諭。可媿死矣。世之衰也。名爲君子者。外矜廉潔而內貪榮寵。位高則就之。位下則辭之。夫爵祿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經術奏議之長。擇尊榮以爲己所固得。充此志也。臨大節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賤易貴。以衛社稷也能乎。處己卑而高視祿位。攬非所得以爲己。據誠患失之鄙夫。則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直見也。徒畏名義以氣矜自雄耳。非心所固恥而不爲者也。人主輕之。小人持之。而終不免於禍。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終不用。黯得以令終。武帝可謂善取矣。宣帝溫諭以驕望之。非望之之福也。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惑深。力弱則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於無端。而畏避已甚。則刻薄殘忍。加於君臣父子而不恤。張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於昌邑。使敞覘之。敞設端以誘王。俾盡其狂愚之詞。告之帝而釋其忌。復授以侯封。卒以令終。敞之厚也。徐鉉。李煜之大臣也。國破身

降宋。太宗使覘煜。而以怨望之情告。焜以之死。鉉之於煜。以視敵於昌邑。誰爲當生死衛之者。而太宗之寬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鉉卽稍示意旨。使煜遜詞而已。藉以入告。夫豈必逢太宗之怒。則雖爲降臣。猶有人之心焉。鉉遂躬爲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獨何心乎。無他。敵能知人。臣事君之義。導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諒之。其讖勝也。且其於寵辱禍福之際。寡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鉉孱且愚。險阻至而憫所擇。乃其究也。終以此見薄於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違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見於此。而持之。則雖非忠臣孝子。而名義之際。有餘地以自全。無見於此。而不克自持。則君父可捐。以殉人於色笑。若鉉者。責之以張敵之爲。而不能。況其進此者乎。故君之舉臣。士之交友。識闇而力柔者。絕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嚮。皆此儔也。

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於朱邑亦然。非徒其財也。榮莫至矣。故重祿者非士所希望。以報忠者也。而勸士者在此。刻畫人以清節。而不恤其供祭祀。養父母。畜妻子之計。幸而得廉士也。則亦刻覈寡恩。苛細以傷民氣之褊夫。而流爲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漁獵小民。以求富者。藉口以無忌而不慙。唐宋以前。詔祿賜予之豐。念此者至悉。猶先王之遺意也。至於蒙古。私利而削祿。洪武之初。無能改焉。祿不給於終歲。賞不踰於百金。得百軒輓。而天下不足以治。況三百年而僅一軒輓乎。城垂陷。君垂危。而問飼猪。彼將曰。救死而不贍。復奚恤哉。

漢人學古而不得其道。矯爲奇行。而不經。適以喪志。若韋元成。避嗣父爵。詐爲狂疾。語笑昏亂。何爲者也。所貴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亂。復何以載道哉。箕子之伴狂。何時也。虞仲斷髮文身。過矣。蓋逃於

句吳而從其俗以安。非故爲之也。然而虧體辱親。且貽後嗣。以僭王猾夏之巨惡矣。且古之諸侯。非漢諸侯之比也。國人戴之。諸大夫扳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則不可得而辭也。若夫元成者。避兄而不受爵。以義固守。請於天子。再三辭而可。不相強。奚用此穢亂辱身之爲。以驚世哉。丞相史責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乃能垂榮於後。摘其垂榮之私意。而勉之以文義。元成聞此。能勿媿乎。士守不辱之節。不幸而至死。且嶽立海騰。以昭天下之大義。從容辭讓之事。誰爲不得已者。而喪其常度。拂其恆性。亦愚矣哉。韋氏世治經術。而元成以愚學以啓愚也。不善學者。復以益其愚。則漢人專經保殘之學。陷之於尋丈之間也。趙充國之策羌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鋒銛利。謀勝而不憂其敗。謀勝而不憂其敗。則致死而不可撓。敗之不憂。則不足以持久而易潰。其徒寡。其積不富。其黨援不堅。而中國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數者利於守而不利於攻。不易之道也。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國恆爲之敵。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搖。有輕而蔑之者。而國謀不定。彼豈信以敵我哉。嘗試與爭而一不勝。則脅降我兵卒。掠奪我芻糧。闡據我險要。而彼勢日猖。黨而援之者。益信其必興。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潰敗以歸。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洑加。而喪其魄。故充國持重以臨之。使其貧寡之情形。灼然於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戰而不可得。地促而糧日竭。兵連而勢日衰。黨與疑而心日離。能用是謀而堅持之。不十年而如堅冰之自解於春日矣。雖然。一人謀之已定。而繼之者難也。夷無恥者。困則必降。降而不難於復叛。充國未老。必且有以懲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賢之徒不能。故羌禍不絕於漢世。然非充國也。羌之禍漢。小則爲宋之元昊。大則爲拓拔之六鎮也。而拓拔氏以亡矣。

宣帝之詔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數歲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嗚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無窮之害者也。幸充國之堅持而不爲動。不然漢其危矣。爲國者外患內訌。不得已而用兵。謂之不得已。則不可得而速已矣。謂之不得已。則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何也。誠不可得而已也。舉四海耕三餘九之積。用之一隅。民雖勞亦不得不勞。國雖虛亦不得不虛。鄙陋之臣。以其稱鹽數米於炷廚之意計。而爲國謀。庸主遂信以爲憂國者。而害自此生。司農怠於輓輸。忌邊帥之以軍與相逼。竄敵之有司。畏後事之責。猾胥疲民。一狷百和。鼓其欲速之辭。而害自此成。茫昧徼功之將帥。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爲耗國毒民。乃進蕩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充國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則所云欲以數歲而勝敵者。蓋老成熟慮之辭。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之庸臣。且執前言以相責耳。非果有數歲之費。以病國勞民顯矣。甚矣國無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誤也。憚數歲之勞。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數十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國果虛。民果困。盜賊從中起。而遂至於亡。以田夫販豎數米量鹽之智。捐天下而陸沈之。哀哉。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餘美。龔遂黃霸尹翁歸趙廣漢張敞韓延壽。皆藉藉焉。迹其治之得失。廣漢敞霸皆任術而託迹於道。廣漢敞以虔矯任刑殺而霸多僞飾。寬嚴異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壽以禮讓養民。庶幾君子之道。爲之而已。甚者亦飾也。翁歸雖察而執法不煩。龔遂雖細而治亂以緩。較數子之間。其愈矣乎。要此數子者。惟廣漢專乎俗吏之爲。而得流俗之譽爲最。其餘皆緣飾以先王之禮教。而世儒以爲漢治近古。職此繇也。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隨。以濫禮文之緣飾。精意易以相蒙。兩者各有小

著之效。而後先王移風易俗。緣情定禮之令德。永息於天下。救之者是惟簡乎。故夫子言南而臨民之道。而甚重夫簡。以法術之不可任。民譽之不可干。中和涵養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如廣漢者。弗足道矣。繼廣漢而興。爲包拯海瑞者。尤弗足道矣。至於霸延壽翁歸。循其迹而爲之。何遽不如三代。而或以侈敗。或以僞譏。何爲其致一時之感歎。反出廣漢下乎。雖然。亡其實而猶踐其迹。俾先王之顯道。不絕於天下。以視廣漢與敞之所爲。猶莠稗與五穀。不可以熟不熟計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惡。效在一時。而害中於人心。數百年而不復。亦烈矣哉。

蕭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故春秋大士句之不伐喪。遂欲輔匈奴之微弱。救其災患。使貴中國之仁義。亦奚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誼足以動諸侯。非可以動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於窮歸。而死於臺城。宋徽結女真於初起。而囚於五國。輔其弱而彊之。彊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復搖也。漢之於匈奴。豈曾之於齊。均爲昏姻盟會之友邦哉。望之之說春秋也。失之矣。

蘇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黃霸以興化條奏郡國。上計而民頌之。蓋霸以賞誘吏。而威以罰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爲治道之蠹一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傳記有言之。以張大聖人之化者矣。而詩書所載。孔門所述。未嘗及焉。故稱盛治之民曰士。慤女。童言乎其樸誠。而不詭於文也。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不可望庶人。猶大夫之不待刑也。聖人之訓。炳如日星矣。孔子沒。大義乖。微言絕。諸子之言激昂。好爲己甚。殆猶佛老之徒。侈功德於無邊。而天地日月。且爲之移易也。夫聖人之化。豈期之天下哉。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周公有不道之兄。孔子有不朽不雕之弟子。草野無知。而從容中道於

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誘之。民且塗飾以自免。是相率爲僞。君子所惡也。漢之儒者。辭淫而義詭。流及於在位。襲之以爲政。霸之邪也。有自來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質。而使安其分。斯以爲盡人物之性而已矣。

耿壽昌常平之法。利民之善術也。後世無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爲青苗。故曰非法之難。而人之難也。三代封建之天下。諸侯各有其國。其地狹。其民寡。其事簡。則欲行常平之法也易。然而未嘗行者。以生之計。寬民於有餘。民自得節宜焉。不必上之計之也。上計之而民視以爲法。視以爲法。則憚而不樂於行。而黠者又因緣假借。以讎其姦。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爲計耳。雖提封萬井之國。亦不能總計數十年之豐歉。而早爲之制也。郡縣之天下。財賦廣而五方之民情各異。其能以一切之治爲治乎。然則常平之制不可行與。曰常平者。利民之善術。何爲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鄉之賢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無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齊一天下者也。壽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東上黨太原宏農之粟於京師而已矣。

宣帝臨終。屬輔政於蕭望之。其後望之被譖以死。而天下冤之。夫望之者。固所謂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於宣帝之世。建議屢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矯以與人立異。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內潰。羣臣議滅之。望之則曰。不當乘亂而幸災。呼韓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則曰。待以不臣。謙亨之福。韓延壽良吏也。忌其名而訐其小過。以陷之死。丙吉賢相也。則倨慢無禮。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補平原太守。則自陳而請留。試之左馮翊。則謝病而不赴。迹其所爲。蓋覽權自居。翹人過。

以必伸。激水火於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懷祿不舍之情。早爲小人之所挾持。而拂衆矯名。抑爲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見善若驚。見不善如讎。君子猶謂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況其所謂善者不必善。所謂不善者非不善乎。宣帝之任之也。將以其經術與挾經術而行其偏矯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禍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議論與。則華而不實。辯而窒。固君子之所惡也。主父偃徐樂。豈無議論之近正。而望之抑奚以異。蓋宣帝之爲君也。恃才而喜自用。樂聞人過。以示察者也。故於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託家國之大。其不傾者鮮矣。

## 元帝

朋黨之興。始於元帝之世。流風所染。千載不息。士得虛名。獲實禍。而國受其敗。可哀也夫。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固雅意欲爲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宏恭石顯。以弼主於正。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豈徒由其道而遂以勝天下之邪哉。君子所乘。以匡君而靖國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貴可賤。可行非常之事。可定衆論之歸。而不倚人。以爲援。若夫進賢以衛主。而公其善於天下。則進之在己。而舉錯一歸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餘。而不急試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賢士大夫。感知遇於吾君。而勉思報禮。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遠。則善士之進。自拔以其彙。不肖者不敢飾說。以干於身。爲君子於國爲大臣。恃此道也。今蕭周二子者。奉遺詔。秉國政。輔柔弱之王。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嘗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羣。小清政本爲遠圖。身任之以死繼之。其孰敢不震疊焉。乃其所爲有異是者。鄭朋欲附之。



望之受之。周堪聽之。華龍聞其風而欲附焉。□□□□□□□□□□。而楊興諸葛豐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則此數子者。必縣朝廷之祿位。以引躁進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訟其直。以擊恭顯。身爲大臣。國是不決。乃借資於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禍。嗚呼。四子者。果捐軀以報上。獨立不懼。而奚以此聞聲附和之宵小爲哉。縣汲引以誘人。利則從。害則叛。固其常也。況乎風相煽。譌相傳。一時之氣餒。小民之視聽且眩。而況孱主孤立於羣小之間乎。故朋黨之興。必有敗類以相附。而貽小人之口實。使爲君子者。遠子賞之權。泯交遊之迹。不歆便佞之推戴。不假新進以攻排。無瑕可求。孤立自任。則敗類惡得而乘之。狄仁傑且以制諸武之凶。李沆終不受梅詢會致堯之惑。大臣之道。當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雖孱。恭顯雖橫。亦孰與相激。而令宣帝之業。墮於一朝乎。申屠嘉之困。鄧通困之而已。韓魏公之逐。內豎逐之而已。何所藉於羣不逞而爲之羽翼。司馬溫公任二蘇以抑王安石。而秦觀張耒以狹邪匪人。緣之以忝清流之選。故終緹於紹述之黨。楊左廣結臺諫。以抗魏忠賢。而汪文言以無賴貲郎。竊附以召禍。浮薄之徒。一得當於君子。而使酒狂歌呼。盧諶傲以嗣蕭艾蘭茝之音。其氣羶。其燄熾。爲君爵者可勿豫戒之哉。

元帝詔四科舉士。卽以此第郎官之殿最。一曰質樸。二曰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蓋孱主佞臣。懲蕭周張劉之骨鯁。而以柔隋銷天下之氣節也。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亂我國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驗矣。雖然。有自來矣。極重必反者。勢也。文景武昭之世。賢不肖雜進。而質樸未亡。君子無赫赫之名。小人亦無難見之惡。氣矜如汲黯。名勝如賈誼。人主甚器其材。

而終不魏。至於逞風采以徼人主之知。動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樂。終軍。東方朔。以泊刑名。聚斂之臣。皆旋用而旋棄。迨宣帝切於求治。以文法爲尙。而天下翕然從之。於是而沽名銜直之士。矯爲人所不能。以自旌。氣燄足以凌人主。而人主厭其苛覈。非但貴戚寺宦之疾之也。魏相以之。亦霍氏之族。蕭望之以之。持內吉之短。張敞以之。攻黃霸之私。勢已成乎極重。則其反而相獎。以詭隨也。天下且樂其易與。而況乎人主之與戚宦哉。屈伸之理。一彼一此。情僞之遷。一虛一盈。故人主馭天下之人材。不輕示人以好惡。而酌道之平。誠慎之也。畏其流。而尤畏其反也。

趙充國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餘年而羌人復反。吾故曰難乎其爲繼也。當充國時。求戰不得。坐而自困之。羌心灰而不敢競者。閱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後起之胡雛。未嘗躬受挫折。將曰漢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於我。前人無能爲而受其困。我別有以制漢而漢窮矣。藉令充國未老。天子終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銳師以繼之於挫折之餘。而辛武賢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國之功。而內實私幸之以儉安。故馮奉世曰。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三姐驕狂而驟起。實有由來矣。於是而奉世之決於進討。功不可泯。韋元成鄭宏之固陋。罪抑不可揜矣。羌之初起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敵。萬全之道也。過此而三姐踵亂。非先零比矣。一起一敗。而不能無疑畏焉。已燼之炷。狂燄一熾。而膏不給。勝則前。敗則降。習先零故事。而無致死之心。是其必當剿除也。明甚。故奉世決於大舉。合六萬人以搗之。於初起。蓋與充國之策。異術而同功。奉世不可師。充國之守。充國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時度敵。而善其操縱。其道一也。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隴。於長安爲肘腋。力雖小而驕之則大。種雖散而使之相井。則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紇。

宋之元昊已也。迨乎東漢。幸而都維耳。使都長安。庸臣師元成。鄭宏之說。茸闕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懲。漢其亡於羌乎。奉世翦之于始。張奐段熲夷滅之于後。羌乃不能爲中國腹心之患。其後雖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劉石之餘。而不敢起。垂至於今二千年。秦隴河岷階文之間。巖險甌脫。而防閑不設。則二漢之猷遠矣。馮奉世首建大議。以申天討。善體充國之意。而通其變。民到於今受其賜。非元成等偷安一時之所能知也。

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蓋亦鮮矣。禹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自娛樂而已。衡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又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永。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姦。因時而動。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讀其文。釋其義。想見其學。非公孫宏兒寬之剿舊聞。而無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韋元成薛廣德之擇焉而不精者。所可與匹儔也。論者謂元帝柔而少斷。禹與衡不以爲言。而但就帝之長。孜孜以恭謹節儉相獎。爲禹衡之罪過矣。元帝所以優游不斷者。惟其心之不清。幾之不愼。而中不適有主也。則其所爲恭謹節儉。亦惟其名。而無其實。天子之尊富。卽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尙多。燕閒游息之下。史高石顯。豈無導侈之爲。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無禹衡之正。稱詩禮精嚴之旨。以防其流。則以帝之柔而益以驕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內無寇攘。而外收絕域之功乎。君子出所

學以事主。與激於時事之非。而彊諫之臣異。以諫爲道者。攻時之弊。而不恤矯枉之偏。以學事主者。規之以中正之常經。則可正本以達其義類。而裁成剛柔一偏之病。主卽不悟。猶可以保其大剛而不亂。故以孔子之聖告。荏弱之哀公。惟規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禍。豫爲之防。夫豈不達於時變哉。以道豫立而變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遠邪佞。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固已盡元帝之所短。而特不爲矯枉之論。導之驚擊耳。夫可喻者。則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則痛哭流涕以談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體有要。而不詭於大常。補偏救弊之術。二子有所不尙。夫亦猶行君子之道乎。論者徒見蕭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禹衡。乃石顯之姦惡不及於天下。而海內晏安。則儒者雍容涵養之功。亦豈可誣哉。漢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縱成之。非元帝優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張禹孔光之異。罪二子也。

邪說之行於天下。必託於君子之道。釋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爲君子之雅言。遂謂其有當於治與道。而信之。故六經之支說。皆以破道而有餘。焦延壽京房之於易。是已。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屯蒙以下之策。老少雜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餘分。不盡如乾坤之策也。聖人觀天地人物之變。而達其會通。以爲是肖其大綱耳。猶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而物固不可期以萬計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當一日。無以處餘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兌坎離。居分至之位。則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四卦之外。而爲之綱維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

於餘卦邪。東震西兌。南離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時也。時經而位緯。二子取而錯亂之也。何居。故延壽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術測陰陽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敘治理。房是之學。乃敢以與人宗社哉。其爲術也。立典要以爲方體。於是而有八宮世應之說。抑自乾至剝而窮。又不得已而措晉大有於其末。垂至於今。鬻技之卜師。相因以斷夫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則延壽與房。雖欲辭爲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則皆妖也。房以是欲與石顯五鹿充宗競貞邪。於天人之際。吾未見妖之足勝邪也。邪者獲罪於人。妖者獲罪於天。妖尤烈矣。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氣。分卦以徵事。所言其亦與當時之得失禍福合何也。曰。石顯之邪。而君德以昏。國是以亂。衆耳衆目。具知之矣。事旣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實固非也。勢已成。形已見。謂天之象數亦然。亦惡從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災眚。歲時之有水旱。禽蟲艸木之有妖孽。人民之有疢沴。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國者弗可不恐懼以修省耳。銖纒而分之。刻畫而求之。幸而弋獲之。妖人以是取顯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內挾此以與邪臣競。自殺其軀。而邪益張。宜矣哉。何也。託君子之道。誣聖人之教。矯造化之神。三者皆獲罪於天。而不可逭者也。京房考課之法。迂謬而不可舉行。即使偶試而效焉。其不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時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毀譽之不當者多也。然而天下之公論存焉。雖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謂堯暴而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業程之。此申韓之陋術。而益之以拘迫。不肖者塗飾治具。以文其貪庸。不逮。則鞭策下吏。桎梏民庶。以副其期會。災不在天。異不在物。而民已窮。國已敝矣。先後異時也。文質相救而互以相成。

一人之身。老少異狀。況天下乎。剛柔異人也。不及者不可強。有餘者不可裁。清任各有當。而欲執其中。則交困也。南北異地也。以北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肥者死。以南之賦。賦北土。而北土之瘠也盡。以南之文。責北士。則學校日勞。鞭扑以北之武。任南兵。則邊疆不救。危亡其間。損乃以益。殺乃以生。簡乃以備。一視爲吏者。居心之仁暴。憂國之誠僞。而惟考課。其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亂天下者。房爲之開先矣。塾師之教童子也。有定課。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馭牛也。有定程。而牛以斂楛。四海九州。彊智柔和於房一人之意見。截鶴脛以續鳧。其不亡也。何待。蓋房之爲術。以小智立大成之象數。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聖人之教。且恣其削補。道無不圓也。而房無不方。大亂之道也。侮五行而椽二儀者也。鄭宏周堪從而善之。元帝欲試行之。蓋其補綴排設之淫辭。有以熒之爾。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學術治功。斷其長。擢其短。令整齊瓜分如弈者之局。廚人之飭也。此愚所以聞邵子之言而疑也。而況房哉。

漢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斷。然而無所傷於天下。石顯僅逞於異己。而惡不及於民。國之元氣未斲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鳳爲大將軍。錄尙書事。爲篡弑之階。然非元帝之寵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鳳以大權。而帝無遺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雖然。其所自來。抑豈非元帝隱伏之咎。肇於不測哉。帝以成帝耽燕樂。爲不能勝大位。而欲立山陽王。識之早也。重易國儲。聞史丹之諫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負荷。而不擇賢臣以輔正之。幸傅昭儀。而遲回於山陽。遘重疾而忽忽不定。聞史丹之諫。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輔之言。無託孤之遺命。以聽哲婦孺子之自求親信。而王鳳進矣。成帝之在東宮也。旣爲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搖搖於廢立之間者。將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義規元帝。

而非必與成帝爲腹心。所竊竊然憂。翕翕然私語而計者。徒王鳳耳。元后寵衰而憂禍之及。所與竊竊然憂。翕翕然私語而計者。亦鳳兄弟耳。人情出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在廷。無有如鳳之親己者。豈復憂他日之攘己乎。嗚呼。於是而知叔孫舍之不賞。私勞以殺豎牛。卓乎其不可及己。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歸也。爲主器之長子。膺祖宗之德澤。非竊非奪。天人所不能違。而翕翕以相保。响沫以相憐。私憂過計。貪天功爲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元宗知張說之姦。懷其潛邸之恩。而不能遠。以召均均之逆。況楊復恭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嗚呼。非攘功擅權之小人。孰敢以大寶之攸歸。自任爲己績者。趙汝愚不欲行內禪之賞。可法也。而猶存其迹也。丙吉護宣帝於獄。而終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漢文卻周勃之私言。世廟罷新都之政柄。不得謂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碌碌。何足以語此哉。元帝不能顧命史丹。而使鳳得以私勞惑庸主。亦其曠愛山陽。而憤然不恤之咎與。故曰隱伏之咎肇於不測也。

## 成帝

讀杜欽進諫之章。與其奏記王鳳之書。及論王章之事。竟以王氏之篡歸禍。始於欽之黨姦。非平情之論也。成帝之無道也。足以亡國。王鳳初起。猶修飾而有類於社稷之臣。其視張放淳于長史育之導欲以宜淫者不若也。五侯之專。莽之篡。豈欽之所能前知哉。士志於有爲。而際昏庸之主。思有所造於國家。不得自達於上。不獲己而見大臣之可與言者。因之以效。納約自牖。而遇主於巷。所謂救失火而不暇問主人。

者也。故以陳蕃之剛正，而依竇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別以遠嫌者鮮矣。至於鳳已成乎專偏，心知其誤而卒不能自拔，欽固有無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愍矣。故君子之愛身也，甚於愛天下，忘身以憂天下，則禍未發於天下，而先伏於吾之所憂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一失其身，雖有扶危定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身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孔子行乎季孫而魯幾治，非孔子固弗敢也。聖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雖然，聖人豈有不測之術哉？齊人服，郈費墮，季斯一受女樂而卽決於行，無所凝滯，而不與之推移，則一旦釋然忘前此之功業，而適然以去，無他，純乎道而無私焉耳。聖人不可學而可學者，此也。鳳之專王氏之盛，成帝之終不足與有爲，威福下移，形勢已成，欽胡爲其荏苒而不去也。能去則去，雖因季斯而不損其聖事，已不可而尙惜其位，則欽雖持義之正，而不免於黨奸，雖然，若欽者固未易言去也。諫鳳不聽而去之，且無名而爲其所忌，故非聖人不能去，不能去而可不早慎擇所從哉？君子度德以自處，女主也，外戚也，宦寺也，卽可與有爲而必遠之，夙人道之大戒也。賈捐之、楊興、婁師德、張說，一失其身，而後世之譏評，無爲之原情以貸者，皆欽之類也，可勿戒乎？

亡西漢者，元后之罪，通於天矣。論者徒見其吝璽不予，流涕漢廟，用漢伏臘而憐之，婦人小不忍之仁，惡足以蓋其亡漢之大愆哉！今有殺人者，流涕袒免而撫其尸曰：吾弗忍也，而孰聽之？漢懲呂氏之禍，不舉國柄而援之外戚久矣。霍氏之持權，武帝拔霍光於下僚，與降胡廢吏等，非緣后族也。其旣也，則以廢闇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於史氏，元帝之於許氏，恩澤侯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屬王氏之遺命焉。王鳳起自衛尉，一旦而持天下之柄，孰爲之邪？五侯並日而封，楊興、駟勝爭之而不得，苟參以異



父弟強成帝以封侯。帝不聽而猶寵以侍中。劉向諫而不聽。王章爭而見殺。垂涕不食。以激成帝之誅章。劉向抗疏不已。成帝歎息悲傷。卒受制而不能決。鳳死而晉代。晉死而商代。商死而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之法。取漢之天下。而使相嗣以興。非后之內主於宮中。亦豈能蔓引綿延之如此哉。且夫王氏之橫。未嘗不可撲也。成帝察其奢僭不軌。而音商立根。藉橐負斧鑕以待罪。王立結淳于長之姦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殺其子以滅口。計其爲人。非能險鷲於呂之產祿。武之三思懿宗也。乃呂氏私其族。而終以國事付平勃。武氏私其姪。而終以國事付狄婁。元后則籠劉氏之宗社於其輦輓。而以授之私親。逮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脅哀帝。而蠱在廷之心。縱董賢之不逞。乘其敗以進莽。使恣行其鳩主之毒。晏然處之。而不一詰。攝則使之攝矣。假則使之假矣。豈徒莽之姦足以恣行無忌哉。老妖不死。日蝕月蝕。以殄漢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於天也。婦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爲剛。雖惡易折。大畜之五曰。豶豕之牙。吉。豕可豶也。而呂武以之。周勃狄仁。傑豶之而吉矣。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羸云者。不壯而柔者也。以柔而結人心者也。而蹢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雖劉向痛哭以陳言。成帝悲傷而懼禍。而無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漢已滅。姑以一泣逃天下後世之誅。而誰信之。不然。莽之甚毒。無有於其子。后果有思漢之心。莽其能戴之沒世。而生榮死哀以相報哉。女禍之烈。莫如王氏。而論者猶寬之。蹢躅之孚。且以孚後世。而免於史氏誅。亦險矣哉。

成哀之世。天地宗廟之祀。條廢條興。以兒嬉而玩鬼神。甚矣。其廢而復興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繼嗣之不立。小人徼福之術。固不足道。其廢也。始於貢禹。而成於匡衡。所持者三代之典禮也。宗廟遠有毀而無

立者義也。誠所不至。不敢黷焉。義所以盡仁也。儒者之言。禮文而已矣。以文而毀。猶之乎以文而立。夫漢之嗣君。於其所不廢之祀。而能以誠格之乎。執是以論。舉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毀矣。而何但七世以上。與五時之郊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宮室之侈。妃嬪之衆。服膳之奢。樂之淫。刑之濫。官之冗。賦之重。一能汰其所餘。以合爲三代。而後議郊廟之毀未晚也。且三代之靳祀於七世。豈徒然乎。抑創法者自開國之君守約。以待子孫之易盡。其情而無僞。非祖宗立之。而後王毀之也。自漢以降。百爲不師古。禮樂之精意。泯焉。而獨於祧廟。致嚴於祖宗之廢興。何其徇末而斲其本也。況古之祧也。於大禘而合食。則雖廢而不忘。後世無禘。而徒祧。幾於忘其所自出。然則廢五時。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也。制以七世而毀廟。古之未可遽法者也。君子之言禮。非但以其文也。

進言者極其辭。而必有所避就。非但以遠嫌而杜小人之口實也。道存焉矣。嫌已遠而小人無閒以指摘。則君之聽不熒。而言乃爲功於宗社。劉向憂王氏之勢盛而移漢。見之遠慮之切。向死而漢亡。所繫亦大矣哉。而於進言有未得者。故成帝雖感而不能庸。小人之黨。且有挾以上搖主聽。而下惑人心。其言曰。王氏劉氏。且不並立。宜援近宗室。斯豈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劉氏之賢。無有踰於向者。樞筦之任。不歸王氏。必歸向矣。未有斥人之姦。而自任者也。且劉氏王氏。豈頡頏而並論。以爭衰王者。頡頏而並論。婦人勃谿之說也。且假之以頡頏之名。而王氏張彼將曰。天下非彼則我也。況乎呂氏之禍。與吳楚淮南燕廣陵互相盈虛。則外戚反脣而相譏。豈患無辭哉。以道言之。選賢任能。以匡扶社稷者。天下之公也。堯之舉禹皋。禹之任稷契。湯之託伊尹。高宗之立傅說。文王之任閔散。皆非懿親也。周道親親。而周召以庸。管蔡

以誅師。尙父邑姜之父。且以佐夔伐而位太師。王氏誠不可任。博求之天下。豈賢無賢。而必曰援近宗室。舉大義而私之一家。又豈五帝三王之道哉。向於是而失言矣。以爲獨任。則不可有自請之情。以爲博選宗室之賢。則歆之黨逆。向且不能保之於子。而況他乎。成帝悟而不終。羣姦聞而不憚。未必非向之言。有以召之也。故進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

漢諸王之以禽獸行廢者不一。漢廷無有能據道以處此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窺人私。而春秋爲尊者諱。此義行。迄乎東漢。穢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恥。自恥者也。恥心蕩而刑殺不能止。故知刑殺者。非可以善風俗。已禍亂者也。漢之於此。旣無家法以正之於先。而縱苛察之吏。告訐之小人。揚之於後。無他。忌侯王之彊。日思翦艾以圖安。而紈袴膏粱。卒投於阱。而無從辨。嗚呼。甚如是矣。惡得不拱手而授之賊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假暗昧以鋤彊。而祇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慮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權臣。非有移鼎之心。寵利未忘。規一時之進取而已。漢能用之。亦何遽不爲贊治之臣乎。

老之戒在得。至於老而所需於天下者微矣。得奚足以亂其心哉。子孫之情長。而道義之氣餒。引子孫之得爲己得。於是瀕死而不忘。張禹之初與王根異也。猶有生人之氣也。慮及子孫。而行尸走肉。遂禍人之宗社。冒萬世之羞。朱雲欲以齒劍而不慙。夫人爲不善。而貽怨於子孫。誠不可爲也。身之無過。質之鬼神而不疚。則亦奚患哉。且夫禍福亦何常之有。假令王氏早敗。而按同惡之誅。禹之子孫。又能保其富貴乎。故禍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憂子孫。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沒世。其愚不可療矣。成帝不輯折檻。以旌

朱雲。則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況其子孫。

谷永非杜欽之比也。永雖無黨。王篡漢之遠圖。而資王氏以榮寵。因爲之羽翼焉。與欽之誤合於小人。欲悔而不能也。其情異矣。顧於此得人君聽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則固成帝膏肓之藥石。可以起漢於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結而不解。帝忌之而不能黜。豈非以躬耽淫侈。畏昌邑之罰。而內護趙李外庇張放。淳于長之私心。有所惡縮而倒授以權哉。寵驕妒之妾。飲食倖臣之家。加賦重斂。以縱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社以遺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過自艾。正己齊家。而憂社稷。賢臣進。庶務理。民情悅。以戴漢而不忘。權姦之謀。自日以寢。豈必誅戮放廢。以傷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永之諫不行。雖忘軀憂國之臣。於姦賊爭死生。而無救於禍敗。則讀永書者。勿問其心可也。

何武欲分宰相之權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東漢。行之二百餘年。至曹操而始革。丞相。秦官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者合文武爲一塗。故分論道之職爲三。秦以相治吏。以尉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於一相。漢置相而鬪政專歸於大將軍。承秦之分而相無戎政之權。大將軍總經緯之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大司馬參司空司徒之閒。冀以分王氏之權。乃名乍易而實不可更。莽之終以大司馬篡也。亦其流極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終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漸之術。固人主之所樂用也。若以古今之通勢而言之。則三代以後。文與武固不可合矣。猶田之不可復井。刑之不可復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將帥。伊尹周公始皆六軍之長也。以將帥任國政。武爲尙而特緣飾之以文。是取

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國之卿。各以軍帥爲執政。敦詩書。說禮樂。文之於既武之後。秉周制也。所必然者。三代寓兵於農。兵不悞而治民之吏。卽可以治兵。其折衝而敵愾者。一彼一此。疆場之事。甲未釋而幣玉通。非有獷夷大盜。爭存亡於鋒刃之下者也。而秦漢以下不然。則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勝其任。而國不爲之敝哉。則漢初之分丞相將軍爲兩塗。事隨勢遷。而法必變。遵何武之說。不足以治郡縣之天下。固矣。特漢初之專大政。以大將軍而丞相僅承其意旨。如田千秋楊敞韋元成匡衡。名爲公輔。奉權臣以行法。則授天下於外戚武臣之手。而禍必滋。故武之說可以救一時之敬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將相不可合也。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子曰。所損益可知也。成哀之世。所可任爲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師丹之視翟方進。尋丈之間耳。皆以其身試權姦之好惡。而不能出其樊籠。卽有所欲言。而必資以自達也。師丹之劾董宏。何武之援王莽。屈於時之所尙。而不得不爲之羽翼。無他。士傅二女主交相起伏。漢已無君與大臣久矣。方進之附（淳）于長也。欲與王氏忤。而長固王后之姊妹也。長之不類。尤出諸王之上。資之以與諸王抗。而方進之欲不死也。奚能。熒惑之變。駕言移禍於宰相。王氏之嫉深。雖微熒惑。方進其能免乎。武與丹浮沈於積陰之間。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爲女主效妒媚之功。其不被顯戮幸爾。嗚呼。至於成哀之季。而無可爲矣。君子慎所趨。以自全。辭大位而不居。其庶幾乎一受其事。則非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而負咎於天人也。必不可浼。莊生曰。游羿之彀中。謂此時也。遊其彀中而死焉。君子之徒也。遊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遊其彀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慎之哉。

## 哀帝

人之能爲大不韙者。非其能無所懼也。惟其能無所恥也。故血氣之勇。不可任而猶可器使。惟無所恥者。國家用之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爲丞相。刻侯印書贊而帝崩。是日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汲汲然惟恐緩而改圖。一如乞者之於播閭。惟恐其餒之不餘。而遽長跽以請也。張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矯凶爲吉。犯天下之惡怒。然且卒無惡怒之者。光豈能不懼哉。冥然無恥。而人固容之也。始爲廷尉。則承王莽之指。鳩殺許后。若無所懼也。而實無可懼也。莽爲內主。天下無有難之者也。既則議爲傅太后築別宮。力請逐傅。遷歸故郡。抗定陶王之議。奪其立廟京師。若無所懼也。而非無所懼也。內主有人。羣臣相保。故師丹獲不測之禍。而光自若也。恥心蕩然而可清可濁。無不可爲。以得寵而避辱。王嘉瀕死。猶對獄吏曰。賢孔光而不能進。亦惡知光之譖其迷國罔上。陷嘉於死。機深不測也哉。而嘉云然者。其兩端合詭以誘嘉。抑可知已。拜謁迎送。執臣主之禮於董賢者。光也。莽旣乘權。去賢如敝屣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賊臣。幸早死而不與佐命之賞者。光也。莽旣誅。猶無有聲言其惡以殄其世者。光也。嗚呼。人苟自盡喪其恥。則弑父與君而罪不及。亦險矣哉。有國者不辨之於早。徒忌鷙悍之彊臣。而容厚顏之鄙夫。國未有不喪者也。故管子曰。廉恥。國之維也。

限田之說。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尙可行也。而不可久。師丹乃欲試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終不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遠。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改以復古。且豪彊之兼并者。

猶未盛而盤據之情尙淺。然不可久者。暫行之而弱者終不能有其田。彊者終不能禁其兼也。至於哀帝之世。積習已久。彊者怙之而弱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擾之而已矣。治天下以道。未聞以法也。道也者。上導之而下遵以爲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僅有其千里之畿。且縣內之卿士大夫分以爲祿田也。諸侯僅有其國也。且大夫士分以爲祿田也。大夫僅有其采邑。且家臣還食其中也。士僅有代耕之祿也。則農民亦有其百畝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獨富。農民不獨貧。相做相差。而各守其疇。其富者必其貴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導天下。而天下安之。降及於秦。封建廢而富貴擅於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鄉而擅一鄉。莫之教而心自生。習自成。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於柔愚而獨自擅於九州之上。雖日殺戮而祇以益怨。彊豪且詭激以脅愚柔之小民。而使困於田。於是限之而可行也。則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於堯舜矣。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天子無大公之德。以立於人上。獨滅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義中正爲帝王桎梏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恕爲迂遠之過計矣。況乎賦役繁。有司酷。里胥橫。後世愿樸之農民。得田而如重禍之加乎身。則彊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隸耕者。農民且甘心焉。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也。輕其役。薄其賦。懲有司之貪。寬司農之考。民不畏有田。而彊豪無挾以相并。則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止。若竄惰之民。有田而不能自業。以歸於力有餘者。則斯人之自取。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成哀之世。漢豈復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彭宣何武唐林。皆所謂錚錚者也。而所爭者僅一傳喜之去留而已。哀帝之初。傅氏與王氏爭。而傅氏勝。哀帝之亡。王氏與傅氏爭。而王氏勝。勝者乘權而不勝者憤。二

氏之榮枯。舉朝野而相激。以相訟。悲夫。當傅遷之傾邪。而推喜以抑遷。亦何異乎王根王立之驕橫。而推莽邪。其言曰。喜。傅氏賢子。議論不合而退。百寮莫不恨之。傅氏之賢子。何當於天下之安危。劉宗之存亡。而百寮何所容其恨。又何異乎王莽王仁之就國。而天下多冤王氏者。傅喜幸而未敗爾。莽之廢吏。氏叩闕而訟冤。賢良對策而交獎。僞謙所誘。人心翕歸。而賢者不免。且較喜而彌甚。喜之賢。其執信之。以四海之大。豈繫無人可託。孤寄命者。惟區區王傅二嫗之愛憎是爭。嗚呼。率天下而奔走於閨房之嘖笑。流俗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故聖王之治。以正俗爲先。以辨男女內外之分爲本。權移於婦人。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孰爲爲之。而至此。極元后之陰狡。成帝之昏愚。豈徒召漢室之亡哉。數十年中原無丈夫之氣。而王莽之亂。暴骨如山矣。

歷成哀平之三季。環朝野而如狂。所僅能言人之言者。一李尋而已。其他皆所謂人頭畜鳴也。尋推陰陽動靜之義。昌言母后之不宜與政。豈徒以象數徵吉凶哉。天地之經。治亂之理。人道之別於禽獸者。在此也。婦人司動而陰乘陽。陽從陰。履霜而冰堅。豕孚而躅。躅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國有之。國必破。家有之。家必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以之而蔑。故曰。尋之言。言人之言。而別於禽獸也。婦者所畜也。母者所養也。失其道。則母之禍亦烈矣。豈徒婦哉。夫國有君子。國可不亡。尋昌言之。無誅而不能救漢之亡。又何也。尋非其人也。陰之于陽。其變非一。女子之于丈夫也。鬼之于人也。皆陰之于陽也。尋知乾之剛。陰之靜矣。鬼亦陰也。靜以聽治於人者也。顧其識不及此。聽甘忠可夏賀良之邪說。惑上以妖。終以貶死。燉煌爲天下笑。則亦以陰干陽。等於婦人之煽處爾。載鬼一車。而欲懲負塗之豕。奚



其可。故陰陽動靜之理大矣。其變繁矣。其辨嚴矣。立人之道。以匡扶世教。無一而可苟焉者也。治河之策。賈讓爲千古之龜鑑。而平當之數言決矣。當言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此繇所以殛禹所以興。而以堯舜之聖。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讓言古之立國者。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患。而盤庚奮然依山以避災。無他。惟無總於貨寶而已。細人之情。怙田廬之利。貪瀕河之土。動天下以從其欲。貽沈沒於子孫。而偷享其利。既古今之通弊矣。而後世之謀臣。要君勞民以墮塞。逆五行之敍者。其不肖之情有二焉。其所謂賢者。竭民力。積一簣以障滔天。而暫遏之。瀕河之民。且歌謠而禱祀焉。遂以功顯於廷。名溢於野。故好事者踵起以嘗試而不絕。其不肖者。則公帑之出納。浩煩而無稽。易爲侵牟。民夫之賃傭。乘威以指使。而乾沒任意。享其利而利其災。河濱之士大夫。與其愚民。及其姦胥。交起以贊之。爲危詞痛哭。以動上聽。宜乎自漢以來。千五百年奔走天下於河。言滿公車。牘滿故府。疲豫竟徐三州之民。供一河之豁。壑而一旦潰敗。胥爲魚鼈。而但咎墜塞之不固也。可悲矣。夫古今之異者。南北之殊流耳。其理勢則一也。繇讓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貪利以觸其害耳。貪退灘淤田。民有其土。而國有其賦。蜂端之蜜。截舌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廣。猶是民也。徙之而於國無傷。其愈於墜塞疲役之貧困勞斃。與潰決之漂蕩淹溺也。孰爲利害哉。數千年而不出繇之覆轍。君不明。而貪功嗜利之臣民。積習而不可破。平當言之。賈讓之策。縣巨燭於廣廷。而昧者猶擗埴以趨也。不亦悲乎。

谷永請諱諸侯王之獸行。以全人道之恥。議之正者也。耿育請拵趙昭儀殺皇子之惡。以隱成帝之惑。議

之不正者也。二說相似而貞邪分。精義以立法不可不辨。永之正者。凱風之不怨也。育之不正者。小弁之怨也。淫妒之嬖妾。操刃以絕祖宗之元胄。而曲爲之覆。天子之子。不死於妖嬖者。其餘幾何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故書文姜遜於齊。哀姜遜於邾。以昭大義。而不以逐母爲嫌。昭儀之惡。宗廟所不容。況非嫡后君母而可縱之乎。甚哉育之言諄也。曰。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以致位。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爲未然之迂圖。其孰信之。育若曰。昭儀不殺皇子。則哀帝不得而立。以蠱帝心而縱妖嬖。是哀帝本不與於篡弑之謀。而育陷之使入也。春秋嚴黨賊之誅。哀帝不能免。而育之罪不可追矣。解光問罪之爰書不伸。趙氏宮官之大罰不正。宮闈肆毒於社稷。而莫之問。故元后黨王莽以弑平帝。廢孺子而無所顧忌。胡三省者。乃謂其合春秋爲尊者諱之義。邪說張而賈繼春資之以讎其庇李選侍之姦。清議不明。非一時一事之臧否已也。

鮑宣七亡七死之章。陳漢必亡之券。以儆哀帝。正本之論也。王莽之姦。姦而愚。非有操懿之才。其於國又未有劉裕之功。輕移於衽席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惟民心先潰於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寵。哀帝之暱頑童。縱其嚮吏賊民。而蠱民以寇攘。莽亦上官桀霍禹之續爾。而漢祚奚其亡。張放淳于長。王氏之先驅也。傅遷董賢。王氏之勸駕也。曹爽何晏。司馬懿之嚆矢也。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之前茅也。蔡京童貫。史彌遠賈似道。女真蒙古之佞鬼也。而非君之溺於寵樂。以忘民之死也不成。不然。孔光揚雄之流。亦嘗與聞名教。而宗室羣臣。以及四海之民。豈遽以片餌誘嬰兒。而輒棄其母乎。故宣陳亟救死亡之言。知探本矣。愈於劉向之欲挽橫流而堙諸其下也。雖然。宣之言猶有病焉。後世言

事之臣增闢主之疑。而授姦臣以傾妒之口實。皆此繇也。宣言慎選舉。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於死亡。是矣。毋亦姑言賢者之當任。以聽人主之自擇。待有問焉。而後可臚列傳喜何武孔光彭宣龔勝之賢。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右。一惟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權。衆不得以參疇咨之議。則偏上有嫌。而朋黨之謗興。且喜武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邀人主之知。而安其位。宣能以疏遠片言。取必於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姦人以背憎之資。石介遇明主。而激黨禍。況庸君佞倖。權姦交亂。之天下哉。造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後世之稱。而無益於時。皆此一時之氣矜爲之也。又况宣所稱者龔勝而外。吾未見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姦。而與於清流。宣失言矣。盈廷之士氣。漢室之孤忠。惟一王嘉。而不能訟其屈抑。然則鮑宣者。亦一時氣節之士。而未足以勝匡主庇民之任者乎。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不興者。慮其興之辭也。三歲而不興。逮其興而燎原之燄。發於俄頃矣。哀帝崩。元后一聞之。即日駕之未央宮。馳召王莽。詔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斯門兵皆屬莽。此高帝馳入趙壁。奪韓信張耳軍之威權。后以一老嫗。斷然行之。雷迅風烈。而無疑畏。其提攜劉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顧之間耳。非伏之三歲。爪牙具而羽翼成。安能爾哉。甚矣悍婦之威。英雄所不能決。帝王所不能持。而指麾輕於鴻毛。至此極也。司馬懿之殺曹爽。劉裕之克劉毅。朱溫之爭李克用。大聲疾呼。深慮陰謀。頰顏流汗。喋血以爭。而僅得者。元后偃息談笑。而坐收之。故莽有伏戎。藏於平蕪蔓草之中。無有險阻之形。而不可測也。三歲伏而一旦興。有國者可不戒哉。

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爲社稷之臣乎。未也。武與公孫祿謀云。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

權此漢室存亡之紐也。乃當其時內而元后爲伏莽之戎，外而孔光爲翼戴之姦。武僅以孤立之勢，撲始然之火，既處於不敵之數矣。國之安危，身之生死，徒藉於一言而言，非可恃也。所恃者浩然之氣勝之耳。公孫祿豈可終保者哉？而與之更相稱說，武舉祿，祿卽舉武，標榜以示私，授巨姦以朋黨之譏，則氣先餒而惡足以勝之，祿惟詭隨，乃以幸免。武不欲爲祿之詭隨矣，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心不可質鬼神，道不可服小人，出沒於寵辱之中，而欲援已傾之天下，以水濺沸膏，欲息其燄而燄愈烈，非直亡身，國因以喪。悲夫。

平當彭宣，皆見稱於班固，宣未可與當並論也。當臨受侯封，臥病不起，以固辭之，知世不可爲，鬱邑以死，可謂知恥矣。當之在位，丁傅持權，而史稱帝雖寵任丁傅，而政自己出，異於王氏，則當逡巡以死，而不忝無實之封，於自守之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爲漢室輔，王莽殺兩后，誅異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爲國賊之內主，此正宣肝腦塗地，激天下忠烈之氣，以救一綫之危者，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謀，謝不能以引退，尙足爲人臣子乎？龔勝、邴漢，且猶在梅福之下，所任異也，而況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與董賢、孔光並居台輔而不慙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見險而止，率天下以疾視君父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 平帝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貢白雉，羣臣陳莽功德，號安漢公，天下卽移於莽，以全盛無缺之

天下未浹歲而遷。何其速也。上有閻主而未卽亡。故桓靈相踵而不絕。下有權姦而未卽亡。故曹操終於魏王。司馬懿殺曹爽。奪魏權。歷師昭迄炎而始篡。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興廢者也。惟至於天下之風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隄之決。不終日潰。以無餘。故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然。而早已然也。莽之初起。人卽仰之矣。折於丁傅。而訟之者滿公車矣。元后拔之廢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固不知莽之何以得此於天下。而天下糜爛而無餘。如疫癘之中。人無能免也。境四海以狂奔。汜濫滔天。而孰從挽之哉。夫失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浮悖爲之。而蠱天下之風俗者。不在此。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挾儒術以飾其貪頑。故莽自以爲周公。則周公矣。自以爲舜。則舜矣。周公矣。舜矣。無惑乎其相驚如狂而戴之也。當僞之初起也。匡衡貢禹。不度德不相時。舍本逐末。興明堂辟雍。倣周官。飾學校於衰淫之世。孔光繼起爲僞之魁。而劉歆諸人。鼓吹以播其淫響。而且經術之變。溢爲五行災祥之說。陽九百六之數。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雖使而言傳。天下翕然信天命而廢人事。乃至走傳王母之籌。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黃龍。哀章銅匱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則劉向實爲之俑。而京房李尋益導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於妖也。子曰。無爲小人儒。儒而小人。則天下無君子。故龔勝邴漢梅福之貞。而無能以死衛社稷。非畏禍也。畏公議之以悖道違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則有所緣飾以無忌憚。故孔光諸姦。施施於明堂辟雍之上。而不慙。莽之將授首於漢兵。且以孔子自擬。愚昧以爲萬世笑而不疑。傳曰。國有道。聽於人。國無道。聽於神。古之聖人。絕地天通。以立經世之大法。而後儒稱天稱鬼以疑天下。雖有世主以矯之使正。而人氣迷於恍惚有無之中。以自亂。卽令上無

闇主下無姦邪。人免於飢寒死亡。而大亂必起。風俗淫則禍亂生於不測。亦孰察其所自始哉。漢之僞儒。詭其文而昧其真。其淫於異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彰彰矣。近世小人之竊儒者。不淫於鬼而淫於釋。釋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爲門庭。以無忌憚爲蹊徑。以墮廉恥捐君親爲大公無我。故上鮮失德。下無權姦。而萍散波靡。不數月而奉宗社以貽人。較漢之亡爲尤亟焉。小人無憚之儒。害風俗以陸沈天下。禍烈於蛇龍猛獸。而幸逸其誅。有心者能勿伸斧鉞於定論乎。

君子之道以經世者。惟小人之不可竊者而已。卽不必允協於先生之常道。而可以經世。亦惟小人之所不可竊者而已。君子經世之道。有質有文。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浹於天下。天佑而人順之。固可以緣飾而增其華者也。是則皆質之餘。而君子不恃之以爲經世之本。於是小人竊之情隱而不可見。天命人心不能自顯。則竊而效之。亦遂以爲君子之道。在於此而無慙。然則小人之所可竊者。非君子之尙明矣。封建井田肉刑。三代久安長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無能竊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趣時而立本者也。千八百國各制其國。而漢之王侯。僅食租稅。五刑之屬三千。而漢高約法三章。田畝之稅十一。而漢文二十稅一。復盡免之。小人無能竊也。何也。雖非君子之常道。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惡其害己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詩。勸農之事也。而王莽竊之。命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以勸農桑。似矣。養生送死。嫁娶宮室。器服之有制。禮之等也。而王莽竊之。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類君子之道。蓋有出於是者。而小人不損其欲。不勞其力。不妨其惡。持空文立苛禁。一旦以君子之道自居而無難。則以此思之。君子經世之大猷。不在此明矣。何也。農桑者小民所自勸也。非待法而驅也。

制度者。士大夫遵焉。庶人所弗能喻。惟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繼之以刑者也。然而竊倣之而卽似。雖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於天下曰。吾旣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而世有損益。初不使後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出庶物之功名。乃能立高明闊遠之崖宇。而小人望之。如天之不可企及。無他。誠而已矣。誠則未有可竊者也。

天下相師於僞。不但僞以迹也。並其心亦移而誠於僞。故小人之誠。不如其無誠也。誠者。虛位也。知仁勇實以行乎。虛者也。故善言誠者。必曰誠仁。誠知。誠勇。而不但言誠。陵陽嚴詡當王莽之世。以孝行爲官。任潁川守。謂掾史爲師友。有過不責。郡事大亂。王莽徵爲美俗使者。詡去郡時。據地而哭。謂己以柔徵。必代以剛吏。哀潁川之士類。必罹於法。此其响沫之仁。蓋亦非僞託其迹也。始於欲得人之歡心。而與人相暱。爲之熟習之久。流於輒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覺。蓋習於莽之僞俗。日蒸月變。其羞惡是非之心。迷復而不返。乃試思其泣也。涕淚何從而隕。則詰之以僞而詡不服。欲謂之非僞而詡其能自信乎。嗚呼。僞以迹而公論自伸於迹露之日。僞以誠而舉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樂喜怒者。於是而天理民彝。漸滅盡矣。故天下數萬蚩蚩之衆。奔走以訟莽稱莽。而翕然不異。夫豈盡無其情。而俱爲利誘威脅哉。僞中於心。腎肺腸。則且有前刀鋸。後鼎鑊。而不恤者。蔡邕之歎董卓。姚崇之泣武曌。發於中而不能自己。甚哉。誠於僞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藥石之所能攻也。

陳涉吳廣敗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翟義劉快敗死。而後王莽亡。楊元感敗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敗死。而後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未有不先自敗者也。亂士不恤其死亡。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

亡也。乃暴君篡主相滅之先徵也。先死以殉之可矣。勝廣元感壽輝山童。皆挾徼幸之心。以求逞其志。非其能犯難以死爭天下者也。天將亡秦。隋蒙古而適承其動機也。二劉翟義。不忍國讎。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也。而義尤烈矣。義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子房而勇倍之矣。當莽之篡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劉歆之徒。援經術以導諛。上天之神。虞舜之聖。周公之忠。且爲羣不逞所誣而不能白。義正名其賊。以號召天下於魘魅之中。故南陽諸劉一起。而莽之首早隕於漸臺。然則勝廣元感山童壽輝者。天賀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崇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誅者。不走而死。義尤烈哉。



此页空白

## 讀通鑑論卷二

### 王莽

王莽未滅而劉歆先殺。歆未死而族先滅。哀哉！劉向之澤，不保其子孫，而從學之門人，與俱燼也。甄豐也，王舜也，皆推戴莽以分膏潤者也。鬼奪其魄而豐以亂誅，舜以悻死，於是而知鬼神之道焉。推戴已成，而心不自寧，此心之動，鬼神動之也。二氣之良能，所見機而不可揜也。故皆不得其死，而歆之罰爲尤酷焉。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歆小人也。蒙父向之餘烈，自命於儒林，以竊先王之道。君子之器，其可乘乎？貌君子而實依匪類者，罰必重於小人。聖人之學，天子之位，天之所臨，皆不可竊者也。使天下以竊者爲君子，而王道斬，聖教夷矣。

嚴尤之諫伐匈奴，爲王莽謀之，則得爾，而後世亟稱之爲定論，非也。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避莽之忌而諱之。豈果如蠱蟲之幸不至前，無事求諸水草之藪，以撲之哉？秦之毒天下而亡，阿房也。驪山也。行遊無度，而誅殺不懲也。非築城治障，斥遠匈奴之害也。漢武之疲敝天下，建章也。栢梁也。禱祠祈僊，而馳驅海嶽也。貪一馬而興萬里之師也。非掃幕南之王庭，以翦艾匈奴之害也。秦得天下於力戰，民未休息，而築戍之役暴興，則民怨起。漢承文景休息之餘，中國無事，而乘之以除外徭之巨猾，故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垂及哀平，而單于

之臣服不貳。莽之得天下。更悖於秦。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是其爲秦之續也。必劇於秦。尤心知之。而不敢訟言耳。豈可以爲定論。而廢漢武之功哉。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干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於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故莽之聚兵轉饜。以困匈奴。爲久遠計者。未嘗非策。而嚴尤之欲深入。寇擊也。亦轉計之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時。故用莽之術。而召天下之亂。自非莽也。尤之策。與趙普之棄燕雲也。均偷安一時。而禍在奕世矣。

西漢之亡也。龔勝辭方郭欽。蔣詡陳咸。皎然不辱。行迹相侔。而未可等也。薛方詭辭。以免。何以處夫嚴光。周黨際盛世而隱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可孫而不可誣。謂王莽爲唐虞。則唐虞矣。謀諸心。出諸口。方亦何以自安乎。莽之逆。以僞而不足。以延。苟有識者。無不知也。知之則必避之矣。避臣莽之誅於他日。抑避忤莽之禍於當時。方之工於術也。其得與龔勝齒哉。視紀遂兩唐而慧焉者爾。欽詡則可謂自好矣。咸謝病不應。辭亦孫矣。而悉收漢之律。令書文壁藏之。豈徒以俟漢氏中興之求哉。誠有不忍者矣。子之慕親也。愛其手澤。臣之戀主也。閱其典章。典章者。卽先王神爽之所在也。故以知咸有不忍之心也。嗚呼。勝以死自靖。咸以生存漢。惻怛之心一也。微二子吾孰與歸。

天下相習於怪。無不怪也。邳惲引天文歷數。上書王莽。令就臣位。復立漢室。可不謂怪乎。以莽之慘。無不可殺者。而惲免於死。莽誣天。而以天誣人。故忌天而不加刑。惲故持之盈。而發之無惲耳。惲以此故。智閉門。不納光武。而蒙賞。世皆驚其奇。而偉其志操。而不知爲君子所必斥。爲怪而不欲語者也。怪士不懲。天下不平。使明主戮之。而天下猶惜之。大經不正。庶民習於邪慝。流俗之論。以怪爲奇。若此類者。衆矣。

## 後漢更始

爲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爲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卬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驚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終恃諸將。而無與捍赤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而與之。則今日之輸忱。且爲他日黨賊之地。苟彊所以退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閒不容髮之頃。一往之志。義未審。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爲名所動也。慎之哉。

力均則度義。義均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無亦姑聽之。而待其自斃。如其不斃。則天且授之。人且歸之。而惡能與爭。如其斃。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外。遵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恃三秦之怨。三齊之反。以屈項羽。而羽終屈。伯升不知出此。婞婞然與張卬朱鮪爭夫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軾且捭腕而思害焉。況他人乎。

王莽既誅更始定都雒陽。赤眉帥樊崇將渠帥二十餘人入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末可全定也。莽之未誅。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憂。而相慶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躇以審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留。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永靖。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擢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斂精專氣。以求成者之非難。而大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責。而艱難萃於一人之身。此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爲者立不拔之基。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君臣。惡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憂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憂。而降之之憂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乎。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因天乘時。而順俟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於樊崇之入見也。

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戴之以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帝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

弱又豈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張邛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義。同興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爲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之忠。不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

更始不足以有爲。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慙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赤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間。力子都後漢書任光傳作刁子都通鑑注云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東方也。而遽避勞趨逸。欲擁關以自固。則天下深見其不可恃。而競捩其虛。顧欲長保故宮之富貴。以

自封殖。是猶狐兔倚窟以安。而韓盧騰蹕於外。甫一出而必不免於獲也。王莽誅。關中無事。隗囂委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安集之。爲雒陽之根本。而都雒以彈壓山東。光武卽解體於河北。其能遽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邪。赤眉已降之餘。不能馳騁任志。如踐無人之境必矣。蓋更始所任爲大臣者。類皆羣盜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之舊業。以爲廓清。其錚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不勝盈廷譎訛之論。則塞顛當之戶。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光武得士於嶮起之中而任之。旣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虛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

靖東方之寇。皆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

匈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東漢之初。因盧芳而大爲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於關中。赤眉橫行於曹漢。蕭王異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順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爲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義。勢而已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竇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 光武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於此矣。王邑王尋之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散歸諸城。光武決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撓。傾覆隨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羣劣。則固慨慷以爭。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糜爛乎。嗚呼。此大有爲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衆。且壓其項背。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餒其氣。則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僅然也。藉令敵兵不卽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其後。王邑無謀。嚴尤不決。兵雖衆而無紀。外盛而中枵。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驕懈。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綽有

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邪。而尤不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漢室之興廢。則尋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強。苟無其存亡一笑。而聽諸時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將之情也。以偶然億中之一策。懷憤而求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大。死生之故。興廢之幾。非曠然超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慎謀於未舉事之前。坦然亡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之以勇。勇者非氣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爲者之過人遠也。尤在於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大有爲者之初起。不欲躬爲戎首。抑必藉人以興。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隨於行隊之間。則得失興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宋義之所以死於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軾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河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置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自困於無術。三齊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翺翔桀鷲以需時。王郎蠶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終無以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於高歡。況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爲忠謀者愚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豪傑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論功行賞。按罪制於刑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之。退爲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復干天命。不得不誅。既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其袞鉞。而所委曲於操縱。以爲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權術測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遣杜威納降。威爲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劉恭爲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而爲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姑貰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爲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志而聽命於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爲之子也。爲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之。而姑許之。謂可以輯羣雄之心。使劉永之儔相仍。而革面。獨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興。而天下相長以僞。故終唐之世。藩鎮倏叛倏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僞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蕙畏。而與人相爲。馴僧乎。故言權術以籠天下者。妾婦之智而已矣。

馮異招李軼於雒陽。軼報曰。千載一會。思成斷金。異斬武勃。軼閉門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陽可速下也。光武則宣露其書。使朱鮪殺軼。軼本與伯升俱起。諂事諸將。忌伯升而譖殺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軼

死而雒陽之圍經年始拔。事有甯勞而不貪近功。以申大義者。此是也。乃殺伯升者。朱鮪之本志。軼特徇鮪而從之者。爾帝之於鮪也。使岑彭說之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鮪降而拜將軍。封列侯。傳封累世。同怨而異報。達於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測也。如此。雖然。亦惡有不可測哉。伯升初起。始發於李軼。迎光武而與建謀。則軼固光武兄弟所倚爲腹心也。更始立。朱鮪張卬暴貴。軼遽背而卽於彼。因勢而遷者。小人之恒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無餘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關之志。更始委三十萬之重兵於軼。守雒陽而李松甫敗於赤眉。軼又窺長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覲然納斷金之言而不慙。光武曰。季文多詐。不能得其要領。特假手於鮪以殺之。而討猶未伸。非可以鮪例之也。鮪起於平林。先光武以舉事。與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爲更始謀。殺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更始之諸將。類皆賊也。而鮪獨異。殺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諸將挾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違也。鮪獨守高帝之約。辭膠東之封。受命守雒。百戰以與寇恂。馮異爭死生之命。及長安破。更始降於赤眉。雒陽孤立無援。且堅壁固守。以殺伯升爲慙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與有爲者。惟鮪一人而已。於事君之義。立身之恥。殆庶幾焉。藉令光武以怨軼者。怨鮪而拒戮之。則以私怨而廢天下之公。且將獎人臣之操異志。以介從違。而何以勸忠乎。子曰。以直報怨。直者理而已矣。於軼何可忘。而於鮪何容芥帶也。

效卓茂之爲。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爲其不可也。效卓茂之爲。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爲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無僞。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勳

之以天而物弗能違矣。非然則嚴詡之以亂潁川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僞。效茂之迹以誇德化者。非直一嚴詡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照於當時。而莽無求焉。自拔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敦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諭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擴愚賤之昏瞽。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實。夫豈託迹寬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皦皦之名。而志終不降。雖違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諂。寬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爲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爲之迹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之亡而後降。正也。然既已事主不終納款。以免戰爭攻守之禍。豈更有无妄之福。可容其覬望乎。鮑永以立功而受封。雖可受之。而無疚。要亦聽新主之自爲予奪耳。馮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貧如富。在賤如貴。悠游卒歲。俟命而無求。豈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忿於妻子。抒怨懟於文辭。然則昔之阻孤城。抗大敵而不降者。正留一不挑之節。爲夫死更嫁之地。衍之生平。敗於此矣。光武終廢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微耿況與寵之力不及此。天下粗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朱浮。位於其上。寵惡能不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殪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突騎。助光武討王郎。寵無固志。特爲吳漢王梁所脅誘。而耿況寇恂從史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罪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既有功於己。而拯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

能忍於反側子而不能忍於寵也。何邪？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耿況之始歸光武，亦寇恂決之也。乃既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弇親將而來，稱帝之議，無所避而密陳之。故寇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揜。況父子之輸忠，寵弗然也。從漢與梁之策，卽遣漢與梁任之資，以兵衆而成漢與梁之豐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馳驅於中原，而已晏坐於漁陽。何其不自樹立，倒柄以授人邪？寵之愚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興，則漢與梁爲己効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任其咎。而已猶擁郡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擁重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策士徘徊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竇融雖後至而無猜，審可以託迹，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留餘地以自處，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交撻，未有能免者也。易曰：需于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况悍妻羣小之交煽乎？亂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而可以无咎；需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謂也。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略其心紀其績，以不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建武二年，已定都於雒陽，而天下之亂方興，帝所得資以有爲者，獨河北耳。而彭寵抑叛於幽州，五校尙橫於內黃，關以西鄧禹雖入長安，亦眉環繞其外，禹弗能制焉。鄗苑堵鄉新野宏農，近在咽喉之間，寇叛接跡，而相爲牽制，不異更始之在長安時也。劉永、張步、董憲、蘇茂、橫互東方，爲陳汝眉睫之患。隗囂、公孫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論焉。其視高帝出關以後，僅一項羽、夷滅之而天下卽定，難易之差，豈不遠哉？或曰：項羽勁敵也，赤眉、五校、劉永、張步、董憲、蘇茂、董訢、蘇況、隗囂，皆非羽倫，則光武易。夫寇豈有常哉？項羽之彊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彊也？曹操、盧袁、紹之難平，而卒與

爭衡者。周瑜之一隅。苻堅蕩慕容姚氏之積寇。而一敗不支於謝元之一旅。時之所興。勢之所湊。人爲之效。其羽翼。天爲之長。其聰明。燎原之火。一燭未滅。而猝已焚林。詎可量邪。且合力而與爭者。一塗。精專志定。無旁撓焉。而惡得不易。分勢而四應者。雜起。左伏右起。無寧日焉。而惡得不難。使以高帝滎陽之相持。而遇光武叢生之敵。乘間擣虛。而掣其後。羽不待約。而人爲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則甚矣光武之難。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乃微窺其所以制勝而蕩平之者。豈有他哉。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猝。以寬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謂也。反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陽陰之忌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其庶幾乎。高帝之與羣天下而起亡秦。競智競力。名義無所忤。人心無所惑也。光武則乘思漢之民心。以興而元也。盆子也。孺子嬰也。永也。嘉也。俱爲漢室之胄。未見其分之有所定也。苟有分義。以相搖。則智力不足以相屈。故更始之亡。而故將猶挾以逞志。然則光武所以屈羣策羣力。而獨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鬪。而光武以道勝焉。卽位未久。修郊廟。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賞。舉伏湛。徵卓茂。勉寇恂。以綏河內。命馮異。使撫關中。一以從容鎮靜。結已服之人心。而不迫於爭戰。然而桀驚彊梁之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則使高帝當之。未必其能者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規模宏遠矣。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興。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誓誥爲虛文。而惟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曹操何所憚。而不爲天子。石虎朱溫。亦何能寒海內之心。而不永戴之哉。三代而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獨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無小疵。而大已醇矣。

赤眉之棄長安。西走安定。非鄧禹之力能驅之也。食盡而旁掠。固不以安定爲終焉之計。而必返乎長安。鄧禹不乘其有可潰之勢。躡其後以蹙之。而入長安。晏坐以待其歸。河決癰潰。容可禦乎。於是退之雲陽。士氣已餒。而還攻之於堅城之下。其敗宜矣。故善用兵者。知時而已。赤眉食盡。引兵東歸。時異乎昔。則唯扼之於險。而可制其死命。禹乃違光武之令。就關內而與爭。何昔之怯而今之忿也。然光武終能遏之於宜陽。而盡降之。曾不恤歸師勿撓之戒。塞決河而斂潰癰。則又何也。嚴陳以待。求戰不得。求走不能。弗犯其鋒。稍遲之而氣卽餒矣。帝以持重而挫其方決之勢。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潰之初。相時之變。定幾於頃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勝。岳鵬舉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不忘而時自應於其會。此未可以一成之論論之也。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爲來者師也。爲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也。則惡用史爲。光武之始徇河北。銅馬諸賊。幾數百萬。及破之也。潰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數十萬人。斯時也。光武之衆未集。猶資之以爲用也。已而劉茂集衆十餘萬。而降之於京密。朱鮪之衆且三十萬。而降之於雒陽。吳漢王梁擊檀鄉於漳水。降其衆十餘萬於鄴東。五校之衆五萬人。降之於薳陽。餘賊之擁立孫登者五萬人。降之於河北。赤眉先後降者無算。其東歸之餘。尙十餘萬人。降之於宜陽。吳漢降青犢。馮異降延岑。張邯之衆。蓋延降劉永之餘。王常降青犢四萬餘人。耿弇降張步之卒十餘萬。蓋先後所受降者。指窮於數。戰勝矣。威立矣。乃幾千萬不逞之徒。聽我羈絡。又將何以處之邪。高帝之興也。恒患寡而亟奪人之軍。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難於高帝也。夫民易動而難

靜而亂世之民爲甚當其捨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驕桀者也迨乎相習於戎馬之閒掠食而飽掠婦則妻馳驟喧呶行歌坐傲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盡編之於伍而耕夫之粟不給於養也織婦之布不給於衣也縣官宵夜以持籌不給於饋餼也盡勒之歸農而田疇已蕪矣四肢已惰矣恣睢狂蕩不能受屈於父兄鄉黨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傾耳以聽四方之動而隨風以起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則班固荀悅徒爲藻輓之文而無意於天下之略也後起者其何徵焉無已而求之遺文以髣髴其大端則徵伏湛擢卓茂獎重厚之吏以調御其囂張之氣使惰歸而自得其安全民無懷怨怒以擯之不齒吏不吝教導以納之矩矱日漸月靡而消其形迹數百萬人之浮情害氣以一念斂之而有餘矣蓋其贖文匿武之意早昭著於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於不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早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亦惡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後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稱兵數盈千萬者也通其意思其變函之以量貞之以理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光武報隗囂書稱字以與頡頏用敵國禮失御囂之道矣是以失囂者異於狂狡之徒猶知名義者也始起西州敵血告於漢祖之神靈知漢未絕於天願爲中興之元功耳更始疑欲殺之亦奔歸秦隴而恥與張卬謝祿同逆達其情獎之以義正名之爲君臣而成其初志囂將以爲得知己而願委身焉名義者囂所素奉之名也待以敵國而置之名義之外以相籠絡囂且謂更始之始尊我而終忌我今猶是也奚

以委身而相信哉。文帝之下尉佗也。佗本無戴漢之心。下之而驕氣以平。非可與鬻比者也。懷疑未決。而又重授以疑。雖慷慨論列如馬援。無能獨其猜忮矣。

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故三代之王者。不與諸侯爭臣民。立國數百年。其亡也。猶修天子之事。守而不殄其宗社。漢承秦而罷侯置守。守非世守。而臣民亦迭易矣。然郡吏之於守。引君臣之義。效其忠貞。死則服之。免官而代爲之恥。曲全其名。重恤其孤幼。乃至變起兵戎。而以死衛之。如楚郡劉平。遇龐萌之亂。伏太守孫萌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傾血以飲萌。如此類者。盡東漢之世。不一而足。蓋吏之於守。其相親而不貳也。天子不以沽恩附勢爲疑。廷臣不以固結朋黨爲非。是以上下親而迭相維繫。以統於天子。故盜賊興而不能如黃巢方臘之僭。夷狄競而不能成永嘉靖康之禍。三代封建之遺意。施於郡縣者。未數也。延及後世。黨議興而惟恐人之不離。告訐起而惟恐部民之不犯其上。將以解散臣民。而使專尊天子。而不知一離而不可復合。惡能以一人爲羈絡於清宮。而徧靡九州之風馬牛哉。導民以義。而民猶趨利。以忘恩。導民以親。而民猶背公。以瓦解。如之何更獎以刻薄。犯順之爲也。三代以下。唯漢絕而復興。後世弗及焉。有以夫。

言一發而不可收。習相沿而不能革。無聖人出。則須其自己而後已。班彪之說隗囂。竇融之決志以從光武。皆以符命爲徵。彪與融處亂世。而身名以全。皆所謂豪傑之士也。然而所據者在此。況其他之瑣瑣者乎。仲尼沒。七十子之徒。流風日遠。舍理言天。而窺天以數。賢者不能自拔。而疑信參焉。劉楊造瘻。楊之識以感衆。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迷。皆緣之以亂釀而亡其身。光武之明。且恐非此。而無以動天下。刻畫五



行。割裂六藝者二百餘年。迨魏晉而始衰。害固如是之烈也。孔子贊周易以前。民用道而已矣。陽陰柔剛。仁義之外。無道也。至於漢。乃有道外之數。以亂道。更千年而濂。維闡其微。以距邪說。邵康節猶以其授於陳搏。穆修者。冒三聖之顯道。以測皇王之升降。非君子之所知也。其殆京房夏賀良之餘燼。乘風而一煽者乎。

疑信相參之際。人有隱情。而我亦與之隱。則疑終不釋。豁然發其所疑。而示之以信。豈有不測之明威哉。無不可共見之心。而已。竇融在河西。懷疑不決。好事者且以尉佗之說進。此融所秘而不敢以告者也。光武賜書。開兩端以槌發之。而河西震服。凡光武之詘羣雄者。胥此道也。蓋有所隱而不敢宣者。畏人之知。抑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也。更相與隱之。則彼且畏我之含殺機。以暗相制。不則謂其疑己而無如己矣。曉然曰。予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而終不以爲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則相諒以明恩。而無姑相隱忍之情。以示懦。此非權術之爲也。特在己而不幸人之弗相害。洞然知離合得失之數。仰聽之天。俯任之人。術也。而道在其中。此光武之奇而不詭於正者與。

起於學士大夫。習經術。終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武帝也。故其設施與英雄之起於草澤者有異。而光武遠矣。昭烈習於儒。而淫於申韓。歷事變而權術蕩其心。武侯年少而急於勳業。是以刑名亂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學。名義無以自容。不獲已而聞浮屠之法。有心亡罪滅之旨。可以自覆。故託以自飾其惡。愚矣。然而士大夫釋服入見者。而無毀容。則終身不錄。終不忍使大倫絕滅於天下。人道猶藉以僅存。固愈於蕭道成之惟利是尙也。光武則可謂忽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戰爭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寬以

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見龍之德。在飛不舍。三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故曰光武遠矣。嗚呼。古無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草澤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興。亡者爲後戒。而興者且爲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

王元說。隗囂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其亡也宜矣。天下方亂。士思立功名。而民思息肩於鋒刃。能爲之主者。衆所待也。人方待我。而我待人乎。待者害之府也。無已。則儒生懷道術。以需時而行者。待求治之主。不則武夫以方剛之膂力。欲有所效者。待有爲之君。是兩者可待也。若夫欲創非常之業。目不營乎四海。心不周乎萬民。力不足以屈羣策羣力。而御之。謀不能先天下而建廓清之首功。乃端坐苟安。待人之起。而投其隙。所待者而賢於我。則我且俛首而受制。所待者與己齊力。而或不己。若則幸雖制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鷓蚌漁人之術。其猶鼠之俟夜乎。而何以爲天下雄也。擁重兵。據險地。謀臣武士。亦足以用。但立一待人之心。而卽已自處於坐困之塗。延頸企之。仰窺天。俯視地。四顧海內。而幸其蠶起。亂人而已。亂人者。未有不亡者也。嚴光之不事光武。以視沮溺丈人。而尤隘矣。沮溺丈人。知道不行。弗獲已。而廢君臣之義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亂。繼漢正統。修禮樂。式古典。其或未醇。亦待賢者。以道贊襄之。而光何視爲滔滔之天下。而亟違之。倘以曾與帝同學。而不屑爲之臣邪。禹皋陶。何爲胥北面事堯。而安於臣舜邪。若周黨者。則愈僻矣。召而至。三徵而就。車偃蹇。伏而不拜。忿驚之氣。施被君臣禮法之下。范升劾其不敬。罪奚辭焉。黨聞春秋報讐之說。非君非父之慘。稱兵以與人相仇殺。黨其北宮黝之徒。與黝固無嚴諸侯。黨亦無嚴天子也。賜帛而罷之。恥孰甚焉。帝覆載以容之。而黨藐乎小矣。王良應召而受祿。雖無殊猷。而恭儉。

以居大位。於君子之道。尚不遠矣。故君子者。以仕爲道者也。非□□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范希文曰。蠱之上九。子陵有焉。非其時而憑高以爲尙。則比之无首而已矣。惡足法哉。

來歙使隗囂。憤然爲危激之辭。質責囂。欲刺之。而囂不能加害。史稱歙有信義。言行不違。往來游說。皆可覆按。故西州士大夫敬愛而免之。信義之於人大矣哉。士處紛爭之世。往來傳命而失信義者有二。而亂人不與焉。習於說術者。以爲薦樸誠於雄猜狙詐之前。則且視爲迂拙而見詘。以巧馭巧。以辯馭辯。機發於不測。而易以動人。而不知有盡之慧。敵多方之詐。固不勝而適逢其怒也。又或胸無主而眩於物者。兩雄相猜。其中未易測也。而所爭所欲。和與戰合與離。兩端而已。欲翕固張。薄爲望而厚爲責。有溢美溢惡之辭焉。乃無定情而驚其誇說。因而信之。遂與傳之。而固不可覆按也。則未有欺而欺者多矣。欺已露而追悔無及也。是兩者失信失義。而抑取憎於人者多矣。故莊周非知道者。而其言游說則盡矣。勿傳其溢詞。而信義可以不失。歙其明於此而持之固乎。履虎尾而不咥。素以往而已矣。

建官之法。與選舉用異。而體合難言之矣。省官將以息民。而士之待用者。滯於進。而無以勸人於善。不省則一行之士。可自試以交獎於才能。然而役多民勞。苦於不給。且也議論滋多。文法滋繁。責分而權不一。任事者難。而事多牽制。以疑沮吏省而法簡。則墨吏暴人。擁權自恣。無以相察。而胥史豪彊。易避就。以讐其姦。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際。難言之也。天下有定理。而無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進賢遠姦而已矣。無定法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間。因乎時而不可執也。亂之初息。不患士之不動於功名也。而患其競。一夫有技擊之能。一士有口舌刀筆之長。嘗以試之。紛糾之際。而幸讐效者接踵焉。而又

多與以進取之塗。蕩其心志。則捐父母。棄墳墓。舍田疇。以冒進者不息。惟官省而難容。乃退安於靜處。而爵祿貴。廉恥興焉。且也民當墊隘之餘。偷安以自免之情勝。其有犯不軌者。類皆暴橫恣睢。惡顯而易見。不則疲敝亡賴。而不知避就者。未容有深姦奇巧。詭於法而難於覺察者焉。則網疏吏寡。而治之也。有餘。抑百務草創。而姑與天下以休息。雖有不舉。且可俟之生遂之餘。則郡縣闊遠。而事爲不詳。正以綏不甯。而使之大定。此則省官之法善矣。若夫天下已定。人席於安矣。政教弛而待張矣。於斯時也。士無詭出歧塗。以倖功名之路。溫飽安居。而遂忘於進。則衣冠之胄。俊秀之子。亦且墮志於庠序。而自限於農圃。非多爲之員。廣爲之科。以引掖之於君子之塗。則樸率之風。流爲鄙倍。而詩書禮樂。不足以興方起之才。且彊暴不足以逞。而匿爲巧詐。豪民日以磐固。而玩法自便。則百里一亭。千里一邑。長吏疏掾。督缺而耳目易窮。乃官習於簡略。而事日以積。教化之詳。衣衲之備。官不給而無以齊民。事不夙而無以待變。是則并官以慎選。而不能盡天下之才。省吏以息民。而無以理萬民之治。吝爵吝權之害。豈淺於濫冗哉。故曰理有定而法無定。因乎其時而已。光武建武六年。河北初定。江淮初平。關中初靖。承王莽割裂郡縣。改置百官。苛細之後。抑當四海紛紜。蛇龍競起之餘。徼幸功名之情。中於人心而未易滌。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斯其時乎。斯其時乎。要之非不易之法也。

竇融之責隗囂曰。兵起以來。城郭皆爲邱墟。生民轉於溝壑。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孤幼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哉。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彊弱論。我居彊而孰甘其弱。激之已耳。以天命論。天視聽自民視聽。置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符瑞。妄人不難僞作。以惑衆而亂益溢。融之爲言也。

如此。翼雖不能聽而已。愴於心。心愴而氣奪矣。秦隴之民間之。固將怨翼而不樂爲之死。漢之荷戈以趨。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已也。其利溥矣。然而融之爲此言也。則非以是爲制。翼之柄。而離秦隴之心。使去翼也。何以知其然也。使融而操此以爲術。則言之不能如是之深切。而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竇氏之裔。與漢終始。一念之永。百年之澤矣。

治之敵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豈天子一人能持之。以徧察臣工乎。勢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於是舍大臣而任小臣。舍舊臣而任新進。舍敦厚寬恕之士。而任徼幸樂禍之小人。其言非無徵也。其於法不患不相傳致也。於是而國事大亂。江馮請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爭之。光武聽元。而黜馮之邪說。可謂知治矣。臣下之相容。弊所自生也。臣下之相訐。害所自極也。如馮之言。陪隸告其君長。子弟訟其父兄。洵然三綱淪。五典斁。其不亡也。幾何哉。大臣者。日坐論於天子之側者也。用人行政之得失。天子日與酬辨。而奚患不知。然而疑之也有故。則天子不親政。而疏遠大臣。使不得日進乎前。於是大臣不能復待天子之命。而自行其意。天子既疏遠。而有不及知。猶畏鬼魅者之畏暗也。且無以保大臣之必不爲姦。而督察遂不容已。媚疾苛覈之小人。乃以撓國政。而離上下之心。其所訐者。未嘗不中也。勢遂下移。而不可止。藉令天子修坐論之禮。勤內朝外朝之間。互相諮訪。以析大政之疑。大臣日侍黼屨。無隙以下比。而固黨。則臺諫之設。上以糾君德之愆。下以達萬方之隱。初不委以毛鷲攻擊之爲。然而面欺擅命之慝。大臣固有所不敢逞。又焉用督察哉。況大臣者。非一旦而加諸上位也。天子親政。則其爲侍從者。日與之親。其任方面者。以其實試之功能。驗之於殿最。而延訪之。則擇之已夙。而豈待既登公輔之後乎。唯怠以廢政。驕

以傲人。則大臣之得失不審。於是恃糾虔之法。以爲不勞而治也。於是法密而心離。小人進而君子危。不可挽矣。

乘亂以起兵者。類不得其死。而隗囂獨保首領以終。囂之所爲。蓋非犯陰陽之忌。而深天下之怨者。不亦宜乎。藉其子純弗叛以逃。雖世其家可也。囂之所以不終事漢者。懲於更始之敗。而意以失之也。以身託人。而何容易哉。則固不容不慎。慎而過焉。遂成乎意。於是而毀家存漢之心。不能固守而成乎逆。然而兵不越隴。而毒未及於天下。鄭興馬援。申屠剛。去之而不留。來歙。刺之而不殺。隱然有名義在其心。而不忘其異於公孫述。張步。董卓。之流遠矣。惜哉。其不奉教於竇融耳。卑屈而臣於公孫述。則勢蹙而無聊之爲也。其怙終而不聽光武之招。則媿於馬寶。而恐笑其不夙也。意而成乎愚。而固不安於戕忍。詭隨之爲。乃以善其死。而免於顯戮。天維顯思。自求自取之謂也。

任爲將帥。而明於治道者。古今鮮矣。而光武獨多得之。來歙。刺傷口。占遺表。不及軍事。而亟薦段襄。曰。理國以得賢爲本。此豈武臣之所及哉。歙也。祭遵也。寇恂也。吳漢也。皆出可爲能吏。入可爲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終不任將帥。以宰輔。諸將亦各安於韎韐。而不欲與於鼎鉉。嗚呼。意深遠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爲盛焉。

苟爲欲治之君。樂其臣之敢言者有矣。而敢言之士。不數進。非徒上無能容之也。言出而君怒。怒旋踵而可息矣。左右大臣。得爲居閒而解之。藉其終怒不釋。乃以直臣而觸暴君。貶竄誅死。而義可以自安。且自伸也。惟上之怒有已時。而在旁之怨不息。乘間進毀。且翹小過。以敗人名節。則身與名俱喪。逮及子孫族。

黨交遊而皆受其禍。則雖有骨鯁之臣。亦遲回而恹於一言。故能容敢言者非難。而能安敢言者爲難也。光武以支庶之餘。起於南陽。與其人士周旋。辛苦百戰。以定天下。其專用南陽人而失天下之賢。儻雖私抑而不忘故舊之道也。且南陽將吏。功成爵定。亦未聞驕倨侈汰。以亂大法。夫豈必斥遠而防制之。乃郭伋以疏遠之臣。外任州郡。慷慨而談。無所避忌。曰。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故舊。孤立不懼。赫奔之閥閱。以昌言於廷。然而帝不怒也。且自鄧禹以降。助貴盈廷。未有忿疾之者。伋固固早知其不足畏而言之無尤。誠若是。士惡有不言。言惡有不敢哉。諸將之賢也。帝有以鎮撫之也。獎遠臣以忠鯁。而化近臣於公坦。帝之恩威。於是而不可及矣。宋祖懷不平於趙普。而雷德驤猶以鼎鑪見責。曲折以全直臣。而天子不能行其意。伋言之也。適然。帝聽之也。適然。南陽助舊。聞之也。適然。嗚呼。是可望之三代以下哉。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孫述耳。三方競進。蹙之於成都。述糧日匱。氣日衰。人心日離。王元且負述而歸我。此其勿庸勞師亟戰。而可坐收也。較然矣。觸其致死之心。微幸而猶圖一逞。未易當也。吳漢逼成都而取敗。必然之勢矣。光武料之於千里之外。而不爽。非有不測之智也。知其大者而已。故善審勢者。取彼與我而置之心目之外。然後籠舉而規恢之。則細微之變必察。耳目驚於可見之形。而內生其心。則智役於事中。而變生於意外。詩云。不出于頰。出于頰者。其明哲無以加焉。昆陽之拒尋邑。邯鄲之蹙王郎。光武固嘗以亟戰得之矣。彼一時也。吳漢效之而惡得不敗。

公孫述之廷不可仕也。雖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與周旋。以待時。不亦可乎。李業王皓王嘉。遽以死殉之。過矣。述之初據蜀也。猶未稱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據之雄心。慮相污陷。夫豈無自全之術哉。乃

因循於田里家室之中。事至而無餘對。居危亂之邦。無道以遠害。畏溺而先自投於淵。介于石而見幾者。若此乎。譙元薦賄以免。則尤可醜矣。處亂世而多財。辱人賤行以祈生。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與。哀平之季。廉恥道喪。一變而激爲弔詭。蜀人尤甚焉。匹夫匹婦之諒。惡足與龔勝絜其孤芳哉。

晉平公喜其臣之競。而師曠譏其不君。爲人君者。欲其臣之競。無以異於爲人父者。利其子之爭也。光武之詔任延曰。善事上官。勿失名譽。其言若失君人之道。而意自深。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然則尊卑陵夷。相矯相訐。以與訟獄而

沮成事。抑豈天子之福乎。夫欲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但擇其人而任之。夫既使居上位矣。天子無能納諸道而制其進退。乃恃下吏之駭戾。以翹其過而爲異同。於是乎相勸以傲。而事之廢興。民之利病。法之輕重。人得操之以行其意。其究也。下吏抗上官。而庶民抗下吏。怨讟生。飛語興。毀譽無恆。訟獄蠶起。天子亦何恃以齊天下。使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乎。陰陽之氣不和。則災沴生。臣民之心不和。則兵戎起。其驩不和於禹舜。管蔡不和於周召。如是而可以爲忠臣乎。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爲延之說所搖。與抑姑以取其一節之亢直。而善成其和衷。與以爲治理之定論。則非矣。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則道無所麗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者。君子所效法。而師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子所登進而資焉者也。王莽之亂。法物凋喪。公孫述賓賓然亟修之。其平也。益州傳送其誓師樂器。葆車輿輦。漢廷始復西京之盛。於此言之。述未可盡貶也。述之起也。非亂賊。其於漢也。抑非若隗囂之已北面而又叛也。於一隅之地。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李業費貽王皓王嘉。何爲視若戎狄亂賊。而拒



以死邪。自述而言。無定天下之略。無安天下之功。飾其器。潤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則誠愚矣。自天下而言。羣競於智名勇功。幾與負爪戴角者同其競。則述存什一於千百。卑後王有所考而資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謂無功焉。馬援。倜儻之士也。斥述爲井蛙。後世因援之鄙述。而幾令與孟知祥王建齒。不亦誣乎。漢道中圯。而述儲文物以待光武。五代塗炭。而李氏儲文藝以待宋太宗。功俱未可沒也。宋失汴梁。而鐘律遂亡。乃者南都陷。而渾儀遂毀。使當世而有公孫述也。可勿執李費二王之磴。磴以拒之也。高帝初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無待察其情。而壹之以上刑。蓋天下方亂。民狎於鋒刃。挾讎爭利。以相殺者。不可卒弭。壹之以死。而無容覆。約法寬而獨於此必嚴焉。以止殺也。王嘉當元哀之世。輕殊死刑。百一十五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滅死一等。建武中。梁統惡其輕。請如舊章。甚矣刑之難言也。殺人一也。而所繇殺之者異。有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乘便利而殺之者。有兩相爲敵。一彼一此。非我殺彼。則彼殺我。偶勝而殺之者。有一朝之忿。雖無殺心。拳勇有餘。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殺者。斯三者。原情定罪。豈可槩之而無殊乎。然而爲之法曰。察其所自殺而輕重之。則猾民伏其巧辯。訟魁曲爲證佐。隸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亂甚矣。法之難言也。夫法一而已矣。一故不可干也。以齊天下而使欽畏者也。故殺人者死。斷乎不可詞費而啓姦也。乃若所以欽恤民情。而使死無餘憾者。則存乎用法之人耳。清問下民者。莫要乎擇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書曰。刑故無小。赦過無大。故與過之分。豈徒幕外彎弓。不知幕中有人。而死於射之謂乎。橫逆相加。操殺己之心。以來。而幸勝以免於推刃。究其所以激成而迫於勢者。亦過之類也。猝然之忿怒。彊弱殊於形體。要害不知規避。不幸而成乎殺者。亦過之類也。一王懸法於上。而不開以滅死之

科刑官消息於心。而盡其情理之別。則果於殺人者。從刑故之條。而不幸殺人者。慎赦過之典。法不瓢而刑以祥存乎其人。而非可豫爲制也。夫法旣一矣。而任用刑者之矜恕。則法其不行矣乎。而抑有道焉。凡斷刑於死者。必決於天子之廷。於是而有失出入之罰。以儆有司之廢法。旣任吏之寬恤。而又嚴失出以議其後。則自非仁人輕位祿而全惻隱者。不能無惕於中。而輕貸人以破法。夫有司者。豈無故而縱有罪。以自麗於罰乎。非其請託。則其薦賄。廷議持衡。而二患懲。則法外之仁。可以聽賢有司之求瘼。而何忍一人死。復繼之以一人乎。若曰殺人而不可不死也。人將相戕而不可不亡也。雖減死而五木加之。狂狴拘之。流放徒隸以終其身。自非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之凶人。亦孰樂有此而昧於一逞也乎。

治盜之法。莫善於緩。急者未有不終之以緩者也。且盜之方發。而畏捕也。彊則相拒。弱則驚竄。伏匿而莫測其所在。緩之而拒之氣餒矣。不能久匿。而復往來於其邑里。族黨矣。一夫之力。擒之而有餘矣。吏不畏其難獲。而被罪也。人孰無惡盜之情。而奚縱之。惟求之已急也。迫之以拒。駭之以匿。吏畏不獲。而被罪。而不敢發覺。夫然後展轉浸淫。而大盜以起。民以之死。而國因以亡。光武之法。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牧守令長。畏懼選怯。不敢捕者。皆不以爲罪。祇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匿蔽者乃罪之。此不易之良法。而愚者弗能行久矣。

張純朱浮議宗廟之制。謂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請除春陵節侯以下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光武抑情從議。以昭穆禰元帝。而祠其親於章陵。異於後世之苟私其親者。而要未合於禮之中也。爲人子者。必有所受命。而後出爲人後。內則受命於父。以往外則受命於所後之父母而來。若哀帝之於成帝。是

已。故尊定陶爲皇而自絕於成帝非也。若內無所稟。外無所承。惟己之意與人之扳己而繼人之統。此惟天子之族子。以宗社爲重。可以不辭。而要不得與受命出後者均何也。父子之恩義。非可以己之利與臣民之推戴。而薄其所生。誣所後者。以無命爲有命也。況乎光武之興。自以武功討篡逆而復宗祫。其生也。與元帝之崩不相逮。而可厚誣乎哉。成哀平不成乎君者也。廢焉可也。元帝於昭穆爲諸父。而未有失德。勿毀而列於世得矣。以爲己所後而禰之不可也。光武之功德。足以顯親。南頓令而上。雖非積累之澤。而原本身之所自來。則視組紺以上而尤親。尊者自尊也。親者自親也。人子不敢以非所得而加諸親。故組紺之祀。得用天子之禮樂。而特不追王。則南頓以上。四世之廟不可除。而但無容加以皇稱而已。後世之禮。勢殊道異。難執先代之相似者以爲法。而貴通其意。光武之事。三代所未有也。七廟之制。不必刻畫以求肖成。周節侯以下。與元帝以上。並祀而溢於七廟之數。亦奚不可。所難者惟禘祭耳。然使各以其昭穆君先臣後。從太祖而合食。禮原義起。豈與哀帝之厚定陶。歐陽修之崇濮王。張孚敬之帝興獻。同其紊大分而傷彝倫乎。若純與浮之言。大宗則尤謬矣。大宗者。非天子之謂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者百世不遷。而天子之位。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乃至本支絕而旁親立。國中斬而支庶興。初非世次相承。而不可越。故天子始興而母弟爲大宗。尊者嗣位。親者嗣宗。宗者一姓之獨尊。位者天下之同尊也。天子之非大宗明矣。大宗無後。就大宗之支子。以次而嗣。遞相衍以百世。而昭穆不亂。故以宗爲重。而絕其私親。天子不與於宗子之中者也。嗣位也。非嗣宗也。不拘於昭穆之次。孫可以嗣祖。叔父可以嗣從子者也。使漢而立大宗焉。抑惟高帝之支子。相承不絕。天下雖亡而宗不圯。非王莽所得篡。而光武亦弗能嗣焉。純與

浮不考於周禮。合宗與位而一之。於周且悖。而況漢乎。疏漏寡聞。任氣以矯時王之制。其與歐陽修張孚敬之說異失同而歸矣。

王氏之禍烈矣。光武承之。百戰而劉宗始延。懲往以貽後。顧命太子而垂家法。夫豈無社稷之臣。而惟陰識陰與之是求。識雖賢。何知其不爲莽之恭。識雖不僞。能保後之外戚。皆如識乎。飲堇而幸生。復飲以治葛。卒使竇梁鄧何相踵以亡。漢光武之明。而昏於往鑒。如是者何也。帝之易太子也。意所偏私。而不能自克。盈廷不敢爭。而從臾之者自邳惲之佞外無人焉。若張湛者。且潔身引退。以寓其不滿之意矣。東海雖賢。郭況雖富而自逸。光武不能以自信。周旋東海而優郭氏。皆曲意以求安。非果有鴈鳩之仁也。於是日慮明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爲之援。故他日疾作。而使陰興受顧命。領侍中。且欲以爲大司馬。而舉國授之。嗚呼。人苟於天倫之際。有私愛而任私恩。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鮮不違道。而開敗國亡家之隙。可不慎哉。卒之帝崩。而山陽王荆。果假郭況以稱亂。則帝之託陰氏以固太子之黨。亦非過慮也。雖然。慮亦過。不慮亦過。慮以免一時之患。而貽數世之危。固不如其弗慮也。

漢之通西域也。曰斷匈奴右臂。君諱其貪利喜功之心。臣匿其徼功幸賞之實。而爲之辭爾。夫西域豈足以爲匈奴右臂哉。班固曰。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與之進退。此當時實徵理勢之言也。抑考張騫傳。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十人。屯田之卒。不過數百人。而殺其王。破其國。翱翔寢處其地。而莫之敢讐。若是者。曾可以爲漢而制匈奴乎。可以黨匈奴而病漢乎。且匈奴之犯漢也。自遼左以至朔方。橫互數千里。皆可闌入。抑何事南繞玉門。

萬里而窺河西。則武帝張騫之誣也較著。光武閉關而絕之曰。東西南北自在也。灼見其不足爲有無而決之矣。夷狄而爲中國害。其防之也。勞可不恤而慮不可不周。如無能害而徼其利。則雖無勞焉而禍且伏。雖無患焉而勞已不堪。明者審此而已矣。宋一亡於金。再亡於元。皆此物也。用夷攻夷。適足以爲黠夷笑。王□□之愚。其流毒慘矣哉。

光武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寡恩焉。抑援自取之乎。宣力以造人之國家。而卒逢罪譴者。或忌其彊。或惡其不孫。而援非也。爲光武所厭而已矣。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際有見焉。其言曰。功名遂。身退。蓋亦察於陰陽屈伸之數。以善進退之言也。平隴下蜀。北禦匈奴。南定交趾。援未可以已乎。武谿之亂。帝愍其老而不聽其請往。援固請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體膚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奚必馬革裹尸。而後爲愉快哉。光武於是而知其不自貴也。不自貴者。明主之所厭也。夫亦曰。苟非貪俘獲之利。何爲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明珠之謗。有自來矣。老而無厭。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誠足厭也。故身死名辱。家世幾爲不保。違四時。衰王之數。拂寒暑。進退之經。好戰樂殺。而忘其正命。是謂逆天之道。老氏之言。豈欺我哉。易之爲教。立本矣。抑必趣時。趣之爲義精矣。有進而趣時。未往而先倦。非趣也。有退而趣時。已過而猶勞。非趣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之謂與。事難而易處之。則敗。事易而難圖之。亦敗。易其難者。敗。而知其難。將改圖。而可有功。難其易者。非急悔而姑置焉。易者。將成乎難。而禍不息矣。武陵蠻之叛也。劉尚之全軍債焉。馬成繼往而無功焉。馬援持之於壺頭。而兵之死者大半。援亦殞焉。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戰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殲潰之勢。而宗均以邑。

長拆簡而收之。羣蠻帖服。振旅以還。何其易也。豈待今日而始易哉。當劉尙馬援之日。早已無難懼伏。而貪功嗜殺者不知耳。使非均也。以疲勞之衆。與蠻固爭。蠻冒死以再殺我軍。雖飢困而勢已十倍矣。嗚呼。一隅之亂。坐困而收之。不勞而徐定。庸臣張皇其勢。以搖朝廷之耳目。冒焉與不逞之虜爭命。一潰再潰。助其饑以燎原。而遂成乎大亂。社稷邱墟。生民塗炭。厲階之人。死不償責矣。

漢詔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極之毀。自此始矣。非但其挾戎心以乘我也。狎與之居。而漸與之安。風俗以蠱。婚姻以亂。服食以淫。五帝三王之天下。流洗解散。而元后父母之大寶。移於。類習焉而不見其可恥也。間有所利而不見其可畏也。技擊詐謀。有時不逮。响沫狎嫖。或以示恩。而且見其足以臨我。愚民玩之。黠民資之。乃至一時之賢豪。季順而趨新焉。迺及於千歲以後。而忘其爲誰氏之族矣。臧宮馬武請北伐。光武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奈之何。延之於蕭牆之內也。

明帝英敏有餘。而蘊藉不足。光武選師儒而養以六經之教。得其理矣。然而張佚桓榮。未足以稱此。豈當時無閒起之豪傑。守先王之道。以待學者。可以爲王者師乎。抑有其人。而光武未之能庸也。奚以知佚榮之不稱也。帝欲使陰識傳太子。張佚正色而爭之。是矣。帝遂移太傅之命。以授佚。自非聖人以天自處。而無疑。與夫身爲懿親。休戚與俱。而無容辭。未有可受命者也。佚乃自博士超擢。居之而不讓。惡可以爲帝王師。桓榮受少傅之車馬印綬。陳之以詫諸生。施施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抱君子謀道之憂者。聞斯言也。有不汗面者乎。而足以爲帝王師乎。嗚呼。師道之難也。於蒙之象見之。人心之險。莫險於利祿之得失。惟以艮止之德。遏欲以靜正。不獲其身。不是其人。而後夏楚收威。行於胄子。身教立。誠心

喻德威著。塞蒙心之貪戾。而相沐以仁讓。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身之不正。何以養人哉。榮與佚區區抱一經以自潤。欲以動太子之敬信。俾忘勢讓善而宜人。詎可得乎。賴明帝之不爲成帝也。非然。榮與佚之情。亦奚以愈於張禹邪。故曰能自得師者王。光武之豫教太子之尊師。而所得僅若此。王道之所以不與。

以祖妣配地。祇於北郊。漢之亂典也。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改配薄后。亂之亂者也。呂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勝任而無歉乎。開國之君。配天而無歉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貽子孫也。宇內大亂。庶民不康。三綱淪。五典斲。天莫能復其性。暴政奪人居食。兵戎絕其生齒。地莫能遂其養。王者首出。誅惡削僭。以兵治而期於無兵。以刑治而期於無刑。飢者食。寒者衣。散之四方者逸以居。於是而得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相親而相遜。代天以奠兆民。而相天地之不足。則臣子推崇之以配天。以是爲與天通理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於宗廟。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德非其德也。元后爲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呂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亂也。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爲弟。丹朱之不肖。堯不得不以爲子。天倫者受之於天。非人所得而予奪者也。夫婦之道。受命於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夫制焉。爲人子孫。而逆操其進退。己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書曰夫人。僖公致成風以抑哀姜。而春秋書曰用致。呂后之罪。聽後世之公論。非子孫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之伉儷。非子孫所得命也。告祠高廟。退呂進薄。幸先君之無知。唯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呂后哉。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崔鴻譏其以子廢母。致其子寶弑母而無忌。人君垂察。

法以貽子孫。順天理而人情自順。大義自正。如謂光武借此以儆宮闈。乃東漢之禍。卒成於后族。徒爲逆亂而又奚裨邪。故曰亂之亂者也。



此  
页  
空  
白

# 讀通鑑論卷四

## 明帝

明帝卽位之元年。率百官朝於先帝之陵。上食奏樂。郡國計吏。以次占其穀價。及民族苦。遂爲定制。迨後靈帝時。蔡邕從駕上陵。見其威儀。察其本意。歎明帝至孝。惻隱之不易奪。而古不墓祭之未盡也。邕於是乎知通矣。夫云古不墓祭。所謂古者。自周而言之。蓋殷禮也。孔子於防墓之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其云古者。亦殷禮也。孔子般人也。而用殷禮。示不忘故也。然而泫然流涕。則聖人之情亦見矣。殷道尙鬼。貴神而賤形。禮魂而藏魄。故求神以聲。坐尸以獻。是亦一道也。而其弊也。流於墨氏之薄葬。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過墓而生哀。豈非夫人不自己之情哉。且夫謂神旣離形。而形非神。墓可無求。亦曰魂氣無不之也。夫旣無不之矣。則亦何獨墓之。非其所之也。朝踐於堂。事尸於室。祝祭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孝子之求親也。無定在。則墓亦何非其所在。始死之設重也。瓦缶也。旣虞而作主也。桑栗也。土木之與人異類。而不親。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以爲神必依有形者。以麗而不舍也。豈繫形之所藏。曾瓦缶桑栗之不若哉。墓者。委形之藏也。孫者。委形之化也。以爲非其靈爽之故。則皆非故矣。以爲形之所委。則皆其體之遺矣。事尸之禮。以孫爲形之遺。而事之如生。乃於其形之藏。而棄之於朽壤乎。夫物各依於其類。不得其真。則以類求之。形之與神魂之與魄。相依不舍。以沒世。則神如有依。不違此也。審矣。孝者。生於人子之心者也。神

之來格者。思之所成也。過墓而有哀愴之情。孝生於心。而神卽於此成焉。且也是形也。爲人子者。寒而溫之。暑而清之。疾痛痾癢而抑搔之。事之生平。一旦而朽壤置之。曰有尊形者在焉。然其情愬。其道過高而亡實。莊也。墨也。皆嘗以此爲教。而賊人惻隱之良。雖爲殷道。自匪殷人。何爲效之哉。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益於禮之中。而不傷仁義。百世之後。王者有作。前聖不得而限之矣。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執古禮以求合。抑情以就之。易之屬也。情有所不忍。雖古所未有。而必伸戚之屬也。守章句以師古者。又何譏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左馮翊郭丹爲司徒郡守。入爲三公。循西漢之制也。而尤不待內遷。而速拔之以升。其後邢穆鮑昱。皆以太守踐三公之位。其重吏事也甚矣。是道也。以獎郡守。使勸進於治理。重其權而使安於其職。則得也。若以善三公之選。則有不貴於此者。何也。道者。事之綱也。天下者。郡之積也。郡卽事而治之。目與綱並舉。而可不有遺。卽道而統之。舉其綱而不得復察其目。此郡守三公詳簡之殊也。以郡守纖悉心必察之能。贊君道而攝大綱。則瑣細而虧其大者多矣。五方之政。剛柔之性。異於天。饒瘠之產。異於地。一郡之利病。施於百里以外。則利其病而病其利。郡守之得民也。去其郡之病。以與其利。而民心悅矣。遂以概之於天下。是強山國以舟澤國。以車徒爲病。而或足以斃也。然則郡守果賢。固未可坐論清宮。而平章四海。況乎名之所自成。實之所自損。黃霸之賢。且以鶻雀之欺。爲鼎足羞。況不能如霸者。而遽以宗社託之乎。是則旦郡守而夕三公。廟堂無廣大從容之化。其弊也。飾文崇法。以傷和平。正直之福。非細故也。明帝勤吏事。而不足與之治道。未可爲後世擇相法也。

宋均去檻穽而九江之虎患息。其故易知也。人與虎爭。而人固不勝矣。檻穽者。人所與虎爭之具也。有所恃而輕與虎遇。蹈危而不覺。虎與人兩斃之術也。均之令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謂其繁有而不可使無也。常存一多虎於心目。而無恃以不恐。則自遠其害。推此道也。以治民之姦可矣。故其論治。謂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姦。亦以雞豚視姦。而詘姦者。與天下息機。而天下之機息也。文法之吏。恃文法以與姦競。而固不勝。廉吏恃廉。以弗懼於姦。而姦巧以傷之。惟其有恃也。而遂謂姦之不足防也。挈大綱。略細法。訟魁猾胥。不得至於公廷矣。奚以病吾民哉。均之所挾持者宏遠矣。劉先主諸葛武侯。尙申韓而蜀終不競。包拯海瑞之惰疾。尤其不足論者已。

楚王英始事浮屠。而以反自殺。笮融課民盛飾。以事浮屠。而以刦掠死於鋒刃。梁武帝捨身事浮屠。而以挑禍樂殺亡其國。邪說暗移人心。召禍至烈如此哉。浮屠之教。以慈愍爲用。以寂靜爲體。以貪嗔癡爲大戒。而笮融梁武好動嗜殺。含怒不息。迷乎成敗。以召禍。若與其教相反。而禍發不爽。何也。夫人之心。不移於迹。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情量一移。反而激之。制於此者。大潰於彼。潰而不可復收矣。浮屠之說。窮大失居。謂可旋天轉地。而在其意量之中。則惟意所規。無不可以得志。習其術者。侈其心。而無名義之可守。且其爲教也。名爲慈而實忍也。髮膚可忍也。妻子可忍也。君父可忍也。情所不容已。而急絕之。則憤然一決。而無所恤矣。又其爲說也。禁人之欲。而無所擇。於是謂一飲一食。一衣一宿。但耽著而無非貪染也。至於窮極無厭。毒流天下。而其爲貪染。亦與寸絲粒米之貪。同其罪報。而無差別。則既不能不衣食。以爲物累。又何憚於窮極之貪饕。而不可爲乎。迫持之。則舉手揚目。而皆桎梏。寬假之。則成毀一同。而理事皆可。

無礙。心亡罪滅。而大惡冰釋。暴逆凶悖。無非夢幻泡影。一悟而悉歸於空。故學其學者。未有不駭戾以快於一逞者也。桎梏一脫。任翺翔於劍鋒虎吻。以自如。一真法界。放屠刀。出淫坊。而卽獲法身。操之極。而繼以縱。必然之勢也。英何憚而不反。融何恤而不掠。衍何忌而不納。叛怒鄰。以驅民於鋒刃哉。趙閱道。張子韶。陸子靜。之不終於惡。幸也。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則已禍人家國矣。

讓國之義。伯夷。秦伯。爲昭矣。子臧。季札。循是以爲節。而漢人多效之。丁鴻。逃爵。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允矣。而猶未盡也。漢之列侯。非商周之諸侯也。古之諸侯。有其國。君其民。制其治。蓋與天子迭爲進退者也。君道也。漢之列侯。食租衣稅。而無宗社人民之守。臣道也。君制義。臣從義。從天下之義。非已所得制也。古之諸侯。受之始祖。天子易位而國自如。漢之列侯。受之天子。天子失天下。則不得復有其封。國非已所得私也。何敢以天子之爵祿。唯己意而讓之也。且君子之讓國。非徒讓其祿也。叔齊之賢。王季文王之德。故伯夷。秦伯。以保國康民。興王制治之道。德勳名讓之。若祿則己所不屑。而可以非分之得。汚弟爲愛弟乎。鴻弟盛而賢也。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見也。如其不能。則亦溫飽以終身而已矣。祿食者。簞食豆羹之類也。讓者小。而受者媿。商周之義。惡可效之後世乎。讀古人書。欲學之。而不因時以立義。鮮不失矣。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受列侯之封。分祿以與弟。斯得矣。侯豈鴻所得讓者哉。史有溢詞。流俗羨焉。君子之所不取。紀明帝之世。百姓殷富。曰粟斛三十錢。使果然也。謀國者失其道。而民且有餒死之憂矣。一夫之耕。中歲之獲。得五十斛止矣。古之斛也終歲勤勞。而僅得千五百錢之利。口分租稅徭役出於此。婦子食於此。養老養疾。死葬婚嫁。給於此。鹽酪耕具。取於此。固不足以自活。民猶肯

竭力以耕乎。所謂米斛三十錢者。盡天下而皆然乎。抑偶一郡國之然而詫傳之也。使盡天下而皆然。尙當平糴收之。以實邊徼。以禦水旱。而不聽民之狼戾。然而必非天下之盡然也。則此極其賤而彼猶踴貴。當國者宜以次輸移而平之。詎使粟死金生。成兩價之苦乎。故善爲國者。粟常使不多餘於民。以啓其輕粟之心。而使農日賤。農日賤。則遊民商賈日驕。故曰粟貴傷末。粟賤傷農。傷末之與傷農。得失何擇焉。太賤之後。必有餓殍。明帝之世。不聞民有餒死之害。是以知史之爲溢詞也。雖然。亦必有郡國若此者矣。故曰謀國者失其道也。

廣陵王荆。楚王英。淮陽王延。以逆謀或誅或削。夫三王者。誠狂悖矣。乃觀北海王陸。遣中大夫入覲。大夫欲稱其賢。而嘆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爲相愛。則明帝之疑忌殘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溥興居之弄兵狂逞也。綏之無德。教之無道。愚昧無以自安。而姦人乘之以告訐。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非附會而增益之哉。楚獄興而虞延以死。延以舜之待象者望帝。意至深厚也。而不保其生。寒朗曰。公卿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則臣民之爲寒心者多矣。作圖讖。事淫祀。豈不必教。而可極無將之辟。以加之。則諸王之寢棘履冰。如陸所云者。善不敢爲。而天性之恩。幾於絕矣。西京之亡。非諸劉亡之也。漢之復興。諸劉興之也。乃獨於兄弟之間。致其猜毒。而不相舍。聞陸之言。亦可爲之流涕矣。身沒而外戚復張。有以也夫。

班超之於西域。戲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取其君。欲殺則殺。欲禽則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蓋此諸國者。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餘也。萬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

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撓亂其喙。息以詫奇功。超不復有人之心。而今古豔稱之。不益動妄人以爲妄乎。發穴而攻螻蛄。入沼而捕鯁鯨。曰。智之奇勇之神也。有識者笑之久矣。光武閉玉門。絕西域。班固贊其盛德。超固之弟也。嘗讀固之遺文。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述竇憲殷勤之意。而羨其遠略。則超與固。非意異而不相謀也。其立言如彼。其兄弟相獎。誣上徼幸。以取功名也如此。弄文墨趨危險者之無定情。亦至此乎。班氏之傾危。自叔皮而已。然流及婦人。而辯有餘。其才也不如其無才也。

### 章帝

陳湯幸郅支之捷。傅介子徼樓蘭之功。漢廷議者欲緹而勿錄可矣。介子湯無所受命。私行以徼幸。旣已遂其所圖。而又獎之。則妄徼生事之風長。而邊釁日開。若第五倫之欲棄耿恭也。則無謂矣。恭之屯車師也。竇憲奏遣之。明帝命之。金蒲城者。漢所授恭使守者也。車師叛。匈奴驕。圍之經年。誘以重利。脅以必死。而恭不降。車師之屯。其當與否。非事後所可歸咎於恭也。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死而不易其心。斯不亦忠臣之操乎。車師可勿屯。而恭必不可棄。明矣。倫獨非人。臣子與。而視忠於君者。如芒刺之欲去。體何也。鮑昱之議是已。然猶未及於先帝之命也。山陵無宿草。忿疾而委其銜。命之臣於原野。怨懟君父。以寄其惡。怒於孤臣。倫之心。路人知之矣。倫之操行。矯異。無孝友和順之天良。自其薄待從兄。以立名而已。然是詎足爲天子之大臣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者剛柔質文之謂也。剛柔質文皆道之用也。相資以相成。而相勝以相節。則極重而必改。相制而抑以相生。消息之用存乎其間。非卽有安危存亡之大。則俟之三年。而非濡滯。於是而孝子之心遂。國事亦不以相激。而又墮於偏。明帝之明察誠有過者。而天下初定。民不知法。則其嚴也。乃使後人可得而寬者也。章帝初立。鮑昱陳寵急矯先君之過。第五倫起而持之。視明帝若胡亥之慘。而已爲漢高。章帝聽而速改焉。將不得復爲人子矣。人君當嗣位之初。其聽言也。尤不容不慎也。臣下各懷其志。於先君之世。而或不得逞。先君沒。憤懣以求伸。遂若魚之脫於鉤。而唯其洋洋以自得。斯情也。名爲謀國。而實挾怨。對君父之心。幸其死以鳴豫者也。爲人子者。奈何其殉之。且君而尙寬弛。與則人臣未有不悅矣。君而尙嚴察。與則人臣未有不怨矣。故察吏治。精考覈。修刑典。皆臣下之所大不利者焉。幸先君之沒。屬望於新君。解散法紀。以遂其優遊。嘖有煩言。無所顧忌。立心若此。而殉之以干臣民之譽。過聽之病。成乎忘親。而可不慎哉。明帝之過於明察也。非法外而加虔。劉如胡亥之爲也。盡法而無欽恤之心耳。其法是其情。則過其情。過其法。固是也。卽令大獄之興。罹於囚隸者。有迫待矜釋者焉。章帝自得以意爲節。宣姑卽事而貸之。漸使向寬。以待他日。則先帝之失不章。嗣君之孝不損。非臣民之禁忌樂育。亦從容調燮。以適於中。無或驟釋其銜勒。以趨於痿痺。姦宄探朝廷之意旨。以罔戒於吞舟。今陳寵之言曰。蕩滌煩苛之法。帝之詔曰。進柔良。理冤獄。皆惟亟反明帝以表異。君若臣相勸於縱弛。一激一反。國事幾何而不亂哉。故剛柔文質。道原並建。而大中卽寓其間。因其剛而柔存焉。因其文而質立焉。有道者之所尙也。懷忿懟而遽更張之。如攻仇讎。如救暴亂。大快於一時。求逞而不忌。其弊也。又相反。而流以爲天下蠹。爲此說。



者佞人也。明主之所放流者也。此道不明。唐宋以降。爲君子者。矯先君之枉。以爲忠孝。他日人更矯之。一激一隨。法紀亂。朋黨興。國因以敝。然後知三年無改之論。聖人以示子道也。而君道亦莫過焉。

稱母后之賢。至明德馬后。而古今無異詞。讀其詔。若將使人涕下者。后蓋好名而巧於言者也。建初二年。大旱。言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姦人邪說。言之而罔所愧忌。亦至此哉。夫人不從上之言。而窺上之心。以爲從久矣。言者之無愧忌。有致之者也。章帝屢欲封諸舅。后屢卻之。受封已定。復有萬年長恨之語。人皆以謂封諸馬者。章帝強爲之。非后意也。乃后沒未幾。奏馬防兄弟。奢侈踰僭。悉免就國。且有死於考原掠者。同此有司。而與大旱請封之奏。邈不相蒙也。姦人反覆。以窺上意。則昔之請封。爲后之所欲。後之劾治。爲章帝之所積憤。而欲逞明矣。是以知帝強封諸舅。陽違后旨。而實不獲已。以徇母之私也。車騎之盛。丁寧戒責。而操國之兵柄。討羌以爲封侯地。第五倫爭之而不克。兵柄在握。大功旣建。復飾恭儉。以要譽。此王莽之故智。后所屬望於諸馬者。將是在是乎。東京外戚之害。遂終漢世。而國繇以亡。自馬氏始。后爲之也。故言不足以徵心。譽不足以考實。馬后好名而名成。工於言而言傳。尤矣。其爲哲婦矣。哲婦之尤。當時不覺。後世且不知焉。以欺世而有餘。可不畏哉。

論守令之賢。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盡矣乎。夫三者。報政以優。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賢。未有能置焉者也。雖然。持之以爲標準。而矜之以爲風裁。則民之傷者多。而俗以詭。國亦以不康。矜其清。則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則察物也必細。矜其勤。則求物也必煩。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簡。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無位外之圖。於己不浼。非盡天下。而使嚴於簞豆也。於令不妄。非拘文法。而求盡於一切也。於

心不逸。非顛倒雞鳴之衣裳。以使人從我而不息也。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然而課政或有所不逮。而譽望減焉。名實之相詭久矣。第五倫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議者反以爲能。謂此也。使豫與協不銜。其曲廉小謹勤勞之迹。豈有予之以能名者。欲矯行以立官坊。而不學則三者之蔽。民愁而俗詭。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弦歌興而允爲民父母。豈僅恃三者哉。納諫之道亦不易矣。君無爵以勸之。則言者不進。以爵賞勸之。言者抑不擇而進。故納諫難也。抑有道於此。士之有見於道。而思以匡君者。非以言讎爵賞也。期於行而已矣。故明君行士之言。卽所以報士而爵賞不與焉。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此之謂與。且夫進言者。繩君之愆。而匡之。則言雖未工。而知其爲忠直之士。心識其人。而以爵賞繼其後。其失焉者鮮矣。若夫所言者。求羣臣之得失。而抑揚之。取政事之沿革。而敷陳之。其言允洵可行矣。而人之賢不肖。未可知也。此而以爵賞酬焉。則佞人雜進。而奚保其終哉。抑其言是矣。其人非不肖矣。因其言之不諱。而置之左右。使旦夕納誨焉。上旣惟言是取。人且引言爲己任。而欲終其敢言之名。於是吹求在位者無已。而毛舉庶務之廢興。以爲言資。將有事止於此。而言且引之。以無窮。非姦而斥之姦。非賢而獎之賢。事不可廢而欲已之。事不可興而欲行之。荒唐苛細之論。皆以塞言之責。而國是亂。故言者可使言也。未可使盡言也。可使盡言也。不可使引伸爲無已之言也。斟酌之權在乎主心。樂聞諫而不導人。以口給爵賞之酬。其可輕乎哉。章帝於直言極諫之士。補外吏而試其爲。非無以酬之。而不引之以無涯之辯。官守在。而賢不肖抑可徵焉。庶幾得之。

與賢者在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雖然。嫡子不必賢。則無以君天下而保。

其宗社故必有豫教之道。以維持而不卽於咎。太甲顛覆典刑。而終遷仁義。以伊尹也。乃夫人氣質之不齊。則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革其惡者。和嶠困於晉惠帝之愚而教且窮。故漢元晉武守立適之法。卒以亡國。則知適子之不可教。而易之以安宗社。亦詎不可。古人之何弗慮。而守一成之例。以不通其變乎。君子所垂法。以與萬世同守者。大經而已。天下雖危。宗社雖亡。亦可聽之天命而安之。何也。擇子之說。行。則後世睚寵嬖而易元良。爲亡國敗家之本。皆託之以濟其私。君子不敢以一時之利害。啓無窮之亂。萌。道盡而固可無憂也。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疆。羣臣莫敢爭者。幸而明帝之賢。得以揜光武之過。而法之不臧。禍發於異世。故章帝廢慶立肇。而羣臣亦無敢爭焉。嗚呼。肇之賢不肖。且勿論也。章帝崩。肇甫十歲。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終漢之世。沖質蠡吾解瀆。皆以童昏嗣立。權臣哲婦。貪幼少之尸位。以惟其所爲。而東漢無一日之治。此其禍。章帝始之。而實光武貽之也。故立適與豫教並行。而君父之道盡。過此以往。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又奚容億計哉。

不測之恩威無常經。謀略之士所務也。謂足以震人於非所期。而莫敢不服。雖然。豈足恃哉。張紆守隴西。羌人反。其酋號吾首亂入寇。追而生得之。紆釋之遣歸。已而迷吾寇金城塞。紆與戰敗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納降。紆以毒酒殺之。戰而獲。則釋之。降而來。則殺之。紆以是爲不測之恩威也。於是而羌禍之延於秦隴者。幾百年而後定。一生一殺。不可測者如是也。彼將何據以爲順逆之從哉。戰而禽。禽而釋。何憚乎不戰。勝可以逞。敗猶可以生也。降而來。來而殺。何利乎降。降而必死。不如戰而得生。其不決計相尋於死鬪者鮮矣。故恩威者必有準者也。在己可白。而在物可信也。感其恩者不渝。畏其威者不可犯。乃以服天

下而莫敢不服。尙勿輕言不測哉。

西漢之衰。自元帝始。未盡然也。東漢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王氏之禍。非元帝啓之。帝崩而王氏始張。竇憲之橫。章帝實使之然矣。第五倫言之而不聽。貴主訟之。怒形於言。不須臾而解。周紆忤竇篤。而送詔獄。鄭宏以死諫。知其忠。問其疾。而終不能用。若此者。與元帝之處。蕭張弘石者。無以異。而元帝之柔。柔以己也。章帝之柔。柔以宮闈外戚也。章帝滋甚矣。託仁厚。而溺於牀第。終漢之世。顛越於婦家。以進姦雄。而隕大命。帝惡能辭其咎哉。曹子桓曰。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爲長者於婦人。姻婭之間。脂韋嚙。以解乾綱。惡在其爲長者哉。范煜稱帝之承馬后也。盡心孝道。乃合初終以觀之。帝亦惡能孝邪。馬后崩未幾。而馬氏被譴。有考擊以死者矣。是其始之欲封諸舅。后辭而不得也。非厚舅氏也。面柔於馬后之前。而曲順其不言之隱也。其終之廢馬氏於一旦也。非忘母恩也。竇氏欲奪其權。面柔於哲婦之間。而替母黨以崇妻黨也。於母氏柔也。於諸父昆弟柔也。於牀闈柔也。於戚里柔也。於臣民柔也。於罪罟柔也。雖於忠直之士柔也。亦無異於以柔待頑讒者也。柄下移。而外戚宦寺怙恩以逞。和安二帝。無成帝之淫昏。而漢終不振。章帝之失。豈在元帝下哉。

明帝車駕屢出。歷堯并冀豫徐荆之域。章帝踵之。天下不聞以病告。然天下亦惡能不病哉。供億有禁。窺探有禁。踐蹂有禁。能禁者乘輿也。不能盡禁者從官也。不可必禁者軍旅也。臺隸也。天下惡能不病也。天子時出巡遊。則吏畏覺察。而飾治。治可舉矣。乃使果有循吏於此。舉大綱而緩細目。從容以綦乎治。而廢者未能卒興。且無以酬天子之省視。於是巧宦以逃責者。抑將緣飾其末。而置其本。以徒擾吏民。天下惡

能不病也。光武之明以立法，二帝之賢以繼治，豈繫不念此而樂爲馳驅以病民者何也。光武承亂而興，天下盜賊蠱起，已亦繇之以成大業，故重有疑焉。冀以躬親閱歷，補罅整紛，而銷姦桀之心，以是爲建威銷萌之大計焉耳。乃國用耗於芻糧，小民狎其舉動，羌禍一起，軍興不給，張伯路一呼於草澤，數年而不解。蔓延相踵，垂及黃巾之起，而漢遂亡。盜賊橫行以喪天下，前此未有，而自漢始之。然則厚疑天下，而特目擊足履以釋憂，徒爲召憂之媒，亦何益乎。有虞氏五載一巡守，歲不給於道途，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周制十有三年王乃時巡，歷三傳而昭王以死，四傳而穆王以荒，封建之世，天子之治，止千里之畿，則有暇以及遠，五服之君，各專刑賞之柄，則遙制而不能。然且非虞舜成王，而利不償害，況以一人統天下，而耳目易窮，自非廓然大公，推誠以聽監司郡縣之治，未有能消天下之險阻者也。又況樂酒從禽，遊觀無度，如順桓二帝之資，以爲口實哉。

### 和帝

議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誰爲此言者，以貽禍於無窮矣。鄧訓力破浮議，保護諸胡，免於羌難，羣胡悅從，訓乃專力以攻迷唐，而迷唐遠竄，智矣哉。楚莊吞舒蓼，而後滅陳，破鄭敗晉於邲，夫差棲越於會稽，而後大敗齊師，魯晉於黃池，冒頓破東胡，而後困高帝於平城，苻堅吞慕容，捲河西，而後大舉以寇晉，蒙古滅金，滅夏，西收欽察，畏吾兒，南收六詔，而後舉襄樊以亡宋，夷狄之起也，恆先并其醜類，而後及於中國，中國偷庸之士，猶且曰夷狄相攻，吾利也，地益廣，人益衆，合衆小而成一大，猶疥癬之毒，聚爲一癰也。屢

勝之氣益壯。習於攻擊之術益熟。得利而其願益奢。我且斡躬自得。以爲虎鬪於穴。而不暇及於牧廩也。禍一發而不可收矣。善制夷者。力足以相及。則撫其弱。抑其彊。以恩樹援。以威制暴。計之上也。力不足以相及。聞其相攻也。而憂之。修城堡。繕甲兵。積芻糧。任將訓卒。以防其突出。策之次也。聽其蹄齧。以增其彊。幸不我及。以緩旦夕之禍。坐斃之術也。其尤烈者。激之獎之助之。以收兼弱拾殘之餘利。不知戒心之熟視我吭而思挽之也。悲夫。庸人一言而誤千古。有如是夫。

南單于降漢。光武置之西河塞內。迨和帝之世。竇憲出塞五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單于逃亡。其餘種於除韃請立。袁安任隗。欲乘朔漠之定。令南單于反北庭。驅逐於除韃。而安其故慮。此萬世之長策也。於除韃不得立。而漢亡一敵。送南匈奴反北庭。統一匈奴。而南單于抑且以爲恩。乃若陽以施大德於南虜。而陰以除中國腹心之蠹。戎心不啓。戎氣不驕。夷風不淫於諸夏。判然內外之防。無改於頭曼以前之舊。劉淵石勒之禍。惡從而起哉。夷狄闌居塞內。狎玩中國。而窺間乘弱。以恣寇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資中國之姦宄。以爲羽翼。而後足以逞。使與民雜居。而禍烈矣。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動於獷悍。恣淫苟簡。喙息而畏禮法之檢束。亦大化之流所易決。而難防也。古之聖王。憂之切。故正其氏族。別其婚姻。域其鄙鄙。制其風俗。維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於嚮化。而利行之也。廉恥存。風俗正。雖有不利。而固不忍於禽行。以不容於鄉黨。夷狄入而雜處焉。必且與之相市易矣。必將與之相交遊矣。浸乃與之結婚姻矣。其衣其食。其寢處。其男女。蓋有與愚不肖之民。甘醉飽便馳逐。而相得者矣。彼惡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蹄齧棄捐。與禽獸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則且詫爲新奇。大利於人情。而非毀五帝三王之爲贅。

恍然而彊力不若也。安忍僥利不若也。則君之宗之樂奉而率從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類。而戴以德乘時之一人矣。女奚之釀也。必擇其酸醅而去之。惡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絕之。惡其引樸子而胥淫也。禍莫重於相引。而相害者爲輕。害知禦引不知避也。於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識遠矣。其言曰。光羽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計之算。扞禦北狄。夫光武豈可謂之權哉。倒置重輕而滅五帝三王之大經也。

孝和之世。袁安任隗。丁鴻爲三公。何敞韓稜爲尙書。皆智勇深沈。可與安國家者也。竇憲之黨。謀危社稷。帝陰知而欲除之。莫能接大臣與謀。不得已而委之鄭衆。宦寺之亡漢。自此始。非和帝寵刑人疏賢士大夫之咎也。微鄭衆。帝其危矣。揆所自始。其開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尙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竇憲緣之。制和帝不得與內外臣僚相親。而惟與閹宦居。非憲能創鋼蔽之法。以鉗天子與大臣也。其家法有舊矣。三公堅持匈奴之議。而不能違憲之討虜。權輕則固。莫能主也。尙書邳壽。抗竇憲而自殺。則誅賞待命於權臣也。西漢之亡也。張禹孔光。懸命於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光武弗知懲焉。厚其疑於非所疑者。使冲人孤立於上。而權臣制之。不委心膂於刑人。將誰委乎。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世。疑之滅德。甚矣哉。創業之主。而委任大臣。非僅爲己計也。英敏有餘。攬大政於一心。而濟之以勤。可獨任矣。大臣或有一二端之欺己。而遂厚致其疑。然其疑君子也。必不信小人。君子且疑。而小人愈懼。此豈可以望深宮頤養中材以下之子孫乎。公輔無權。中主不勝其勞。而代言之臣重。代言之臣秩卑。不得與坐論。而親展坐。則秉筆之宦。寺持權。禍亂之興。莫挽其流矣。天下皆可疑。胡獨不疑吾子。

孫之智不逮。而暱於宴安也乎。當其始也。大臣與宦寺。猶相與爲二也。朝綱立而士節未墮。則習尙猶端。而邪正不相爲借。若袁安任隗丁鴻者。雖憂時莫能自效。而必不攀鄭衆以有爲。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自靖以聽天。而不假枉尋以直尺。故鄭衆雖有成勞。而尙存檢押。迨及君臣道隔。宦寺勢成。大臣之欲匡君而衛國者。且紹介之以行其志。而後宦寺益張而無所忌。楊一清因張永以誅劉瑾。楊漣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賢。則忠端之大臣。不能絕內援以有爲。又惡能禁小人之媚奄腐哉。高拱張居正之廢興。一操於馮保之榮落。上失其道。下莫能自主。禍始於東漢。而流毒萬年。不亦惜乎。

朋黨之興。其始於竇憲之誅乎。霍氏之敗也。止其族類之同惡。誅之可也。宋繇以大臣而與比。罷之可也。子而免。他勿論已。竇憲之卽法也。竇篤竇景郭璜郭壘之同惡。誅之可也。宋繇以大臣而與比。罷之可也。班固之怙勢而橫竄之可也。壹舉其宗族賓客。名之以黨。收捕考治之。黨之名立。而黨禍遂延於後世。君子以之窮治小人。小人卽以之反噬君子。一廢一興。刑賞聽人情之報復。而人主莫能尸焉。漢唐以還。危亡不救。皆此之繇也。可不悲乎。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然則中材之可移者多矣。無所慕而好善。無所懲而惡不善。中心安仁者。天下之一人也。出而欲仕。仕而欲速。非能擇惡而遠之。抑非必擇善而忌之也。人主不能正於上。大臣不能持於下。授姦邪以奔走天下之柄。使陷於惡。無抑內愧於心乎。捐廉恥。迷禍敗。而一旦之利祿。以蹈於水火。仁人所哀矜。而不以得情爲喜者也。錮之以黨。而蹙之以窮年。實繁有徒。亦且聚族延頸。待國事之非。而乘之復起。迨其後也。積毒積而善類之生死。懸於其手。而惟其斬艾。國亡人而人亡國。自臣子之迭相衰王。釀之。而君亦且無如之何。此抑可爲痛哭者矣。邪黨之依附者。戚里也。



宦寺也。宮闈也。乃陳蕃之死以竇武亦戚里也。司馬呂范之貶以宣仁亦宮闈也。楊左之殺以王安亦宦寺也。彼小人者亦何不可借戚里宮闈宦寺之名以加君子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枉者直則直用之。奚黨之有乎。舜之所誅者共驩耳。而告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中材之士不絕其利祿之徑。而又滌除其僉佞之名亦何爲不濯磨以自新耶。張酺曰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懷伊呂之忠比鄧夫人於文母嚴威旣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以此思之君失道於上大臣失制於前使人心搖搖靡定行不顧言言不顧心如飲之狂藥而責其狂狂可惡而飲之藥者能勿疚乎。君子當思有以處之矣。定國者一人非天下之自能定也。憤姦邪之馳騁快誅殛於一朝博流俗之踊躍其反也還以自戕而戕國捶鐵者戒其反覆任人之宗社曾愛鐵之不若而亟反亟覆以折之也。

章帝命曹褒制漢禮不參羣議斷自上裁而褒雜引五經旁及讖緯以成之和帝之加元服亦旣用之矣。張酺奏褒擅制破亂聖術而廢之褒所定禮遂不傳於世亦可惜矣。褒之引讖緯以定彝典其說今間見於鄭玄如號上帝以耀寶魄之類誠陋矣。若其雜引五經以參同異者初未嘗失而酺以專家保殘之學屈公義以伸其私說其不能通於吉凶哀樂之大用也庸愈乎。秦廢三代之彝典制氏戴氏后氏僅傳其一曲而不可通之於他未可執也。且卽其存者而猶有不可執者焉。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仁義之蘊中和之藏彝倫之敍耳。夏殷周治法相仍而猶隨時以損益況郡縣之天下迥異於三代者哉。卽以彝倫之不易者言之父子均也而漢唐無自出之帝不可強立王侯無社稷之守長子之喪不當上視君父君臣均也而令之於守掾屬之於守令國相長史之於侯王生殺廢置統於天子令共之誼自

異於三代侯國之臣兄弟均也。侯王無國公卿不世。孝秀登朝。士農迭爲興廢。宗子不得獨尊。支庶不得終賤。夫婦均也。同姓而婚姻不通。乃同一姓而所出者異。周齊楚鄭之各有王氏。非本支也。周宗之支。周魯滕邢孟仲臧南固同姓也。禁異出而不禁同祖。非其本矣。秦獎節婦而出妻再適。不齒於人倫。舅姑視父母以正家綱。而答拜之儀。且適驕其悍婦。然則彝倫之損益。得五經之精意。而無嫌於損益多矣。他如覲聘之禮。田獵之制。相見之儀。饋贈之節。郡縣行之而情固不泮。事固不治。是必通變以審天則。窮理以察物宜。曲體乎幽明之故。斟酌乎哀樂之原。使賢者可就不肖可及。以防淫辟。以辨禽獸。而建中和之極。用錫萬民。固必參五經之大義。微言以出入會通。而善其損益。雖或有過焉。可俟後之作者。繼起而改之。可勿慮也。若夫專家之學。守其故常。執聞見而迷其精意。亦惡足尙哉。褒之禮。吾知其必有疵也。雖然。吾知其必有得也。應劭蔡邕之所傳。語而不詳。永嘉之後。夷禮雜附。而天道人事。終於昏翳。惜哉。使褒之禮而傳也。辨其失。存其得。考其異。驗其同。後之人猶有徵焉。張酺以迂執之說。致其湮沒。是亦古今之大缺陷矣。自宋以後。律呂毀而九宮之淫樂興。冠冕廢而袍袴之服濫。九獻亡而酌酒之野祭行。乃至郭守敬以介然之類。明廢（歷）元而棄天紀。徑以爲直。便以爲利。人之且淪於□□也。悲夫。

東漢不任三公。三公因不足任。上失御而下遂偷也。劉方張奮亦有名譽。自致大位矣。乃於和帝之世。因仍章帝之柔緩。弗能有補。所詫爲敢言者。爲梁氏報怨。吹求竇氏。以迎帝之私情而已。亂先帝夫婦之倫。逢嗣君寡恩之惡。舍舊趨新。犯神人之怨恫。而樹援於后族。是尙足爲天子之大臣乎。帝手詔曰。恩不忍離。義不忍虧。三公讀此而不媿以死。非人也。夫當竇后生存之日。竇景橫逆。何弗一言匡救。而必待后之

死。乃踐蹂之如斯。其酷邪。竇替梁興。而東漢遂大亂。三公爲宮闈妬爭之吠犬。而廉恥掃地。固其人之不肯。抑漢以論道之職。爲養尊處優之餘。食贅形。休戚不相共。而無以勸之也。則光武作法之涼。不能謝咎矣。

班超之告任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此後世將兵之善術也。然繇此而言。兵者難矣。嚴之。則兵心離。而無與效死。寬之。則恣其驕暴。而以病民。故曰難也。三代卽兵卽民。井甸之賦。師還而仍爲鄉鄰。將雖寬。而兵自不爲民害。故師之象曰。容民畜衆。寬而無損也。後世之兵。出於召募。類皆貪酒嗜色。樗蒲淫酗之民。容者所不能容。畜者所不易畜也。其不禁而兵爲民害久矣。然而三代之兵。不敢暴於其國。而諸侯相競於侵伐。則出疆而斬木堙井。俘虜掠奪。有所不禁。後世所與出塞之士。彌望而皆茅葦。逐盜之兵。所克皆爲內地。守法而不內侵。則飢渴暴露。生之不保。而況有所利乎。然則三代兵不毒民。但不毒乎國中。而自有餘逞。故後世之言兵者。倍爲難也。無己則唯達其貪饕淫蕩之情。重其饜犒。椎牛酤酒。優裕有餘。而後可持法而嚴以馭之。民其不病乎。乃將之嚴也。尤惡其矜名而邀士大夫之譽也。有恤民之心。而矜惠民之名。法浮於情。而足以召怨。無恤民之實。而徒銜清市德。斬刈壯士。以要盈廷之薦剡。求兵之以軀命。報斗筲之粟。欲其弗鳥獸散也。其可得乎。故獲市井小民之歌頌者。必潰之將也。得學士大夫之稱說者。必敗之將也。多其兵而寡其食。必亡之國也。以名求將。而不以功授將。帥殿最之權。於清議者。必亂之政也。厚以養之。簡以御之。弗與民雜處而殊之。屯聚之於邊郵。而與民相忘以安之。庶幾乎民無所施其恩怨。士大夫無所容其毀譽。爲將者坦然任意。以斟酌

其恩威而後兵可得而用也。故曰難也。

闢異端者。學者之任。治道之本也。乃所謂異端者。詭天地之經。叛先王之憲。離析六經之微言。以誣心性。而毀大義者也。非文辭章句。度數沿革之小有合離。偏見聞小所未逮。而見爲異者也。六經當秦火之餘。非漢儒則愈亡逸。不可謂無功。而專家以相競。不可謂無罪。善求益者。樂取其所不及。以徵所已及。麗澤並行。競流以相度。越而匯於大川。朋友講習之功。所爲取諸兌也。見善而遷。如風之下流。如雷之相應。而十朋之龜弗克違。所爲取諸益也。漢之諸儒。各有師傳。所傳者。皆聖人之道。所散見也。而習氣相沿。保其專家。以相攻擊。非其所授受者。謂之異端。天子聽其說而爲之禁。不已陋與。徐防位三公。天子所與論道者也。道論定而爲天下則。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說。坐以不修家法之罪。離析聖道。錮蔽後起之聰明。精義隱而浮文昌。道之不亡也。幾何哉。宋承其弊。蘇王二氏之學。迭爲廢興。而詖淫以逞。延及於今。經義取士。各有師承。塾師腐士。拾殘瀋以爲密藏。曾不知心爲何用。性爲何體。三王起於何族。五霸興於何世。晝地爲獄。纏徽不解。非是者。謂之破裂文體。因而狂迷之士。以請雌黃。帖括沈埋烟霧之老生。從祀先師。世教衰。正學毀。求斯人之弗化爲□物也。惡可得哉。

善言天者。驗於人。未聞善言人者。之驗於天也。宜於事之謂理。順於物之謂化。理化天也。事物人也。無以知天。於事物知之爾。知事物者。心也。心者。性之靈。天之則也。漢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驗於七政五行之災祥。順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挾私意以相附會。而邪妄違天。無所不至矣。和帝之世。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有司無以塞咎。舉而歸之兄弟諸王。留京師之應。嗚呼。天其欲使人主絕毛裏之恩。蔑鞠子之哀。忍怙

以逞陽剛之威。燄乎。亡周者六國。彊秦魯衛。終安其分。亡漢者前有王莽。後有袁曹孫氏。而先主猶延其祀。亡魏者司馬。亡晉者劉裕。亡唐者朱溫。又降而孤立無援。異類乘而滅之。兄弟何尤焉。當和帝時。宗支削外戚張。此正所謂陰逼天位。離火下燿。明夷之世也。而顧責之天子。僅有之兄弟。讀和帝之詔。有人之心者。不禁其潸然泣下矣。安人逞妖誣之辭。援天以制人主。賊仁戕義。而削社稷之衛。乃至此哉。夫日食有常度。而值其下者。蒙其咎。抑惟懲愆思過。以避陰陽之沴。反諸心。徵諸事。察諸物。無往而不用其修省。惡可以一端測哉。雖億中不足取也。況其妄焉者乎。

### 安帝殤帝附

司馬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吾於泰伯亦云。三代以下。不乏賢者。而無與著。賢不著而民不興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者也。漢清河王慶。其賢矣。夫慶之廢。章帝之私也。慶廢而安於廢。母以誣死而不怨。怡然與和帝相友愛。而篤其敬。竇后沒。和帝崇梁氏之禮。慶垂涕念母。欲求作祠堂。而守禮不敢言。和帝崩。立襁褓之子於民間。而無所窺望。庶幾乎知命。而安土以敦仁者乎。當東漢時。兄弟以相讓爲誼。劉愷丁鴻。皆聞東海王彊之風。以起。然而逃匿顛沛。效伯夷泰伯而徇其迹。則謂之好名。非苛也。慶從容於章和之世。悍后之旁。優游輦轂。徐就藩封。執臣禮而處之若忘。德彌隱。志彌深。禮彌謹。行彌庸。其不膺至德之稱。天下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爲心者也。慶之所爲。亦可謂民無得而稱矣。東海王之安於廢也。母氏固存。而不夫其尊養也。然且山陽王荆。假之以相亂。無抑彊有可乘之閒。而荆乘之。安帝

以赤子臥天下之上。而無有擁慶以起者。慶有以弭之也。非彊之所能逮也。唐宋王成器。委順於元宗之世。其近之矣。及元宗以戡亂之大功。雖嗣睿宗。而若其自致。成器固不敢干。非若慶之以私愛相妨而坐廢。成器雖不爭。豈能望慶之項背乎。三代以下。未嘗無賢也。人不知也。殤帝夭。慶子祐終嗣天位。人所不知。天祐之矣。

延平之詔曰。郡縣欲穫豐穰之譽。多張墾田。競增戶口。不媿於天。不畏於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罪。庶幾乎仁者之怒矣。墾田之不足爲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蕪而思墾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寢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墾與。吏雖竄不能奪也。其不能墾矣。吏雖勤不能勸也。病而不甘食者。慈父不能得之於子。無亦防其強食而噎焉耳。必欲勸之墾也。則無如任其墾。而姑不以聞之縣官也。張墾田而民愈不敢墾。欺天罔人。毒流原野。而田終以蕪。國終以貧。此孝宣之世。竊循吏之名者。禍之所延。而貪君利之。糾以罰而害其弭乎。若夫戶口之增。其爲欺謾也。尤甚。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爭民以相傾。則以小惠誘鄰國之民而歸己。國遂以彊。非四海平康之道也。郡縣之天下。生齒止於其數。人非茂草灌木。蹶然而生。實於此者。虛於彼。飛鴻偶有所集。哀鳴更苦。非可藉爲土著也。曷抑問所從來。而知增者之爲耗乎。不然。抑將析人父子兄弟。而賦及老稚。虐莫甚焉。貪君以爲利。酷吏以爲名。讀延平之詔。知章和之世。守令之賊民以徼賞者多矣。張伯路之援棘矜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未有不亂者也。鄧后之視馬后也。爲尤賢。馬后賢以名。鄧后較有實矣。厚清河王慶而立其子。詔有司檢敕鄧氏家門。非過。遣鄧隲兄弟還第。皆實也。宜乎其賢無以愈也。然而聽政十年。國用不足。至

於鬻爵。張伯路起於內。羌叛於外。三輔流亡。天下大困。非后致之。而孰使然邪。蓋后之得賢名者。小物之儉約。小節之退讓而已。此里婦之炫其修謹者也。所見所聞。不出閨闈。其擇賢辨不肖。審是非。度利害。一惟瑣瑣姻亞之是庸。故任尙屢敗。而不黜。一得罪於鄧氏。而死不旋踵。徙民蹙地。惟鄧隲之意。而人不能爭。其尤伎害者。杜根成翊。世進歸政之諫。而撲殺於廷。則擅國暱私。糜國於無名之費。以空國計。人不得而知者多矣。張禹尹勤。梁鮪徐防。張敏李脩。司馬苞馬英。皆以庸劣之才。取容鄧氏。而致三公。袁敞錚錚。而早不能容。則崇佞替忠。上下相蒙。以釀亂而不自覺者多矣。嗚呼。后之始立。以賢名。后之終總大政。以賢著。干愚賤之譽。而蠹隱於中。蝕木不覺。陰始凝而履霜。亦孰知堅冰之至哉。故獎□□賢者。非良史之辭也。事□□者。非忠臣之節也。司馬溫公歷鑒於漢唐。而戴□□以行其志。佞者爲之說曰。母改子道。豈非過乎。

利之所在。害之所興。抑之已極。其縱必甚。故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僞相感。而害起。屈伸利害之相爲往復。而防之於早。以無不利。智者知之明也。而庸愚不知。知之則立法以遠害。不知則徇利以致凶。利害之樞機在此矣。永元之後。降羌布在郡縣。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迎段禧之役。徵發羌騎。諸羌犇潰。因結聚入寇。而隴右三輔并益。皆殘殺破敗。內亂乘之。漢因以衰。制之不早。火鬱極而燎原。屈伸必然之數也。中國之智。以小慧制戎狄。戎狄之智。以大險覆中國。中國之得勢而驕。則巧以漁其財力。戎狄之得勢而逞。則很以恣其殺掠。此小勝而大不勝之固然也。役其力。聽役矣。侵其財。聽侵矣。債帥墨吏。猾胥豪民。施施自得。而不知腰領妻孥之早已在其鋒刃羈絡間矣。制吏民而使勿虐之者。下策也。貪猾者幸快。

其須臾之意欲刑罰非所畏也。或且獻其佞說曰：何事苦吾民，以獎異類，如汲黯之言矣。力可役，財可侵，大險之伏，不敵小慧。貪猾者何知近取股掌而弗利之邪？迨及鬱極而燿，蒙其利者，死骨已朽，而後生食報於毒，亦痛矣哉。故王者之於戎狄，暴則懲之，順則遠之，各安其所，我不爾侵，而後爾不我虐。旅獒之戒，白雉之卻，聖人之慮，非中主具臣所測也。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賞者，封國受爵之錫命也。刑者，五刑大辟之卽市也。天有恆經，王有恆政，順天以不違其溫肅之氣，王道之精微也。而夷狄盜賊之主，逞喜怒而不爲之節，則干天而傷民，然其爲義，止此而已。進忠賢者引之若不及，賞軍功者勸之使復効，秋冬不舉，萬一溘先朝露，王者之心惻矣。賢者功臣之心亦沮矣。若夫聽訟斷獄，易固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留獄者，法之所爲大擾也。留以俟秋冬，而枉者直者，交困於心而不能釋，怨且繇是而深，而變計滋起矣。且其留而待時也，將拘禁之與，徽纆叢棘之苦，劇於笞杖，逮連證佐，浸以賄而游移其初心。若縱之與，自知不免，幾何而不逋也。故夫子取子路之無宿諾，不宿獄不留矣。惟大辟抵罪已定，囚之以待秋冬，緩死而不拂天之和氣，肉刑未除，劓刖宮墨，有事刀鋸，不可戾溫和之化。王者之慎，慎以此爾。夫豈流刑使卽三居，扑刑旋施教誡，縱證佐於南畝，省簿書於掾史之謂哉。月令非三代之書，然其曰：孟夏斷薄刑，孟夏正陽之月也。可以斷刑，則春夏之餘月可知矣。魯恭之言：有得有失，言治理者不可不辨。若响响之仁，緩之乃以賊之，以是爲順天而愛民，豈理也哉。哀矜清問，則四時皆春，不徒以其文也。



此章帝以來。歷三世而國事屢變。寶憲盛。尙則爲憲之爪牙。鄧騭與。尙則爲騭之心膂。憲敗。賓客皆坐。而尙自若西域叛亂。北邊喪師。漢法嚴矣。而尙自若。尙者。一後世之債帥也。平襄之敗。死者八千餘人。羌遂大盛而不可制。尙翺翔漢陽者三載。坐視羌人之暴。罰謫弗及。復以待御史將兵於上黨。邊中郎將屯於三輔。保祿位怙兵權而不懼。尙何以得此哉。其輦金帛以曲媚宮闈戚里者。可知矣。然則其嚴急也。乃以漁獵吏士。而爲結納之資也。三輔殘。國帑空。并涼益土。死不收。徙不復。羌人力盡而瓦解。尙乃起而與鄧遵爭功。以死天殛之也。尙之誅也。賊賊千萬以上。憲與騭所爲護尙以稔其惡者。在此矣。債帥之興。其始於東漢乎。而鄧騭之爲漢蝨賊。可知矣。□□聽政。而內外交寇。其所繇來。亦可知矣。

盜賊之興。始於王莽之世。莽篡天下。相師以寇攘。而抑劉崇翟義。以草澤起義先之。未足開盜賊窺天之徑也。張伯路一起。而濱海九郡陷沒。孫恩竇建德黃巢方臘。李自成鍾興。而四海鼓動。張伯路實爲之嚆矢焉。三代之盛。大權在天子也。已而在諸侯矣。已而在大夫矣。已而在陪臣矣。浸以下移。而在庶人矣。郡縣之天下。諸侯無士大夫不世。天子與庶人密邇。自宰執以至守令。所爲尊者。榮富而已。其他未有尊也。十姓百家相雄長。而莫能制。豐凶不若必之於天。貪廉不若必之於吏。風會移之。怨毒乘之。欻然狂起。抑將何法以弭之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謂上下之分。相絕而無能陵也。易國而郡縣。易侯而守令矣。安守令也有體。嚴守令也有道。守令之仁暴。天子之所操也。其次廷臣之所衡也。其次省方之使所糾也。非百姓之所可與持也。賊吏興。上下敵。天子大臣弗能廉察。激民之重怨。而假民以告訐之權。制守令之黜陟。誅賞是進庶人而分天子之魁柄。不肖之吏。弱者偷合於民。彊者相仇而競。豪民視守令如雞豚。可豢也。

可圈也。可許也。斯可殺也。而何弗可稱兵以脅天子也。盜之所以死此而又興彼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下不辨。民志不定。乘君子之器者。無大別於小人。侯王豈有種哉。人可稟岸以制守令之榮辱生死。則人可侯王。而抑可天子矣。察吏不嚴於上。而聽民之訟上。搖動人心。而猶謂能達庶人之情。非審於天綱人紀者。莫知其弊也。陵夷天險。而授之升立。國者尙知所懲乎。

國帑屢空。軍興不足。不獲已而加賦於民。病民矣。而猶未甚也。以官鬻錢穀而減其俸。民病乃篤。鄧后婦人米鹽銖銖之計也。後人師之。視爲兩利之術。狂愚不可瘳矣。萬不獲已而加賦也。抑必有則。吏方苦其不易徵。未有能因而溢者也。獮不飢不可使捕鷹。不飢不可使逐。誘取其錢穀於前。而聽其取償於民。吝予之以生計。而委之以自掠。雖欲懲貪。詞先訥澀矣。不能使徒步布衣草履。糲食凍老餒幼。以爲國效功也。則烏能禁飢鷹餒獮之攫。而無厭哉。乃人主且曰。吾未嘗加賦以病民。民如之何而不急。公上下交怨。而國必亡矣。三代之世。方百里之國。君卿大夫士。世食其祿。下逮於胥吏者數百人。饗飧幣帛。車乘芻糧。奔走於四方。而有餘。一郡之大。或兼數圻。祿於朝者幾何人。官於其地者幾何人。守衛繕修。公私交際。所資於民者幾何事。今之天下。其薄取也。視古而什之二三耳。而古之民足。今之民貧。古之國有餘。今之國不足。下不在民。上不在君。居其間者。爲獮爲鷹。又使飢而教之攫。金死於一門。而粟賤於四海。則終歲耕耘。幸無水旱。而道殣相望必矣。無野人莫養。君子。上節宣野人之餘。以養賢。而使觀人朶頤。以惟攫取之巧拙爲貧富哉。鬻官爵以賤之。減俸以貧之。吏旣賤而終不肯貧。廉恥墮。貧窶相迫。避加賦之名。蹈朶削。

之實。患者之虐。虐於暴。君曾不自知其殃。民亦不知也。怨不知所自起。而益亟矣。漢之疆也。北卻匈奴。西收三十六國。未數十年。羌人一梗於河湟。其志止於掠奪。未有覬覦漢鼎之心也。而轉徙五郡。流離其民。僵仆載道。如孤豚之避猛虎。悲哉。誰爲謀國者。而疆弱相質。至此極也。任尙債帥也。鄧騭執袴也。□□□也。□□尸於上。執袴擅於廷。債帥老於邊。三者合而亡國之道備焉。幸而不亡。民之死也。誰恤之哉。天下未有□□制命。而執袴債帥不興者也。未有□□凝於上。而干戈之慘。不流於天下者也。故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氣相召。禍相應。而龐參之邪說始乘之。以慳縮消生人之氣。可不戒哉。

鄧后爲鄧氏近親。開邸第教學。而躬自試之。史稱之以爲美談。漢武開博望苑。而太子弄兵。唐高開天策府。選文士。而宮門蹀血。天子之子。且以召難。況后族乎。諺有之曰。□□□□□□。俗子通文。則健訟。詩書者。君子所以調性情。而忠孝。小人所以啓小慧。而悖逆者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然。三代王者。豈以仁義禮樂。吝予斯人。而內不及於宮闈。外不私於姻黨。何爲也哉。鄧后之約飭子弟也。屢矣。其辭若足觀者。乃豫章唐檀告其太守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則后之寵私親。以紊朝綱。可知矣。假之兵權。復假之以文教。先王經緯天下之大用。一授之匪人。國尙孰與立也。言治者。知兵權之不可旁落。而不知文教之不可下移。未知治道之綱也。一道德同風俗。教出於上之謂也。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是以君子慎乎其始之也。西域通塞。初無當於中國與匈奴之疆弱。乃自張騫始之。班超繼之。中國震而矜之曰。吾以斷匈奴之右臂。於是匈奴亦因而曰。是可以爲吾右臂也。迨安帝之

世羌寇起隴西隔絕涼州幾棄匈奴於是因車師攻殺後部司馬又後燉煌長史索班蓋至是而西域不可棄矣公卿乃始欲閉玉門絕西域置河西隴右剝牀及膚之禍於不恤班勇力爭其不可勇之策賢於其父超矣非勇之果賢也時異而勢不容已也乃超之出無撓之者而重撓勇勇策不用漢師不出匈奴寇抄不息沈氏因之而亂害極於鄧隲之庸懦而禍始於張騫之挑引故曰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也鄭於晉楚非果繫重輕而楚爭之晉因爭之晉爭之楚益爭之疲天下之兵力百餘年而兩皆無據高歡宇文泰之玉壁朱友貞李存勗之楊劉一旦而以存亡繫之非其存亡之果繫也力盡於此而餘地皆虛徒使其土之民人蹂躪而殆無遺種皆始之者貽之孰有能包舉興亡勝敗之大而游心於餘地者乎易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凡見可據者皆非據也游士炫其謀武人張其功後欲已之而不能故君子必慎乎其始之也

潁川杜根上書鄧后歸政安帝后怒撲殺之得蘇逃宣城山中爲酒家保積十五年后死乃出或問何以不投知故而自苦根言發露禍及親故智哉根乎何也親故之能託生死者不易得也非謂夫叛而執之也爲根之知交者應不至此也好義之心苟不敵其私利之情則其氣先餒好義之心與私利之情相半卽不相背而不能忘其神必亂氣餒神亂耳目不能自主周旋卻顧示人以可疑則愈密而愈疏故義利交戰於胸者必交受其禍今有人於此而人或投之鄰里鄉黨不問焉者以適然聽之也惟大勇者爲能以適然處變不然則如酒家之本不覺而固適然者也非此而必不能矣嗚呼士不幸而處亂世不屈於邪而抑未可以死緩急固時有矣而可不慎所依乎好苛禮而不簡者恤小利而形於色者多疑而好謀

者。貌愿謹而勤小物者。弔死問疾而多爲容者。皆不可依者也。可弗慎邪。處士之徵而不受命者多矣。或志過亢而不知時者也。或名高而藏其拙者也。或覬公孤師保之尊。而躡級以不屑小官者也。吾於薛包獨有取焉。包以至行聞。盡孝友。飭門內之修而已。自盡以求仁。而無矯異驚人之節。初未嘗規畫天人。謂己有以利天下也。漢徵之而拜侍中。非其事也。固非其志也。包曰。吾以盡吾門內之修。天子知我。徵我以風示天下。而德不孤矣。吾未嘗有匡濟之心。而何用仕爲。奚以知其然也。以包之所爲。皆循循乎父子兄弟之間。非襄楷郎顛樊英。窺測天人。舍己而求諸人者比也。而漢之授以侍中。抑非其道。侍中者。出入諷議之臣也。當安帝之世外。羌戎內盜。賊外戚阿母官寺。交相煽搆。此大人搏捩幹運見功之地。而包之志略固不及此。非天下有不可爲之時。而非包敦篤修能所堪之任也。則漢任之固不以其道矣。善處包者。使分司徒之教職。而任之庠序。則得矣。否則使治一郡。以興教化。撫貧弱。敷其潔己愛物之德。治績懋焉。如之何以侍中任之邪。包之以死乞免。度己量時之道。允協矣。豈志亢名高。薄小位而覬公孤者類哉。龍有潛也。有見也。有亢也。孔子知不可而爲。聖人之亢也。伊呂之興。大人之見也。包之終隱。君子之潛也。潛者非必他日之見也。道在潛。終身潛焉可矣。安帝之不德。豈至如昌邑王賀之荒悖哉。立十五年矣。鄧后寵平原王翼。欲廢帝而立之。杜根請帝親政。而撲殺之。視天位如置棊。任其喜怒。后之惡烈於呂武矣。伊尹之放太甲。未嘗他有援立。示必反之也。昌邑王之不可一日爲君。霍光之不幸。而又幸得宣帝之賢也。且昌邑旣廢。始求宣帝於民間。未嘗豫扳宣帝。而後廢昌邑也。鄧后以婦人。而輔以碌碌之鄧隲。予奪在手。惟意所授。瀆大倫。玩神器。君子所必誅勿赦也。鄧后死。王聖李閭乘權。

而亂政。繇安帝之不君。可謂后之先識。而志安社稷乎。乃抑稽聖閔之得。以蠱帝而逞者。誰使然也。十五載見郊廟之天子不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鳴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誰依。邪易位之。僂辱與死接踵。自非上哲。反己自彊。以潛消內釁。則免己於死而固其位。奚暇擇阿母宦寺之非。而不以爲恩哉。宦寺之終亡漢。李閔江京始之也。而實鄧后之反激以延進之也。

建元中。守相坐賊禁錮二世。劉愷以謂惡惡止其身。春秋之義。請除其禁。持平之論也。抑書曰。刑亂國用重典。從重以挽極重之勢。施之亂國。亦詎不可哉。人之貪墨無厭。罪罟不恤者。豈其性然。抑其習之浸淫者。不能自拔也。身爲王臣。已雖飢寒之苦。而漁獵不已。愚之不瘳。何至於此。斥田廬。藏珠玉。飾第宅。侈婚姻。潤及子孫。姻亞族黨。豔稱弗絕。則相尙以迷。雖身受歐刀而忘之矣。妻妾子女。環嚮以相索。始於戲笑。中於垂泣。終則怨謫交加。而無一日得安於其室。則自非卓然自立者。且求徽纆叢棘之不加於身。勿寧他日之繫項。伏鑕以偷免於旦夕也。一行爲吏。身爲子孫之僕隸。驅使死辱。而莫能逃。乃伏法以還。彼且握爵銜憲。施施自得。不復憶祖父之慘傷。嗚呼。孱柔者內徧於淫威。甚於國憲。亦大可矜也已。故貪墨者其人也。所以貪墨者。其子孫也。拔本塞源。施以禁錮之罰。俾得謝入室之徧謫。亦詎不可哉。爲子孫者。雖擁肥稟立。而士類弗齒。卽甚不肖。忘情仕進。然世胄恥與爲婚姻。人士羞與爲朋侶。守令可持法以相按治。仇怨可抗顏以相報復。則子孫先忱。妻妾內憂。庸謹之夫。亦可藉手以寡怨於百姓。則非但弭生民之蠹賊。且以旌別善類。曲全中材。而風俗亦繇之易矣。惡惡止其身。非此之謂也。三代世祿。士不憂貧。雖貧而無爲子孫計者。先世之澤。不可自一人而斬也。

治天下之綱紀。非徒以其名也。其實在。其名雖易。綱紀存焉。其實亡。其名存。獨爭其名。奚益哉。宰相之任。唐虞之百揆。合於一。周之三公。分於三。其致治者。非分合之爲之。君正於上。而任得其人也。其合也。位次於天子。其分也。職別於專司。然而雖分。必有統之者。以合其分。要因乎上所重。而天下之權。歸之天子。孚以一心。而躬親重任。惟待贊襄。則一也。自漢以後。名數易。而權數移。移之有得有失。論者舉而歸功。過於名。夫豈其名哉。操之者之失其實。則末繇以治也。西漢置丞相。而無實。權移於大將軍。故昌邑之廢。楊敞委隨。而生死莫能自必。東漢立三公。而無實。權移於尙書。故陳忠因災異策免。三公上書力爭。言選舉誅賞。不當一繇尙書。兩漢之異。丞相合而三公分。然其權之上。移於將軍。下移於尙書。同也。晉之中書監。猶尙書也。唐之三省。猶三公也。宋以參知分宰相之權。南宋立左右相。而移權於平章。永樂以降。名爲分任。九卿。而權歸內閣。或分或合。或置或罷。互相爲監。而互相爲因。若其所以或治或亂者。非此也。人不擇則望輕。心不孚則事礙。天子不躬親。而旁撓之者。非外戚則宦寺也。使大將軍而以德選。則任大將軍可矣。使尙書中書。而以德進。則任兩省可矣。丞相三公。其名也。唐虞殷周。不相師也。懲權姦。而分任於參知。下移於內閣。惡在參知內閣之不足。以擅權。而懷姦也。上移於大將軍。而僅以寵外戚。下移於內閣。而實以授宦寺。豈其名之去之哉。實去之耳。天子不躬親。而日與居者。婢妾之與奄腐。不此以防。徒以虛名爭崇卑。分合之得失。亦末矣。爲公輔爭名。不如爭實。其爭實也。爭權不如爭道。非勵精親政。而慎選有德。皆末也。熒惑守心。而翟方進賜死。地震而陳褒勅免。其時獨無天子乎。

周之進士也。雖云鄉舉里選。而必貢自諸侯。與卿大夫。非諸侯與卿大夫。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已而大

夫執政。士之仕也。必於大夫。非大夫。未有能達於諸侯者也。漢之辟召。自州郡公府。非州郡。未有能達於三公者也。非三公。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魏晉之選舉。中正。司九品之升降。非中正。未有能達於吏部者也。隋設進士科。而唐以下因之。益以明經。學究。童子諸科。與太學。上舍之選。學校歲貢之士。逮及任子掾吏。皆特達而登仕籍。士無不可自達於天子。而猶有依附權門。失身匪類。墮其名節者。此尙何所委咎哉。周末之政。在大夫也。聖門之賢。亢志陋巷。顏閔而已。冉有之失身季氏。子路之失身孔悝。夫豈有康衢之可繇。而趨邪徑哉。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無畇畇之隰。則陂田雖确。而不能已於薰蕕。故自隋以上。清直端潔之士。限以地。迫以時。失身於薦辟之匪人。而不免於公論之彈射。士之不幸也。古之不今若也。楊伯起之剛方。而譖之者以鄧氏。故吏爲其罪。鄧隲辟震而震不能辭。時使然也。崔瑗之持正。欲說閻顯立。濟陰王不能見顯。因陳禪以進說。禪不代達。猶以顯累。終身被斥。瑗受顯之辟召而不能辭。時使然也。夫二子皆有求路不可奪之節。而浮雲之翳。白日滅輝。自非蟄龍屈蠖。學顏閔而終潛德。遭世末流。亦將如之何哉。後世貢舉法。行舉主門生。雖有不相忘之雅。而一峯之於南陽。念菴之於江陵。抗疏劾之。而不以爲嫌。然且有別託蹊徑。以呈身邪黨者。使當晉漢以上。其不爲郗慮。賈充之躬。任弑逆者。幾何也。覽伯起子玉之始終。爲之深悼。而士可以不恤其身哉。

人之至不仁。而欲賴以爲寵。人之至不祥。而欲附以爲援。天下之至愚。成天下之大惡。終陷天下之大刑。其能免乎。主人卽至愚且忍。未有不欲其子爲天子者也。其或有所廢者。必有所立。類皆私嬖妾寵庶孽。而要亦授於其子。安帝僅一子爾。旁無嬖庶。年甫十歲。性猶婉順。而惑於宦寺。忍棄之鐘下。而不恤己之



無苗裔此誠古今之至不仁者矣。奄人之崇惡也。毒螫善類。攻異己以行私爾。卽至傷及元良。如伊戾趙高之爲。亦陰有攀附。仍不舍其君之子。而但逞於一時。王聖江京樊豐之瑣瑣懷忿於王男邴吉。而怨及國本。吾君僅有一子。而敢摧折以瀕於死亡。此誠天下之至不祥者矣。而耿寶無知。喪心失志。徇至不祥之人。行至不仁之事。惑古今至愚至忍之安帝。賴其寵祿。而附險毒之奄妾。以爲援。帝死未寒。寶先死於閹顯之手。與聖豐而俱燼。嗚呼。不可與爲父子者。必不可與爲君臣。不可與爲君臣者。必不可與爲朋友。寶也。顯也。京也。豐也。歧首之蛇。還自相噬。而閹后亦因以斃。按順帝雖納周舉之諫。復朝閹后而數日後。閹后輒崩。其死於見。追可知。史諱言之耳。不仁之尤。不祥之甚。未有能終日者也。劉授劉熹馮石之爲三公。緘默不言。辱人賤行。身逃鉄鉞。而恥心蕩然矣。

### 後漢順帝

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無臣。誠有不世出之君矣。豈患無臣哉。所謂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下。可與爲善。而庸譚之臣。無能成其美。而遏其惡也。則順帝是已。帝之廢居西鐘下也。順以全生。羣姦不忌。非不智也。安帝崩。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非不仁也。孫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一上殿爭功。免官就封。不使終持國政。非不斷也。諒虞詡之諫。遂張防。聽李固之言。出阿母。任左雄之策。清吏治。非不明也。樊英。黃瓊。郎顛。公車接軫。納翟酺之說。廣拓學宮。非不知務也。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張九齡之節。韓琦之忠。姚崇。杜黃裳之才。清本源。振綱紀。以納之於高明宏遠之途。漢其復振矣乎。而桓焉。朱寵。朱張之流。皆衰病瓦

全無生人之氣。塗飾小康。自寡其過。不能取百年治亂之大端。謹持其幾。而左雄虞詡。因事納忠之小器。遂爲當時之傑。區區一龐參。爲時望所歸。乃悍妻殺子於室。而不能禁。本已先缺。而求物之正。必不能者。盈廷物望。遽爾歸之。則其時在位之人才。槩可知已。帝德不終。而漢衰不復。良有以也。夫豈天於季漢之世。客於生才哉。才焉而不適於用。用焉而不盡其才者多矣。而其故有二。摧之激之。成於女謁宦豎僉人之持權者。則一也。女謁宦豎僉人。互相起伏。此敗彼興。而要不出於其局。其摧焉而不克振者。仰雖憂國。俯抑恤己。清謹自持。苟祈免於清議。天下方倚之爲重。而不知其不足有爲也。則桓焉朱儀之流是已。近世江夏似之。其激焉而爲已甚者。又有二焉。一則憤嫉積於中。而抑采草野怨讟之聲。以求快於愚賤。事本易而難之。禍未至大而張之。有聞則起。有言必諍。授中主以沽直之譏。而小人反挾大體以相難。則李固陳球之徒是也。近世諫臣大抵如是一則傷宿蠹之未消。恥新猷之未展。謂中主必不可與有爲。季世必不可復。挽傲岸物表。清孤自獎。而坐失可爲之機。則黃憲徐穉陳寔袁閔之徒是也。唐宋以下無其人矣激而爭者。詳於小而略於大。怒湍之水。不可以行巨舟。激而去者。決於棄世。而忍於憂天。環堵之光。不可以照廣野。嗚呼。若是者。皆非不可康濟之才。而不終其用。繇來久矣。豈係一旦一夕之故哉。故雖有可與爲善之君。而終無與宏獎而利成之也。悲夫。大權移於女謁宦豎僉人。則主雖明。臣雖直。相摧相激。以貽宗社生民之禍。不可謂無君。抑不可謂無臣。而終不可謂有臣也。此今古敗亡之所以不救也。

言有似是而實非者。馬融之對策是已。行其說不足以救弊。而導其說則足以蠱人心。毀仁義。而壞風俗。融憂民之不足。而言曰。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漢之季世。豔后尸政。寺

人阿母窮奢極侈以蠹國。私人墨吏橫行郡國以吮民之貧也。豈婚葬之糜之哉。融避不言而嫁其罪於小民區區未殄滅之孝慈。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他日附權門而獻頌擁絳帳而縱慾。皆此念爲之也。婚葬者人事始終之大。故記言曰。先王重用民財而重用之於禮。其以獎仁厚崇廉恥之精意。豈褊夫陋人之所知哉。昔者殷之且亡也。昏姻之禮廢。浮僻之行逞。茅束死麇。可以誘女。而文王憂之。關雎之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盛禮樂以宜淑女也。蕭雝之車。穠如桃李。豈不節而樂以淫乎。崇閨門之廉隅。防野合之濫觴。故雖標梅盈筐而不憂其失時。以失時者無損於歸妹之愆期。而懲剗羊無血承筐無實之無攸利也。若夫喪祭則豈君之忍禁其民。民之忍背死以求財之足者乎。家貧而厚葬。非禮也。喻賢者以俯就。使無以不備爲哀而喪其生也。士之祿入亦薄矣。而士喪禮之所記。衣衾綌絞。罌茵抗席。殷奠三虞之盛。不以貧而殺焉。惟夫嬴政之後。窮天下以役驪山。故漢文裁之以儉。以紓生人之急。然天子之儉也。自不至於土親膚而傷人子之心。若士民則固弗禁也。墨氏無父而桐棺之制。戕仁寡恩以厲民於利。孟子斥之爲禽獸矣。罔極之恩。終天之一日。此而不用吾情。何所用吾情者。融不生於空桑。而欲蔽錮人子之惻隱。吝餘財以畜妻子。融也。其能免於梟獍之誅乎。嗚呼。此說行而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其伊於胡底也。昏及時而棄禮。則贅壻不知恥。而年未及期者。且配非其類。以啟淫亂。葬欲速而趨簡。則旦在堂而夕在野。委骼荒崖。而野火狐狸。灼齧其未冷之骨。其極也。競相索而鬻色。以自肥惑術士之言。而焚割枯骸。以邀富貴。利心一逞。何有終極。不知先王斟酌質文。而輕財賄。以全天性之至教。爲不可及也。融也。固名教之罪魁。無足數於人類者也。其何誅焉。

善用天下者。恒畜有餘。以待天下。而國有餘威。民有餘情。府有餘財。兵有餘力。叛者有餘畏。順者有餘安。不善用之。小警而大震之。以天下之力。爭一隅之勝負。雖其勝也。以天下而僅勝一隅。非武也。疲天下而搖之。民怨其上。非情也。民狎於兵。而玩兵。非所以安之也。區憐之亂。九真交阯之小釁。而在廷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討。廷無人矣。徵李固之深識。任祝良張喬。以單車而收萬里之功。漢其危哉。惟遣吏循撫。而不加之兵。將使九真交阯之人曰。吾之於中國。猶蠱蚘之喙也。置我於不足較。而姑使賢二千石以綏我也。不軌不順。而僅與二單車之使抗。吾其如中國何哉。將使中國之人坦然亡疑。而私相語曰。九真交阯。猶蠱蚘之喙也。一使者單車折之而已。款服矣。天下固自定也。無有能搖之者也。使桀驚思逞之人。無所施其技擊之勇。無所施其機變之巧。知弄兵而矜智勇。曾不如單車一使之從容。而折萬里之衝也。使單車一使之威。伸於萬里。則浸假大臣殫謀於廷。大將奮揚於外。抑不知其蕩滌之功何若。而天子之德威赫赫如是。則卽有權姦。亦無敢生其心。以嘗試。故九真交阯。戢耳以聽命。而天下晏然。嗚呼。梟雄之初起。未必卽敢小視天下。而睥睨之也。殫天下之力。與爭勝。敗於一旦。而梟雄之膽乃張。中國之情日荼。天寶之亂。始於雲南之喪師。宋盡心力於西夏。而女真測其荏弱。一良吏制之有餘者。合天下震驚以不足。以瓦注者。以金注。未有不自亂者也。播州之巢穴初空。奢蘭之連兵遽起。朝鮮之救兵甫旋。遼瀋之嚴關早失。廷無人而貪功者。撓之無餘威。無餘祚矣。悲哉。

梁商之策。匈奴曰。良騎夜合。交鋒決勝。夷狄所長。中國所短。乘城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長。夷狄之短。馬續從其教。令而右賢王力屈而降。此萬世之訐謨也。佛狸之彊。而不能拔肝胎。完顏亮之衆。而不能渡采。

石其衰可待。躁者不能待而自敗耳。故楊鎬王化貞之罪。死不償責也。若夫驅除之於盛極將衰之際。則又有異焉。守位者人也。聚人者財也。金粟足以相贍。而後守可以繼。彼雖衰而猶承極盛之餘。則彼且倚金粟之餘以困我。與之相守而固不敵。則潰敗也必矣。主者利於守。客者利於攻。主客無定。在因其時。而身負蕩平天下之大略者。尙審此哉。

張綱單騎詣賊壘。張嬰而降之。言引盜者。侈爲美談。楊鶴、陳奇瑜、熊文燦、遙慕其風。而禍及宗社。嗚呼。孰知綱之爲此。爲梁冀驅之死地。迫於弗獲已。而姑以謝一時之責者乎。綱卒未幾。而嬰復據郡以反。滕撫斬之。而後絕。綱何嘗能引東南之盜哉。且嬰降而馬勉、華孟相繼以蠶起。滕撫追剿淨盡。而江湖始甯。則撫盜之爲盜。固審矣。胥吾民也。小不忍於守令之不若。稱兵以抗君父。又從而撫之。勝則自帝。自王。而惟其意。敗則卑詞薦賄。且冒爵賞之加。一勝一敗。皆有餘地。以自居。而不失其尊富。桀猾者何所忌。而不盜也。南宋之諺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且逆計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勸之盜。而孰能弗盜邪。夫失業之民。隨桀猾所誘脅。盡俘殺之也。誠有所不忍。殲其渠魁。而籍其黨與。以爲邊關之戍卒。則矜全其死命。已不傷吾仁矣。而使仍居其故地。則豈徒渠帥哉。失業之民。一染指於潢池。而鄉黨不齒。田廬不保。欲使之負耒而爲戢順之民。亦終不可得。是甯以撫求其永綏哉。改紀暴政。慎擇良吏。而飭之以寬恤。以安未亂之民。而已亂者。非可旦夕使順也。引盜者。慎勿輕言撫哉。均之撫也。祝良、張喬。用之交趾而定。張綱用之廣陵。而盜益猖。其術同而效異者。則又有說。蠻夷之寇邊鄙。進爲寇。而退自有其田廬。之可居。婭亞鄉閭之可與處。則斂戢以退。而固不失其所撫之斯順矣。生中土爲編氓。一行爲盜。反而無以自容。使游

泳於非逆非順之交。翱翔而終思矯翮。抑且弭之象之。寵而榮之。望其悔過自懲。而不萌異志。豈能得哉。張綱者。以緩梁冀一時之禍。而不暇爲國謀也。何足效哉。

## 桓帝

順帝崩。沖帝殤。質帝弑。李固兩欲立清河王蒜。而不克。終與蒜而俱斃。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伊尹周公相湯武。以取天下。位極尊。任極重。而所戴以立者。太甲成王。皆適冢宜立。而無容異議者。是以不順之徒。毀室之黨。撓之而不敗。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則此一人者。伊尹周公所不敢任。而李固安能必也。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爲擇賢而戴之。忠者曰。吾所擇者賢也。姦者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毀譽而移焉。忠姦互角。視權之輕重爲憑藉。而姦者常勝。固之言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惟天子有天下。可以與人。而後人惟其所擇。而授之以天下。身爲人臣。而可云爲天下得人乎。固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持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咸立己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夫其漸積使然。豈一朝一夕之芒哉。諸呂誅惠帝子廢舍齊王。而迎立代王者。周勃也。昭帝無後。昌邑廢。迎立宣帝於爲閒者。霍光也。夫二子所擇者賢。而二子無姦心。則得矣。然此豈可以爲後世法哉。且而立文帝。而帝目送之曰。鞅鞅非少主臣。此是景帝周亞夫事文誤用光立宣帝。而驂乘之日。帝若扳刺。則二子危而漢以安。非然者。跋扈之言出諸口。而鳩毒已入其咽。故爲人臣。而以而天下得人爲己任。雖伊尹周公。弗敢任焉。而況李固乎。自禹以後。傳子之法。定無子之以次相繼。爲母后者。不敢擇也。爲大臣者。不

敢擇也。庶支無覬覦之心。外戚奄人無得援之望。則雖得之不令。而亦惟天所授。非臣子所敢以意爲從。違故劉子業之凶淫。故沈慶之有死而不敢廢。忠者無所容其忠。姦者無所容其姦。然後權臣不能操天位。民取舍以與人主。市宋仁宗之立英宗。高宗之立孝宗。人主自擇之。此則可謂爲天下勅人爾。先君無前定之命。嗣子無豫建之實。則如楊廷和之迎興邸。順次而無敢擇焉也。廷和行帝所無事。而世宗曰。以門生天子待朕。亦鞅鞅芒刺之謂矣。然廷和危而天下安。固欲爲天下得人而有擇焉。惡足以敵梁冀之結奄人。挾母后以讎其邪心哉。漢法不善。而固無能自審於人臣之義。固爭愈力。則桓帝之感冀愈深。而冀之惡愈稔。卒與赫而俱斃也。哀哉。

讀崔寔之政論。而世變可知矣。譬德教除殘爲梁肉治疾。申韓之緒論。仁義之蝨賊也。其後荀悅鍾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諸葛武侯劉先主決行之於上。君子之道。詘刑名之術。進激於一時之詭隨。而啓百年嚴酷之政。亦烈矣哉。司馬溫公曰。慢則糾之以猛。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斯不易之常道。是言也。出於左氏。疑非夫子之言也。夫嚴猶可也。未聞猛之可以無傷者。相時而爲寬猛。則矯枉過正。行之不利。而傷物者多矣。能審時而利用之者。其惟聖人乎。非激於俗而毗於好惡者之所得與也。若夫不易之常道。而豈若此哉。寬之爲失。非民之害。馭吏以寬。而民之殘也。乃甚。漢之季世。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者。豈民之遽敢爾哉。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鉗天下。而任貪人於郡邑。使虔劉赤子。而民日在繁霜積雪之下。哀我憚人。而何忍言猛乎。嚴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民之緯也。並行不悖。而非以時爲進退者也。今卻矯衰世之寬。益之以猛。瑣瑣之咽亞。眇眇藪藪之富人。且日假威以蹙其貧弱。然而不激。

爲盜賊也不能。猶且追咎之曰：未嘗束民以猛也。憔悴之餘，摧折無幾矣。故嚴以治吏，寬以養民，無擇於時而並行焉。庶得之矣。而猶未也。以漢季言之，外戚奄人之族黨，肆行無憚，是信刑罰之所不赦也。乃誅殛以快一時之衆志，陽球用之矣。范滂張儉嘗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亂而不可止。然則德教不興，而刑罰過峻，卽以施殃民病國之姦，而勢且中潰。寔乃曰：德教除殘，猶以梁肉治疾，豈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爲正也無德，其導民也無教，寬則國敝而禍緩，猛則國競而禍急。言治者不反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中於百年，申韓與王道爭衡，而尤勝鄙哉。寔也。其以戕賊天下無窮矣。且夫治病者而恃藥石爲壯，而有餘偶中乎外邪者言也。然且中病而止，必資梁肉以繼其後。若夫衰老羸弱而病在府藏者，禁其梁肉而攻以藥石，未有不死者也。當世之季葉，元氣已滲洩而無幾，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尙欲操砭石擣五毒以攻其標病乎。智如孟德，賢如武侯，而此之不審，天其欲以此時刈子遺之餘民乎。夫崔寔者，殆百草欲衰而鵲鳩爲之先鳴乎。

張奐卻羌豪之金馬，而羌人畏服，爲將者能不受賊餌以受斃於賊者，鮮矣。豈特中國之盜賊哉。敵國之相攻，疆夷之相逼，而未嘗不薦賄以餌邊將，故或以弧軍懸處危地，而磐固自安。朝廷誇其堅悍，有制寇之勞，乃不知香火之誓，饋問之往還，日相酬酢，而人莫之覺也。其事甚祕，其文飾甚密，迨其後知受其餌，欲求自拔而莫之能免。夫爲將者，類非潔清自好獨行之士，其能如兔之卓立，以建大功者無幾也。而朝廷何以制之可哉。中樞不受賄以論功，司農不後時以吝饗，天子不吝賞以酬勞，庶有瘥乎。唐高祖不與突厥通，則師不可興。石敬瑭不與契丹爲緣，則反不能速。卽不爾者，鬻國而貪盜賊夷狄之苞苴，爲武人



相傳之衣盍能無敗亡乎。

子曰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謂夫疑可與言而固不可者也。故其咎也失言而已。未足以災及其身。若夫虎方噬而持其爪蛇方螫而禁其齒非至愚者不爲。然而崔琦獻箴于梁冀之怒。乃曰將軍欲使馬鹿易形乎。其自貽死也。更誰咎哉。夫冀仰不知有天上不知有君旁不知有四海之人內不知有己。弑君專殺。鳶肩虎視而亡賴。是可箴也。是虎可持之無噬蛇可禁之無螫也。琦果有忠憤之心。暴揚於庭而與之俱碎。漢廷猶有人焉。而以責備賢者之微詞。施之狂狡。何爲者也。冀之爲冀如此而已矣。藉其爲王莽與則延琦而進之與溫言而誘使忠已琦且爲揚雄劉歆身全而陷惡益深矣。故若冀輩者弗能誅之望望然而去之可爾。以身殉言而無益於救且不足以爲忠直也。則謂之至愚也。奚辭。

桓帝之誅梁冀也。一具璣制之。而如擒鼠於甕冀亡賴子耳。誅之也。其易如此。然而舉國無人。帝不得已。就唐衡而問中人。李固杜喬死。君孤立於上。以聽狂童之驕橫。若胡廣之儔。固不足道。乃舉國而無深識定力之士。亦至此哉。嗚呼。劉瑾之誅也。非張永不能。魏忠賢之誅也。發其惡者一國子生而已。豈盡其威劫之乎。雖利以熏士大夫之心。而如霜原之艸。藉藉佗佗。而無生氣。國不亡何恃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乘高墉以射隼而無不獲。誠篤其忠貞乎。奚待單超等之鋤冀。而後揚王庭以呼號也。能勿媿焉否也。

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魏桓徵而不至。非忘世也。知亂之未訖也。韋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知本之論也。梁冀之橫也。人知病冀而已矣。冀誅而天下遂若沈

疴之去體。黃瓊爲太尉。陳蕃爲尙書令。范滂按察冀州。無知者想望新政。嗚呼。冀之生死。烏足繫漢之存亡哉。冀之誅。殆痍瘡之得汗而解也。伏邪在桓帝之膏肓。而內豎之以鳩而攻砒也。天下無能知者。瓊與蕃且不知。而況蚩蚩之望影以對語者乎。以桓帝爲君。而漢無可復爲之理勢。其本撓。其末乍正。而傾愈疾。故權姦之殛。非必國之福也。況乎帝之誅冀。爲鄧香之妻。報其登屋之怒。而非以其貪濁枉殺之凶於國哉。然則陳蕃之薦五處士。爲不知時而妄動乎。曰。此未可以責蕃也。蕃旣立乎其位矣。苟可以爲焉。則庶幾於一當。植正人於君側。君其有悛心乎。亦臣子不容已之情也。然而固不能也。故五子者。愛道以全身。斯可尙也。

亂政不一。至於賣官。而未有不亡者也。國紀盡。民之生理亦盡也。古之天子。雖極尊也。而與公侯卿大夫。士受秩於天者均。故車服禮秩。有所增加。而無所殊異。天子之獨備者。大裘玉輅。八佾宮縣而已。其餘。且下而與大夫士同。昭其爲一體也。故貴士大夫。以自貴。尊士大夫。而上有同於天子。重天之秩。而國紀以昭。秦漢以下。卿大夫車服禮秩。絕於天子矣。而猶不使之絕也。舉之以行。進之以言。敍之以功。時復有束帛安車之徵。訪之以道。上下有其大辨。君子小人有其大閑。以爲居此位者。非其人而不可覬。抑且使天下徼幸之徒。望崖而返。卿大夫士。且有巍然不可扳躋之等。臨其上。以爲天子者。其峻如天。而莫之敢陵。賣官之令行。則富者探囊而得。狡者稱貸以營。旦市井而夕廟堂。然則天子者。亦何不可以意計營求於天。而倖獲之也。而立國之紀。掃地而無餘。古之詔祿。下逮於府史胥徒。而皆浹。日以代耕。民耕以養吏。而上制之。上斂民以養吏。而民不怨。吏知己之養。一出於民。而不敢復漁獵於民。且士唯

其不謀利而貧也。是以貴而既得所養矣。抑謀其喪祭冠昏之資。而士以安。故以天子而養士。不以士養天子。天子制民之財以養士。而士不求養於民。彼之揭金粟以奉一人之欲。非其義也。且非徒邀其榮也。失之於天子。而得之於民。賈道行而希三倍之利。上弗能禁焉。且貪人之取賞於倍利者。禁之殺之。而終不厭。縱千百賈於郡邑。以取償於貧弱。民之生理不盡者。亡有也。國無紀。民無生。黠者踰垣而冀非望。弱者泣隅而幸災禍。故曰。國未有不亡者也。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日滋。求如前漢之末。王莽篡而人思漢。不可復得矣。石虎高洋之國。貧而用汰。不屑也。唐僖宗之猥賤。宋徽宗之驕奢。皇甫鏞裴垍之牟利。蔡京賈似道之馮緄。法不屑也。孰其繼桓靈而自亡者也。

中人監軍。自馮緄之請始也。夫緄亦惡知蟻穴之決。而汜濫迄於千載乎。緄之請也。以將帥出師。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而誣抵乎罪。使與焉。則以箝其口。而無辭以相傾。然未幾而緄竟軍。以還盜復起。免官。則其爲此也。何救於禍。徒決裂防閑。使內豎操闔外之權。魚朝恩。童貫。盧受。張彜。憲。小以敗而大以亡。緄之貽害烈矣哉。漢至此已無可爲矣。無往而非宦官之挾持也。南北軍之唯其頤指。所僅存者疆場之軍政。皇甫規。張奐。幾仲。幾詘。於宦官之手。而猶自行其權。藉於師中。緄更引而受之。以利器。蹇碩之爲八校尉魁也。孰嘗其肯綮。而取必於人主。以威中外。循故事以行之。而適然矣。夫漢事不可爲矣。竭其忠貞。繼之以死。亦何懼於謗譖。不然。引身而退耳。防之愈密。縱之愈甚。業已假監軍之權。而生死成敗。且唯其意旨。他日者。忠臣元老。欲去之而不得。緄胡弗思。而懼禍之情。長以倒行。至是乎。推禍原而定罪首。緄不得辭矣。

漢之末造。必亡之勢也。而兵彊天下。張奐、甫、皇規、段熲。皆奮起。自命爲虎臣。北虜西羌。斬馘至百萬級。窮山搜谷。殄滅幾無遺種。彊莫尙矣。乃以習於戰。而人有憤盈之志。不數十年。矢石交集於中原。其幾先動於此乎。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爲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爲。惟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揜人情。以歸往。闔主權。閣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惟此爲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尙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彊亡。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爲殺。自相殺則自相敵矣。自相敵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彊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彊。彊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仇香不致陳元不孝之罰。感而化之。香蓋知元之可化。而不驟加之罰也。曰。盡人之不孝者。皆可以化元之道化之也。天下有道。生養遂。風俗醇。無不順之子弟。非其惻隱之性篤。而羞惡之心不可泯也。人率其子弟之常而已。獨逆焉。則無以自容於鄉閭。乃天下而無道矣。羞惡之心不泯以亡者。不數數矣。仇香曰。吾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元不孝而於此奚取焉。取其欲自錚錚於鄉閭。而羞惡之心。有存焉者也。夫孝者。人之性也。仁之所繇發也。舍其不忍之真。而求之於羞惡。亦已末矣。雖然。苟其有羞惡

之心。則戢其狂愚。俟天良之復。而惻隱亦旋以生。情四支。暱妻子。侵以自媮。於是而生人之氣。乃絕。故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仁不仁。豈恥不恥之能辯存亡者哉。茶然而甘於猥賊。憤然而生其悍戾。不見不仁之可恥。而後天性終迷以不復。故人之無良。莫甚於有胸無心而不自攝者也。而後教化之道窮。仇香知此矣。以其無情心也。知其有恥。以其有恆度也。知其不迷。急取其羞惡之心。而重用之。以徐俟惻隱之生焉。故元終以孝聞。雖有聖人。不能如無恥心者何也。殺父與君。皆介然蹶起。忘亂賊之名。爲可惡者也。情四支。暱妻子。勢窮而逆施。故先王之德教。非不如香。而設不孝之誅。無如此無恥者何也。殺之而已矣。巨姦之蠹國殃民。而自伏其法。不足以爲大快於國之存亡無當也。左瑄自殺。具瑗貶。侯覽黜。非桓帝之能誅之。非楊秉之能取必於桓帝而誅之。罪已踰涯。自滅焉耳矣。三凶去。而宦官之勢益張。黨錮之獄且起。曾何救於漢之危亡哉。外戚滅。宦官興。大臣無事焉。天子欲行其意。以誅僭倖。而大臣不與。宦官除。君側之姦事已顯著。而後擿其罪以請誅。未有傾心而聽者。故曰。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能之者。有以能之者也。無堅識定力。爲天子除患。則雖日陳堯舜之主。而固視之如夢嚙。漢之大臣。道不足。而與宦豎爭存亡。亦晚矣。快一時之人情。去三凶。而若拔牛之一毛。不救其亡。固矣。

桓靈之世。君道漸滅。而臣之諫之也。亟探本以立論者。惟荀爽乎。當其時。荼毒生民。而椽杵正氣者。無如宦官之甚。乃宦官之於人主。亦何親而過信之。且其聲音笑貌之無可悅者。夫人而知厭惡之矣。而人主暱之。若乳子之依母也。何故。非豔妻哲婦之居閒。則宦官之不敵士大夫久矣。內寵盛。而後宦官與密邇於宮闈。而相倚以重。溺君於安寢。而視聽以衰。付詔令刑賞之權於宦官。而牀第之歡。始得晏閒於娛樂。

非然。則聲音采色。肥甘輕煖。人主自可給其欲。而何藉此嘖笑可憎之刑人爲邪。爽之對策。直斥而切言之。女謁遠。奄權自失矣。故曰探本立論也。

黨錮諸賢。或曰忠以忘身。大節也。或曰激以召禍。畸行也。言畸行者。獎容容之福。以墮士氣。言大節者。較爲長矣。而猶非定論也。人臣捐身以事主。苟有裨於社稷。死之無可辟矣。闇主不庸。讒臣交構。無所裨於社稷。而捐身以犯難。亦自靖之忱也。雖然。太上者。直糾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其次視大權之所倒持。巨姦之爲禍本。而不與之俱生。猶忠臣之效也。然一姦去而一姦興。莫之勝擊也。若夫瑣瑣之小人。憑藉權姦而售其惡者。不勝誅也。不足誅也。君志移。權姦去。則屏息以潛伏。而蕭條竄匿。亦惡用多殺以傷和哉。然其流毒於天下。取惡於士大夫。則瑣瑣者。易激人怒。而使不平。賢者知之。則以爲不勝誅。不足誅者也。乃諸賢之無所擇而怒。無所恤而過用其刑殺。但與此曹爭勝負。不已細乎。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匡君之邪。而不屈其節也。膺嘗輸作左校矣。非以擊大姦而刑。所擊者一無藉之羊元羣而已。旣已誅於時。而被罔。則悔向之攻末而忘本。以爭皇極之安傾。夫豈無道焉。所與伉直之流。搏殺以快斯須者。一野王令張朔耳。富賈張汎耳。小黃門趙津耳。下邳令徐宣耳。妄人張成耳。是何足預社稷之安危。而憤盈以與讐殺者邪。侯覽也。張讓也。蟠踞於桓帝之肘腋。而無能一言相及也。殺人者死。而誅及全家。大辟有時。而隨案卽殺。赦自上頒。而殺人赦後。若此之爲。倒授巨姦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語隻詞。揚之庭。以祛禍本。然則諸君子與姦人爭輿廢。而非爲君與社稷捐軀命以爭存亡乎。擊姦之力弱。而一鼓之氣易衰。其不敵凶慙。而身與國俱斃。無他。舍本攻末。而細已甚也。直擊嚴嵩。而椒山之死以正。專劾魏闖。而應山

之死以光黨錮諸賢。其不得與二君子爭烈焉。無他。岑陞張儉之流。有以累之也。與。

### 靈帝

桓帝淫於色。而繼嗣不立。漢之大事。孰有切於此者。竇武任社稷之重。陳蕃以番番元老佐之。而不謀及此。桓帝崩。大位未定。乃就劉儵而問宗室之賢者。何其晚也。況天位之重。元后之德。豈區區一劉儵寡昧之識。片言可決邪。持建置天子之大權。惟其意以爲取舍。得則爲霍光。失則爲梁冀矣。武以光之不學。冀之不軌者爲道。社稷幾何而不危。欲自免於赤族之禍。詎將能乎哉。武也。一城門校尉也。非受託孤之命。如霍光之於武也。所憑藉以惟意而立君者。太后耳。宮闈外戚之禍。梁氏之覆車不遠。宦官安得不挾以爲名哉。夫武也。旣不能及桓帝之時。諫帝以立儲之大義。抑不於帝崩之後。集廷臣於朝堂。辨昭穆。別親疏。序長幼。審賢否。以與大臣公聽上天之命。儵以爲賢而賢之。武謂可立而立之。天子之尊。若其分田圃以授亞旅而使治。則立之惟己。廢之惟己。朱瑀惡得不大呼曰。武將廢帝爲大逆。而靈帝能弗信哉。漢之亡也。亡於置君。而置君者先族。武不蚤死。吾不保其終也。獲誅奄之名。以使天下寃之。猶武之幸也。夫忠直有識之言。亦無難聽也。庸主具臣。不能聽毀而家亡。而國也。誰其哀之。竇武以椒房之親。任立君之事。踵梁冀之所爲。雖心行之無邪。與梁冀異。而所爲者亦與冀奚別。錄定策功。封聞喜侯。靈帝亦按冀之故事。而以施之武。盧植說之曰。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斯亦皎然如白日之光。昆蟲皆喻於昏旦。而武不能用。悲夫。其自取覆亡也。夫欲國秉鈞。匡社稷。誅宦豎。肅官常也。

豈不侯而不足以立功。卽庸臣之私利計之。榮其身。澤其子孫。抑豈今日不侯而終掩抑其大勳。貽子孫以貧賤哉。則盧植之說。引而上之。可以躋善世不伐之龍德。推而下之。亦計功謀利者之勿迫。求於一旦而致傾仆之善術也。而武不能。且欲引陳蕃以受無名之賞。蕃固知其不可受也。惜乎不知武之不足與共爲社稷之臣也。

竇武陳蕃殺而漢之亡必不可支矣。陳蕃老矣。而誅權豎。安社稷。扶進君子之心。不爲少衰。惜乎不知擇而託於竇氏也。然則竇武其非賢乎。曰武非必不賢。而所爲者抑賢者之道。雖然。武卽賢而固不可託。且吾不能保武之以賢終也。故重爲蕃惜也。武之可信爲賢者。以其欲抑宦寺以獎王室。且引李膺杜密尹勳劉瑜而登進之。然此豈可決其必賢哉。單超之殺梁冀也。尊黃瓊矣。用陳蕃矣。徵徐穉。姜肱。袁閎。李曇。韋著矣。天下固嘗想望其風采。而屬望以澄清。然則有所誅逐。有所登進。矯時弊以服人。姦人用之。俄頃而固不可信。蕃已老。竇武方內倚太后。外受定策之賞。而蕃又惡能保其終乎。漢之將亡也。天子之廢立。操於宮闈。外戚宦寺。迭相爭勝。孫程廢而梁氏興。梁冀誅而單超起。漢安得有天子哉。而蕃所託者。猶然外戚也。則授宦者以梁冀起復之名。旣無以正天誅。而服受戮者之心。且天下亦疑外戚宦寺之互相起滅。而不適有正。故張奐亦爲王甫曹節所惑。欲自祓濯而終不免。蕃之託武。非所託也。明甚。然且以老成之識。昧焉而不察者。時之所趨。舍是而無能爲也。嗚呼。以三族之膏血。爭賢姦之興廢。社稷之存亡者。豈易言哉。不幸而無如砥之周道。率繇之以行志。則亦埋怨於江潭山谷之間。齋恨以沒焉耳。毫釐之辨。不審而事以大潰。賢人君子。駢首以死。社稷旋踵而傾。若以膏沃火。欲滅之而益增其燄。蕃之志可哀。而其



所爲亦左矣。是以君子重惜之也。

夫人情亦惟其不相欺耳。苟其相欺。無往而不欺。法之密也。尤欺之所藉也。漢靈之世。以州郡鄉黨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之禁。選用艱難。而州郡之貪暴。益無所忌。司馬溫公述叔向之言。國將亡。必多制。若夫開國之始。立密法以防欺。未卽亡焉。而天下之害積矣。今之爲制。非教官及倉巡驛遞不親民者。皆有同省之禁。此漢靈之遺法也。司馬溫公曰。適足爲笑。誠然有可笑者。名爲一省。而相去千里者多矣。名爲異省。而雞犬相聞者多矣。同省而聲聞不接。異省而婚媾相連。豈天限地絕。一省而省而遂不相及哉。此適足爲笑者也。或爲婚姻。或相對治。情相狎。過相匿。所必慮也。而又奚必婚姻對治之相臨乎。展轉以請託。更相匿。而互相報。夫豈無私語密緘之足任。已非婚姻。已非對治矣。藉手以告曰。吾無私也。而交通請屬之無所憚。此又適足爲笑者也。夫防之嚴。而適以長欺。旣良然矣。若夫捐禁而鄉郡可守。尤有利焉。自賢者而言之。南北之殊風。澤國土國之殊壤。民異利。士異教。遙相治。而見爲利者。或害教以正者。或偏審土之宜。以益民。視習之趨。以正士。則利果利。而教果教矣。自不肖者而言之。酷以墨者之無忌也。突爲其寇讐。翩然拚飛於千里之外。無能如何也。無罷斥以歸休。而身得安。子孫得免。無餘慮矣。居其土。與其人。俱當官則吏也。歸里則鄉曲也。刑罰科斂之加。非以其正。而鄉人可報之於數十年之後。則惴惴焉。一夫勝予。不肖之情戢焉。害亦有所懲矣。夫王者台天下以爲一家。揭猜疑以求民之瘼。而行士之志。法愈疏。閑愈正。不可欺者。一王之法。天理之公。人心之良也。而特區區之禁制也乎。三代之隆也。士各仕於其國。而民益親。亡漢之稗政。奈之何其效之。

嗚呼。世愈移而士趨日異。亦惡知其所歸哉。靈帝好文學之士。能爲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樂松等以顯。而蔡邕露章。謂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奕。甚賤之也。自隋煬帝以迄於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貴重崇高。若天下之賢者。無踰於文賦之一途。漢所賤而隋唐宋所貴。士不得不貴焉。世之趨而日下。亦至此乎。夫文賦亦非必爲道之所賤也。其源始於楚騷。忠愛積而悱惻生。以搖蕩性情而伸其隱志。君子所樂尙焉。流及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諷諫亦行乎其間。六代之衰。操觚者始取青妃白。移宮換羽。而爲不實之華。然而雅鄭相雜。其不詭於貞者。亦不絕於世。夫蔡邕者。亦嘗從事矣。而斥之爲優俳。將無過乎。要而論之。樂而不淫。誹而不傷。麗而不蕩。則涵泳性情而蕩滌志氣者。成德成材以後。滿於中而嚮於外者之所爲。而以之取士於始進。導幼學以浮華。內遺德行。外略經術。則以導天下之淫。而有餘。故邕可自爲也。而不樂松等之輒爲之。且以戒靈帝之以拔人才於不次也。繇是言之。士趨亦何嘗有異哉。上之用之也。別耳。於是而王安石之經義。雖亦未耳。而不傷其本。庶幾乎華實兼茂之道也。元祐革新法。而並此革之。過矣。若王鏊錢福之淺陋。陶望齡湯賓尹之卑陋。則末流波靡。而非作者之涼也。經義者。非徒干祿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極道者也。文賦者。幼非學之習也。志在學充。傷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而志士崇業以單心。亦可於此而審所從矣。

論爲子爲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何也。若苞者無可爲計。雖君子亦不能爲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戰。爲能死於官守。苞與守刃其親者均也。爲此論者。無人之心。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鮮卑。分符爲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故至於苞而

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通天之罪也。爲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爲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雖勞不辟。雖死不輟。而況於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武城人也。所守則遼西也。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踐之郊也。胡爲乎甫到官。而卽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也。彊寇在肘腋之間。弧城處斗絕之地。奉養老婦人。以徼幸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併命於危城。苞雖死。其可以道中心之刑辟哉。惑者其愚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爲之計。當羯賊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劍以死。委戰守之事於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

蔡邕。意氣之士也。始而以危言召禍。終而以黨賊逢誅。皆意氣爲之也。何言之曰。合刑賞之於大權。一人者。天子也。兼進賢退不肖之道。以密贊於坐論者。大臣也。而羣工異是。姦人之在君側。弗容不擊矣。擊之而吾言用。姦人退。賢者之道自伸焉。吾言不用。姦人且反噬於我。我躬不閱。而無容以累君子。使猶安焉。其猶有人乎。君側也。君子用而不任。弗容不爲白其忠矣。白之而吾言用。君子進。姦人之勢且沮焉。吾言不用。姦人不得以奪此與彼之名。加之於我。而猶有所憚焉。邕苟疾夫張顛。偉璋趙珪。蓋升之爲國蠹也。則專其力以擊之可耳。致以郭禧。橋元。劉寵之忠。而勸之以延訪也。則抑述其德。以贊君之敬禮已耳。而一章之中。抑彼伸此。若將取在廷之多士。而惟其所更張者。爲國謀邪。爲君子謀邪。則抑其一往之意氣。

以排異己而伸交好者之言耳。庸有聽之者哉。漢之末造。士論操命討之權。口筆司榮枯之令。汝南甘陵。太學之風波一起。而成乎大亂。非姦人之陷之。實有以自致焉。同於我者爲懿親。異於我者爲仇讐。惟意所持衡。而氣爲之凌轢。則邕他日者。幸董卓之殺奄人。而忘其專橫。亦此意氣爲之矣。橋元劉寵之不爲邕所累。幸也。而君子以相形而永廢。朝廷以偏擊而一空。漢亦惡得不亡哉。鮮卑持趙苞之母以脅苞。苞不顧而戰以殺其母。無人之心也。賊劫橋元之幼子。登樓求貨。元促令攻賊。以殺其子。亦無人之心也。母之與子。若是其均重乎。非也。使苞之子爲鮮卑所持。以脅苞。苞不顧而擊鮮卑。則忠臣之效矣。不以私愛忘君父之託也。而苞則其母也。賊所脅元以求者貨耳。貨與子孰親。而吝貨以殺其子乎。或曰。元非以貨也。賊劫質以脅人。法之所不可容也。夫一區區登樓之賊。殺之不足爲國安。縱之不足爲國危。法者司隸河南尹之法。非元之法也。而元何怙法以忘其天性之恩邪。史氏之言曰。元上言。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財貨。由是劫質遂絕。史之誣也。樂道之以爲溢美之言。以覆元絕恩之咎也。友兄恭弟。慈父順妻。苟有劫其親以求貨者。法雖立。孰忍恕置之而不恤。雖嚴刑禁之而必不從。則謂劫質永絕者。非果有之爲誣而已矣。充橋元之操。藉其爲趙苞也。又奚不可也哉。

封建廢而權下移。天子之下。至於庶人。無堂陛之差也。於是乎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盜賊起。嬴政之暴。王莽之逆。盜始橫焉。然未嘗敢與久安長治之天子抗也。至漢之季。公孫舉。張嬰。許生。始稱兵僭號。而無所憚。積以成乎張角之亂。盜賊輒起於承平之代者。數千年而不息。秦之盜。曰悲六國之亡。莽之盜。曰思漢室之舊。盜者必有託也。然後可假爲之名。以聳天下。而翕然以從。至於角而無所託矣。宦寺之毒。郡縣

之虐。未可以爲名也。於是而詭託之於道。角曰吾之道。黃帝老子之道也。乃至韓山童徐壽輝曰吾之道。瞿曇之道也。微二氏之支流。亦未足以惑天下。而趨之若流。甚哉二氏之殃民。亦豈其初念哉。而下流必至於此。故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過計哉。雖然。二氏之邪淫。而終以亂也。非徒二氏倡之也。爲儒者之言。先之以狂惑。而二氏之徒效之也。君子之言人倫物理也。則人倫物理而已矣。二氏之言。虛無寂滅也。則虛無寂滅而已矣。無所爲禳祥瑞應。劫運往來之說也。何休鄭玄之治經術。京房襄楷郎顛張衡之論治道。始以鬼魅妖孽之影響。亂六籍而上動天子。下鼓學士。曰此聖人之本天以治人也。於是二氏之徒。歆其利。而後曰吾師老子亦言之矣。吾師瞿曇亦言之矣。羣然興爲怪誕之語。以誘人之信從。而後盜賊藉之以起。儒者倡之。二氏和之。妖人挾之。罪魁戎首。將誰歸哉。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盜賊挾聖人以惑百姓。天子之權。下移於庶人。所挾者亦移焉。而盜賊汜濫乎數千年而不息。禍亦烈矣。端本之治。治佛老而猶非本也。儒而言災祥言運會。妖之始也。三代之聖人。殺而勿赦者。而後之君子。從而尊之。以加一倍之小術。測興亡。使與通書正蒙相雜。以立教闢邪者。容勿辯乎。

用兵之道。服而舍之。自三代之王者。以迄五霸。皆以此而綏天下。惟其爲友邦也。王者以理相治。霸者以威相制。理伸威勝。而志得。滅之不義。屠之不仁。舍其服而天下自不敢復競。封建圯。以庶人可稱兵抗天子。豈此謂哉。朱儁曰。秦項之際。民無定主。賞附以勸來者。此後世之權術。不可與三代並論。故以曹操之猜。而關羽之降。非其誠款。操猶聽其來去。而不加害。或者乃欲於盜賊敗困之餘。乞降而受之。其不然審矣。敗而誅之。不可勝誅。而姑予以生。使知懼而感我之不殺。或猶知悔也。且非可施於渠帥者也。殲其魁。

赦其餘黨。自我貸之。固不可予以降之名也。予以降之名。抑將授以降之賞。猶然尊高於衆人之上。而人胡不盜。以黃巾之徧天下也。不數年而定。漢雖亡。不亡於黃巾之手。則朱儁之所持者定矣。不可以三代之法處秦項之際。況以可處逆民之弄兵。以抗國而毒民者乎。庸臣懦將。釀無窮之禍。有識者勿爲所亂也。

孫堅之欲誅董卓也。張珪之欲殺安祿山也。論者惜其不果。而終以長亂。張讓等爲蝨賊於中。李林甫。楊國忠相繼。脍削於國。微卓而漢必亡。微祿山而唐必亂。夫豈二豎之果足以移天而沸海乎。何進不召卓。而卓何逞。玄宗不寵祿山。而祿山何藉。逆未著而以疑殺人。且不勝其殺矣。是故後事之論。懲其末而弗戒其本。智者所弗尚也。先主勸曹操殺呂布。而爲操勁敵者。先主也。孫堅之沈驚而懷遠圖。夫豈出卓下哉。張溫弗假以威福。而使卓相制。非無意計焉。不幸而卓惡成。未可以咎溫之不豫矣。

漢之將亡。有可爲社稷臣者乎。朱儁。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惟傅燮乎。討黃巾而有功。趙忠欲致之。而予以侯封。燮不受也。當其時有軍功而拒宦寺。非直賞不及焉。還以受罪。故盧植辱於檻車。王允幾於論死。皇甫嵩奪其印綬。燮拒忠而忠弗能挫。憚其名而弗敢害。燮之德威。鬱權奄而制之也。大矣。燮之拒忠也。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守正而不競。安命而不爲己甚之辭。坦夷而任天。而但盡其在己。自以雅量冲懷。適然於寵辱之交。而小大莫能窺其際。其在漢陽也。曰。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之人祿。又欲避其難乎。方且自遜以引身之不早。而不待引亢爽之氣。以自激其必死之心。夫如是。豈小人之所以可屈。又豈小人之所可傷哉。若燮者。託以六尺之孤。正色從容而鎮危亂。植也。儁也。允也。智勇形而中藏淺。

固不足以測變之涯以量矣。故知變非徒節義之士也。允矣。其可爲社稷之臣矣。

王芬欲乘靈帝北巡。以兵誅諸常侍。廢帝立合肥侯。使其成也。亦董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誅之。其亡且速於董卓。卓擁彊兵。專征討。有何進之召爲內主。廢辨立協。在大位未定之初。協慧而欲立之者。又靈帝之志也。然且不旋踵而關東興問罪之師矣。芬以斗筭文吏。猝起一日。劫二十二年安位之天子。廢之而立疏族。力弱於卓。名逆於卓。人之問罪也。豈徒如卓而已乎。況其輕躁狂動。而必不能成也乎。曹操料其敗。以止其廢立之妄。非其智之過人也。皎然是非禍福之殊途。有心有目。無不能辨也。夫芬之狂。何以迷而不覺也哉。陳蕃之子逸與從之。而襄楷以其術惑之也。故有積憤者。不可與圖萬全之術。挾技術者。不可與謀休咎之常。陳逸有不戴天之恨。身與俱碎而不恤。閔其志可也。而不可從也。若襄楷者。昂首窺天。而生覬覦君子之遠之也。夙矣。此擇交定謀者之不可不知也。

何進輔政。而引袁隗。同錄尚書事。隗之望重矣。位尊矣。權盛矣。紹及術。與進同謀。誅宦官。而隗不能任。進召董卓。曹操。陳琳。鄭泰。盧植。皆知必亂。而隗不能止。董卓廢宏。立陳留。以議示隗。而隗報如議。猶然尸位而爲大臣。廉恥之心蕩然矣。然且終死於卓之手。而滅其家。故夫有恥者。非以智也。而智莫智於知恥。知恥而後知有己。知有己而後知物之輕。知物之輕而後知人之不可與居。而事之不可以不斷。故利有所不專。位有所不受。功有所不分。禍有所不避。不知恥而避禍。是夜行見水。而謂之石。不濡其足不止也。以疲老荏弱之情。內不能知子弟之桀驁。外不知奸賊之雄猜。自倚族望之隆。優游而圖免。而可謂有生人之氣乎。東漢之有袁氏與有楊氏也。皆德望之巨室。世爲公輔。而隗與彪。終以貪位而捐其恥心。叔孫

豹曰。世祿也。非不朽也。信夫不朽有三。惟有恥者能之。隗與彪其朽久矣。輕重之勢。若不可返。返之幾。正在是也。而人弗能知也。宦寺之禍。彌延於東漢。至於靈帝而蔑以加矣。黨人力抗之而死。竇武欲誅之而死。陽球力擊之而死。後孰敢以身蹈水火而姑爲嘗試者。然天下之賊。蠶起。指數之而挾以爲名。四海窮民。受其子弟。賓黨濫。大官大兵。以朘削無餘者。皆詛呪而望其速亡。誅殺禁錮之子孫。宗族不與共戴天日。而難與並命者。日含憤以求一旦之報。士大夫苟非其黨。不獲已而俯出其下者。畜惡怒以俟天誅之期。桀紂幽厲以聖帝明王之冢裔。正位爲天下君。而卒至隕滅。況此無賴之刑人。其能長此而無患乎。故極重而必返。夫人而可與知也。夫旣夫人而可與知。則一旦撲之。如烈風吹將盡之鐙。甚速而易必矣。陳琳曰。此猶鼓洪爐燎毛髮。曹操曰。誅其元惡。一獄吏足矣。而何進若持方寸之刃。以擬猛虎。其呼將助也不擇人。其撓敗也無決志。袁紹以豪傑自命。爲進謀主。且憂危展轉。而無能爲計。而遣鮑信募泰山之甲。丁原舉孟津之火。甚且召董卓以犯宮闕。進之心膽失據。而紹無能輔也。曹操笑而袁紹憂。其智計之優劣。於斯見矣。所以然者。以外戚攻宦官。人懲竇氏之禍。無爲傾心一也。進之所恃者何。后舉動待后。而後敢行。以婦人而敵宦官。智計不及。而多爲之蠱。二也。袁隗身爲大臣。而疲庸尸位。無能以社稷自任。三也。郭泰盧植。初起於田閒。任淺望輕。弗能爲益。楊彪黃琬。無以大殊於袁隗。四也。袁紹兄弟。包藏禍心。乘時搆亂。而無戮力王室之誠。五也。曹操識之明。持之定。而志懷叵測。聽王室之亂。居靜以待動。視何進之迷。而但以一笑當之。六也。皇甫嵩蓋勳。顧名義而不欲狂逞。進躁迫而不倚以爲腹心。七也。具此七敗之形勢。以誅宦者。而固非其所堪。雖欲禍之不中於宗社。其將能乎。夫內懷奪





壯志哉。君子之立身。期於潔己。其出而事君也。期於靖國。恩怨去就。非有定也。禍在宮闈。則宮闈吾所亟。違也。禍在闈宦。則闈宦吾所亟。違也。禍在權姦。則姦權吾所亟。違也。推而至於僭竊之盜賊。攘奪之夷狄。皆冰炭之乍投而沸。薰蕕之逆風而辨也。所疾惡者在此。而又在彼矣。氣運移而貞邪忽易。違之於此。而卽之於彼。是逃虎而抱蛇。舍砒而含鳩也。能終始數易而不染者。其惟執志如一。而大明於義之無方者乎。而邕不能也。始終之怨毒。宦豎而已。此外而篡弑之巨慙。不辨矣。非不辨也。己私未忘。而寵辱之情。移於衰老也。則一往之勁直。烏足以定人之生平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介于石。貞之至也。不終日。見幾而無執一之從違。乃以保其貞也。邕勿論矣。欲養浩然之氣。新其義而研之以幾。其尙以邕爲戒乎。申屠蟠徵而不至。論者謂之知幾。幾者。事之徵。吉凶之先見者也。漢之亡。天下之亂。董卓之不可與一日居。有目者皆見。有耳者皆聞。自非蔡邕之衰老昏迷。孰不知者。而何爲之幾邪。乃若蟠之不可及也。則持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卓之徵名賢也。蔡邕畏之矣。荀爽畏之矣。人勸蟠以行。蟠笑而不答。人不可與語也。志不自白也。夷然坦然而險阻消。蟠豈中無主而能然哉。故知其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士苟貞志砥行。以自尙。於物無徇焉。於物無侮焉。則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天下之攘攘而計禍福者。皆足付一笑而已。故莊子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熱。豈有神變不測者存乎。貧而安。犯而不校。子孫不累其心。避就不容其巧。當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嘗試。與謀文章譽望。聽之後世。而不亟於自旌。其止如山。其涵如水。通古今參萬變。以自純。則物所不得而辱矣。此安土之仁。所謂卽體以爲用者也。蟠庶幾矣。何以知之。以其笑而不答知之也。而淺人猶謂之曰。知幾。若邕與爽。其僅謂之不知幾。

也與。

### 獻帝

有詭譎驚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覲非望者。其滅亡必速。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則爲張角、黃巢、方臘之妄。以自殲而已矣。其得大位。雖奪雖僭。而有可以爲數十年人民之君長。傳之子孫。無道而後亡。則必其始起也。未嘗有窺竊神器之心。而奮志戮力。以天下之禍亂爲己任。至於功立威震。上無駕馭之主。然後萌不軌之心。以不終其臣節。而獵大寶。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未有或爽者也。關東之起兵。以誅董卓也。自袁紹始。紹之抗卓也。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卓。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東之兵。聲震天下。董卓畏縮。而劫帝西遷。以避之。使乘其播遷易潰之勢。速進而撲之。卓其能稽天討乎。乃諸州郡之長。連屯於河內。酸棗。躊躇而不進。其巽懦無略者。勿論也。袁紹與術。始志銳不可當。而猶然棲遲若此。無他。早懷覬覦之志。內顧卓而外疑羣公。且幸漢之亡於卓而已。得以逞也。於斯時也。蹶起以與卓爭死生。曹操、孫堅而已。操曰。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使一戰而天下定。操其能獨有天下乎。旣敗於滎陽。且勸張邈等。勿得遲疑不進。失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還軍。當斯時。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爲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焉爾。孫堅之始起。斬許生而功已著。參張溫之軍事。討邊章。而名已立。非不可傑立而稱雄也。奮起誅卓。先羣帥而進屯陽人。卓憚之。而與和親。乃曰。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吾死不瞑目。獨以孤軍進至雒陽。掃除宗廟。修塞諸陵。不自居功。而還軍魯陽。當斯時也。可不

謂皎然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慚乎。故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軀命與卓爭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豈袁紹等之力。不逮操與堅哉。操與堅知有討賊。而不知有他。非紹術挾姦心以養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堅得其一。堅之子孫。且後操而亡。堅之正。猶愈於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故天下非可以一念興而疾思弋獲者也。漢高之入關中。思亡秦而王關中耳。項羽弑義帝。而後有一天下之心。翦業之永。天所佑也。董卓死。李郭亂。袁紹擅河北。而忘帝室。袁術竊劉表僭。獻帝莫能馭。而後曹操之篡志生。曹操挾天子。夷袁紹。降劉琮。而後孫權之割據定。是操之攘漢。袁紹貽之。堅之子孫僭號於江南。曹操貽之也。謂操與堅懷代漢之心。於起兵誅卓之日。論者已甚之說。豈諒人情。揆天理。知興廢成敗之定數者乎。以詭譎之智。鷙悍之勇。乘閒抵巇。崛起一朝。而卽思天位。妄人之尤者爾。而何足以臨臣民。貽子孫邪。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非己所誠有。假借古人之名。義信以爲道之謂。非心不然而故竊其迹也。無其學。無其德。則假矣。名與義生於乍然之心者。固非僞也。王莽之於周公。張角之於老聃。不可謂之假也。當曹操不受驍騎校尉之職。東歸合衆。進戰滎陽。而孫堅起兵長沙。進屯魯陽。拒卓和親之日。而坐以窺竊神器之罪。則張角。黃巢。方臘。可以翦業貽子孫。而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尤優爲之矣。誅非其罪。而徒以長姦。深文之害世教。烈矣哉。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動者。困窮而止。愚而欲與人家國神人之大。則人怒神恫。而必殺其軀。邕之應董卓召。而歷三臺。此何時也。帝后弑。天子廢。大臣誅。夷劫帝而遷。宗廟燒。陵寢發。人民駢死。於原野。邕乃建議。奪孝和以後世帝之廟號。舉三代興革之典禮。於國危如線之日。從容而自銜其學術。

何其愚也。而不但愚也。漢之宗社岌岌矣。諸廟之血食將斬矣。夫苟痛其血食之將斬。諱先祖之惡。而揚其美。以昭積功累仁之允爲元后也。猶恐虛名之無補。乃亟取和帝之涼德。不足稱宗者而播揚之。是使姦雄得據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而漢亡宜矣。此則人怨神恫。陷大惡而不道者也。以情理推之。邕豈但愚而已哉。邕之髡鉗而亡命。靈帝使之然也。四帝可宗。則靈帝亦可宗矣。邕蓋欲修怨於靈帝。而豫窺其稱宗之路。邕於是而無君之心。均於董卓。王允誅之。不亦宜乎。董卓曰。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邕固曰。劉氏之祖考。不足復尊。其情一也。故曰。邕非但愚也。雖然。神其可欺。神其可恫乎。則亦愚而已矣。韓馥、袁紹奉劉虞爲主。是項羽立懷王之心。唐高祖立越王侑之術也。虞秉正而明於計。豈徇之哉。王莽欲立合肥侯而廢靈帝。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合肥以免。劉虞之賢。必不受。操知之矣。故但自伸西向之志。而不待爲虞計。於是而知操之視紹。其優劣相去之遠也。操非果忠於主者。而名義所在。昭然繫天下之從違。固不敢犯也。未有犯天下之公義。而可以屈羣雄動衆庶者也。或曰。馥紹之議。亦惡乎非義哉。春秋之法。君弑而爲弑君者所立。則正其爲篡。梁冀弑質帝而桓立。董卓弑宏農王而獻立。獻不正乎。其爲君。則關東諸將欲不奉獻爲主。而立虞。惡乎不可。曰。執春秋之法。以議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於梁氏。趨國門而承其隙。未嘗無覬覦之心焉。則與聞乎弑者。同乎賊。使有仗大義以誅冀者。桓帝服罪而廢焉。宜也。且順桓之際。漢方無事。而不亟於求君也。若獻帝之立。年方九歲。何進之難。徒步郊野。漢不可一日而無君。帝自以明了。動卓之欽仰。宏農廢拔。已以立。未能誓死以固辭。幼而不審。無大臣以匡之。而卓之凶餓。且固曰。劉氏種不復留。則舍己以延一線之祀。是亦義也。而況其在幼冲乎。

袁紹遷董卓之怨以怒帝其爲悖逆也明甚操知之審而曰我自西向知帝之可以繫人心劉虞雖賢無能遙起而奪之也桓帝之誅冀以嬖寵之怨而不忌其弑主之逆董卓之誅則已正名之爲賊矣以賊討卓則宏農之大讐已復獻帝可無慙於踐阼矣視晉景魯定而尤正焉而何容苛責之也所謂雄桀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之大節亦終賴以全惟貪利樂禍不恤名義者爲不可馭之使調良明主興爲彭越盧芳以自擢於誅而已不然則亂天下以爲人先驅身殫家亡而國與俱敝曹操可馭者也袁紹不可馭者也起兵誅卓之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爭生死而紹晏坐於河內孫堅收復雒陽乘勝以攻卓在旦晚之間也而紹若罔聞關東諸將連屯以偕處未有釁也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先諸將而內訌者無賴之公孫瓚也而紹誘之以首難然則昔之從與何進以誅宦官知進之無能爲而欲乘之以偪漢爾進不死紹固不容之而陳留又豈得終有天下乎鮑言曰袁紹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孫堅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將誰與戮力雖有漢高光武欲收紹而使効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賊也自其後事而觀之則曹操之篡成罪烈於紹而操豈紹比哉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繞也兗山黃巾也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其據兗州自稱刺史雖無殊於紹而得州於黃巾非得州於劉岱也擊走金尙者王允之賞罰無經有以召之也然則獻帝而能中興操固可以北面受賞而不獲罪於朝廷而不軌之志戢矣紹擁兵河北以與操爭天下而操乃據兗州以成爭天下之勢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微紹之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紹不知也然則

雖進高尤之主。紹亦爲彭越盧芳而終不可馭。身死家滅。而徒爲人先驅。貪利樂禍。習與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孫堅之因袁術也。猶先主之因公孫瓚也。固未可深責之也。漢高帝嘗因項梁矣。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以項氏世爲楚將。而密以蒲山公之後。爲天下所矜也。天下之初亂也。人猶重虛名。以爲所歸。故種師道衰老無能爲。而金人猶憚之。袁氏四世五公之名。烜赫宇內。孫堅崛起。不能不藉焉。彼公孫瓚之區區。徒擁衆梟張耳。昭烈且爲之下。而況術乎。夫堅豈有術於心中者哉。賊未討。功未成。以長沙疏遠之守。爲客將於中原。始繇術以立大勳。而速背之。則術必懷甚毒。以撓堅之爲。進與卓爲敵。而退受術之掣。劉虞懷忠義。而死於公孫瓚。職此繇也。使堅不死。得自達於長安。肯從術以逆終。而爲亂賊之爪牙乎。劉表之收荊州也。卓之命也。衆皆討卓。而表不從。表有可討之罪焉。因袁術之隙。而爲之討表。實自討也。若堅者。雖不保其終之戴漢。而固未有瑕也。與術比而姑從之。惡足以病堅哉。

管甯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甯爲全身之善術。豈知甯者哉。王烈爲商賈。以自穢。而逃公孫度。長史之辟命。斯則全身之術。而甯不爲也。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學也。舜禹不以三苗爲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奄爲憂。而慎於踐籩豆。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而搏掎。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閒。陰以爲功於造化。君子自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者。惟此爲務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卽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

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繇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苟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甯持之也。甯之自命大矣。豈僅以此爲禍福所不及。而利用乎。邴原持清議。而甯戒之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不見而德成。有密用也。區區當世之得失。其所矜而不忍責。略而不足論者也。白日之耀。非鐙燭之光也。甯誠潛而有龍德矣。豈僅曰全身而已乎。

王允誅董卓。而無以處關東諸將。雖微李傕郭汜。漢其能存乎。首謀誅卓者袁紹。是固有異志焉。而不可任者也。曹操獨進滎陽。雖敗而志可旌。孫堅首破卓而復東都。蕪除宗廟。修治陵園。雖死而其子策可用也。急召而錄其功。以相甫於內。催汜失主而氣奪。安敢側目以視允乎。區區一宋翼王宏。催汜且憚之。而不敢加害於允。而況操與策也。允之倚翼與宏。皆其所私者也。操與策非其所能用者也。而又以驕氣乘之。不亡何待焉。或曰。操非可倚以安者。允而召操。與何進之召卓也。何以異。此又非也。進不能誅宦官而倚卓。進客而卓主矣。允之誅卓。無假於操。而威大振。操雖姦。賞之以功。旌之以能。綏之以德。束之以法。操且熟計天下。而思自處。故王莽之謀。劉虞之議。必規避之。而不敢以身爲逆。當此之時。衆未盛。威未張。允以談笑滅賊之功。臨其上。而駕御之。操抑豈敢蹈卓之覆軌乎。策方少。英銳之氣。誘掖之以建忠勳也。尤易。而奚患召之爲後害哉。允非其人也。智盡於密謀。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馴擾之。加以驕逸。而忘無窮之隱禍。其周章失紀。而死於逆臣。不能免矣。東召孫曹。而西屬涼州之兵於皇甫嵩。則二袁劉表公孫瓚。不足以逞。二袁劉表公孫瓚不逞。而曹操亦無藉以啓跋扈之心。天下可定也。況李傕郭汜之區區者乎。馬日磾趙岐之和。解關東也。誰遣之。於時李傕郭汜引兵向關。種拂戰死。天子步出宣平門。王允宋翼王



宏駢死闕下宮門之外。皆仇敵也。而暇念及於袁劉公孫。不輯於千里之外邪。故知非獻帝遣之。催汜遣之也。關東諸將之起。以誅卓起。催汜卓之部曲也。其引兵犯闕。以報卓之讐爲辭。呂布東走。而催汜安能不憂誅卓之師。浸加於己哉。欲求款於關東。而恐其見拒。則姑以天子之詔爲和解之迂說。亦其雖爲卓報仇。而於關東。則均爲王臣。無異志也。此不款和而妙爲款和者也。劉表則自刺史而牧矣。曹操上書。而優而使之歸矣。徵朱儁爲太僕矣。皆催汜以求免於關東之善術也。嗚乎。日磾岐爲漢之大臣。而受賊之羈絡。以聽其頤指。其頑鄙而不知恥。亦至是哉。夫與賊同立於朝。所難者不能自拔耳。二子者。幸而得銜命以出。是溫嶠假手以圖王敦之機會也。紹術瓚表。懷雖異志。而朱儁曹操劉虞孫策。夫豈不可激厲入援。以解天子之困厄。而命之曰和解。則以和解畢事。曾不知有問及中朝者。二子將何辭以答也。故遣日磾岐者。催汜也。奔走於諸將之間。覲顏以嚙囁者。爲催汜效也。爲天下賤。不亦宜乎。

曹操父見殺。而興兵報之。是也。阮殺男女數十萬人於泗水。徧屠城邑。則慘毒不仁。惡滔天矣。雖然。陶謙實有以致之也。謙別將掩襲曹嵩而殺之。謙可謝過曰。不知。然使執殺嵩者。歸之於操。使鬻割而甘心焉。則操亦無名以逞。乃視嵩之死。若獵人之射麋。廬分食其肉。而不問所從來。亦何以已。暴人之怒哉。且操之擊謙也。以報私讐。而未嘗無可託之公義也。李催郭汜。稱兵向闕。殺大臣。脅天子。人得而誅者也。謙首倡誅逆之謀。奉朱儁以伐逆而戴主。催汜以大僕餌儁。以牧餌謙。其力弱而畏我也。可見矣。知其弱。懼其餌。儁雖志義不終。而謙自可奮興以致討。乃聽王朗之謀。邀寵於賊臣。而受州牧之命。則欲辯黨逆之誅。而無所道。操執此以告天下。而天下孰爲謙援者乎。蓋謙之爲謙也。貪利賴寵。規眉睫而迷禍福者也。然

則曹嵩之輜重。謙固垂涎。而假手於別將耳。吮鋒端之蜜。禍及生靈者數十萬人。貪人之毒。可畏也夫。國家積敗亡之道。以底於亂。狡焉懷不軌之志。思獵得之者衆矣。而尙有所忌也。天子不成乎。其爲君。大臣不成乎。其爲臣。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而後不軌者。公然軋奪而無所忌。關東起兵以誅卓。而無效。死以衛社稷之心。然固未敢逞其攘奪也。至卓既伏誅。王允有專政之心。而不與關東共功名。可收以爲用者。勿能用。可制之不爲賊者。弗能制。而關東之心解矣。允以無輔而亡。李傕郭汜以無憚而誅。允死而天下之心遂爲之裂盡。李郭殺大臣。脅人主。關東疾視而不問。馬日磾趙岐之庸鄙。受二凶之意旨。以和解行。而實爲逆賊結連衡之好。然後關東始堅信漢之必亡。於是而曹操上書之情。非復滎陽之志矣。孫堅卽不死。而不保其終策。以孤立之少年。走劉繇。遂王朗。殺許貢。跳躑於江東矣。張邈陶謙。呂布劉備。互相攻而不戢矣。二袁之思移漢鼎以歸己。又顯著其跡矣。環視一獻帝。而置之若存若亡之間。以無難紿其臂而奪之。嗚呼。遲之十餘年。而分崩之勢始成。天下何嘗亡漢。而漢自亡。尙孰與憐之。而興下泉苞稂之思者乎。王允非定亂之人也。馬日磾趙岐。則手授天下於羣雄者也。漢之終亡。終於此也。亂天下者。託於名以逞其志。故君子立誠以居正。而不競以名。則託於名者之僞露以敗。而君子仲亂天下者。並其名而去之。不忌。則能顧名以立事者。雖非其誠。而志欲伸。無可爲名者。莫能勝也。管蔡內挾孺子。外挾武庚。以爲名。非無名也。自不可敵周公之誠也。項羽立義帝而弑之。並其名而去之矣。漢高爲帝發喪。名而已矣。而天下戴之以誅羽之不義。使義帝而存。漢高之能終事之也。吾不敢信。然而以討項羽則有餘。故胡氏曰。與其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此三代以下之天下。名爲之維持也大矣。袁紹不用沮授之策。

聽淳于瓊而不迎天子於危困之中。授曰：必有先之者。而曹操果聽荀彧，迎帝以制諸侯。夫無君之心，操非殊於紹也。而名在操，故操可以制紹，而紹不能勝操。操之勝也，名而已矣。雖然，名未言易也。名而可以徒假與，則紹亦何憚而不假。淳于瓊曰：今迎天子，動則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故曹操遷許以後，外而袁紹恥太尉之命，內而孔融、陳王畿之制董承、劉備、伏完、金禕交起，而思誅夷之。入見殿中，汗流浹背，以幾幸於免。與紹之恣睢河北，惟意欲爲，而莫制者，難易之勢相懸絕也。苟不恤其名，而惟利是圖，則淳于瓊之言，安知其不長於荀彧哉。假令衣帶詔行，曹操授首於董承、伏完、金禕之手，則授彧之謀，豈不適爲瓊笑，而非然也。出天子於棘籬飢困之中，猶得奉宗廟者，二十餘年，不但以折羣雄之僭，卽忠義之士懷憤欲起，而人情之去就，尙且疑且信，而不決於從也。瓊之情，惟利是圖，受天下之惡名，而不恤紹是之從，欲不亡也得乎。名與利相違者也。實與名未相違而始相合也。舉世驚於名，而忠孝之誠薄，舉世趨於利以舍名，而君臣父子之秩敘，遂永絕於人心。故名者，延夫人未絕之秉彝於三代之下者也。夫子於衛輒父子之際，他務未遑，而必先正名，蓋有不得已焉耳。

劉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謙也。其兼領徐州，亦因陶謙也。二袁、曹操皆受命於靈帝之末。呂布、劉表亦拜爵王廷而出者，惟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因人以興。始因公孫瓚，繼因陶謙，周旋於兩不足有爲者之左右，而名不登於天府，是以屢出而屢敗。孔北海知之已夙，而何爲不屬於王廷。北海之疏也，敗於呂布而歸許，然後受命而作牧。望乃著於天下，以義揆之，則受陶謙之命，兼領二州，其始不正，故終不足以動天下而興漢，亦始謀之不臧哉。及其爲左將軍，受詔誅操而出奔，乃北奔於袁紹，託非其人矣，而非過也。何

也。既已受命誅操。則許都之名制自操者。義不得而受也。結孫權而分荆。奪劉璋以收益。可以不受命矣。可不受命。而制自己。故雖不足以興漢。而終奄有益州以成鼎足之形。使其於陶謙授徐之日。早歸命宗。邦誅催汜以安獻帝。紹與操其孰能禦之。而計不及此。孔北海亦莫之贊焉。徒與袁術呂布。一彼一此。爭衡於徐豫之間。惜哉。

張巡守睢陽。食盡而食人。爲天子守以抗逆賊。卒全江淮千里之命。君子猶或非之。臧洪怨袁紹之不救。張超困守孤城。殺愛妾以食將士。陷其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人。何爲者哉。張邈兄弟。黨呂布以奪曹操之兗州。於其時。天子方蒙塵而寄命於賊手。超無能恤。彼其於袁曹均耳。洪以私恩爲一曲之義。奮不顧身。而一郡之生齒。爲之併命。殆所謂任俠者與。於義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道矣。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爲之者。未必不託於義。以生其安忍之心。洪爲之。巡效之。而保其忠。於是而朱粲之徒。相因以起。浸及末世。凶歲之頑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噬而心不戚。而人之視蛇蛙也。無以異。又何有於君臣之分。義哉。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若洪則姑降紹焉。而未至喪其大節。憤與而僭毒。至不仁而何善之足云。孟子曰。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夫楊墨固皆於道有所執者。孟子慮其將食人而亟拒之。臧洪之義。不足與於楊墨。而禍烈焉。君子正其罪而誅之。豈或貸哉。

董承潛召曹操入朝。操至而廷奏韓暹楊奉之罪。誅罪賞功。矜褒死節。而漢粗安。惜哉。承之行此也。晚而王允失之於先也。當斯時也。漢之大臣。死亡已殆盡矣。天子徒步以奔。而威已殫矣。從官采梠餓死。而大夫之氣已奪矣。故董昭謀遷帝於許。尙懼衆心之不厭。而卒無有一言相抗者。若當董卓初誅之日。廷猶

有老成之臣。人猶堅戴漢之心。劉虞懷忠於北陲。孫堅立功於雒陽。相制相持。而允之忠勳。非董承從亂之比。操亦何敢遽睥睨神器。效董卓之狂愚乎。王允坐失之。董承不得已。而試爲之。爲之已晚。而無救於漢之亡。然而天下亦自此而粗定。觀於此。而益爲允惜。誠可惜而已矣。

范增之欲殺沛公。孫堅之欲殺董卓。爲曹操謀者之欲殺劉豫州。王衍之欲殺石勒。張九齡之欲殺安祿山。自事後而觀之。其言驗矣。乃更始殺伯升。而國終亡。司馬氏殺牛金。而家終易。故郭嘉之說曹操。勿徒受害賢之名。而曹操笑曰。君得之矣。有識者之言。非凡情可測也。人之欲大有爲也。在己而已矣。未有幸天下之不肖。而已可攘賢而自大者也。苟可以大有爲。則雖有英雄。無能爲我難也。苟未可以有爲。則何知天之生豪傑者。不再生也。待懶以馭魚。待鷗以馭雀。此封建之天下。爲然爾。起於紛亂之世。而欲成大業。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業。忌英雄而殺之。偷勝天下之庸流。以爲之雄長。則氣先茶而忽有閒起之英豪。乘之於意外。則神沮志亂。而無以自持。若此者。曹操之所不屑爲。而況明主之以道勝。而容保無疆者乎。盡己而不憂天下之我勝。君子之道。而英雄繇之。不能髣髴於君子之道。而足爲英雄者。未之有也。

劉表無戡亂之才。所固然也。然謂曹操方挾天子。擅威福。將奪漢室。而表不能興勤王問罪之師。徒立學校。修禮樂。爲不急之務。則又非可以責表也。表雖有荊州。而隔冥扼之塞。未能北向以爭權。其約之以共滅曹氏者。袁紹也。紹亦何愈於操哉。紹與操。自靈帝以來。皆有兵戎之任。而表出自黨錮。固難容諷議之士爾。荆土雖安。人不習戰。紹之倚表。而表不能爲紹用。表非戡亂之才。何待杜襲而知之。表亦自知之矣。

躊躇四顧於袁曹之間。義無適從也。勢無適勝也。以詩書禮樂之虛文。示閒暇無爭。而消人之忌。表之爲表。如此而已矣。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不爲禍先。而僅保其境。無袁曹顯著之逆。無公孫瓚樂殺之愚。故天下紛紜。而荊州自若。迨乎身死。而子孫舉士以降操。表非不慮此。而亦無如之何者也。杜襲之語繁。欽曰。全身以待時。襲所待者曹操耳。欽與王粲。則邀官爵醮樂之歡於曹丕者也。夫豈能鄙表而不屑與居者哉。諸葛公僑居其土。而云此中足士大夫遨遊。亦惟表之足以安之也。天下無主。而徒以責之表乎。呂布不死。天下無可定亂之機。昭烈勸曹操速殺之。此操所以心折於昭烈也。當時之競起者衆矣。孫堅以戡亂爲志者也。劉焉妄人也。而偷以自容。劉表文士也。而無能自立。袁紹雖疏而有略。其規恢較大矣。狂愚而逞者袁術。而猶飾僞以自尊。頑悍而樂殺者公孫瓚。而猶據土以自全。若夫倏彼倏此。惟其意之可變發。旦暮狂馳。而不能自信。惟呂布獨也。而有驍勁之力。以助其惡。嗾之斯前矣。激之斯起矣。觸之斯閔矣。蹂躪於中夏。而靡所底止。天下未甯。而布先殪。其自取之必然也。呂布殪而天下之亂。始有乍息之時。亂人不亡。亂靡有定。必矣。嗚呼。布之惡無他。無恆而已。人至於無恆而止矣。不自信而人孰信之。不自度而安能度人。不思自全。則視天下之糜爛。皆無足恤也。故君子於無恆之人。遠之惟恐不速。絕之惟恐不早。可誅之則勿恤其小惠。小勇。小信。小忠之區區。而必誅之。而後可以名不辱。而身不危。與無恆者處。有家而家毀。有身而身危。乃至父子兄弟夫婦之不能相保。論交者通此義以知擇。三人行亦必慎之哉。漢武昭之世。鹽鐵論興。文學賢良。競欲割鹽利以歸民。爲寬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義之實者。此類是也。夫割利以與民。爲窮民言也。卽在瀕海瀕池之民。苟其貧弱。亦惡能食利於鹽。以自潤。所利者豪民大

賈而已。未聞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賈。而可云仁義也。鹽猶粟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有異粟。則徧海內而生。勤者獲之。惰者匱之。鹽則或懸絕於千里之外。而必待命於商賈。上司其輕重。則雖苛而猶有制。一聽之豪民大賈。居贏乘虛。其以厚取於民者無制。而民不得不償。故割利以與豪民大賈。而民益困。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於民。上下交利之善術也。而奚爲徇寬大之名。以交困國民邪。與其重征於力農之民。何如取給於天地之產。鹽政移於下。農民困於郊。國計虛於上。財不理。民非不勞。動浮言以談仁義者。亦可廢然返矣。衛覬曰。國之大寶也。置鹽官賣鹽。以其直市犁牛。給民勤耕積粟。行之關中。而民以綏。疆敵以折。施及後世。司馬懿拒守於秦蜀之交。諸葛屢匱而懿常裕。皆此爲之本也。覬之爲功於曹氏。與棗祗均。而覬尤大矣。

韓嵩智而狡者也。劉表舊與袁紹通。而曹操方挾天子以爲雄長。紹之不敵操也。人皆知之。故杜襲繁欽。王粲之徒。日夕思歸操。以取功名。嵩亦猶是而已矣。嵩之勸表以歸操。明言袁曹之勝敗。而論者謂其奉戴漢室。過矣。嵩之欲詣許也。迫而固持之。以緩其與表約。曰。守天子之命。義不得爲將軍死。先爲自免之計。以玩弄表於股掌之上。堅辭不行。而待表之相強。得志以歸。而折表而表不能殺。亦陳珪之故智。而嵩持之也。尤堅。表愚而人去之。操巧而人歸之。以中二千石廣陵守。遂珪之志。以侍中零陵守。遂嵩之志。珪與嵩之計得。而呂布劉表之危亡繫之矣。二子者。險人之尤也。豈得以歸漢爲忠而予之。董承受衣帶詔。與先主謀誅曹操。乘操屯官渡。拒袁紹之日。先主起兵徐州。勢孤而連和於袁紹。勿論待人者。不足以與。卽令乘閒而誅操。紹方進而奪漢之權。先主董承。其能制紹。使無效操之尤。而彌甚乎。不

能也。然則此舉也。亦輕發而不思其反矣。董承者。與亂相終始。無定慮。而好逞其意計者也。前之召操。與今之連紹。出一軌而不懲。弗責矣。先主亦慮不及此。而輕爲去就。何以爲英雄哉。夫先主之於此。則固有其情矣。其初起也。因公孫瓚。因陶謙。雖爲州牧。而權藉已微。固不能與袁曹之典兵於靈帝之世。與於誅賊之舉者齒。故旋起旋躡。而姑託於操。及其受左將軍之命。躬膺天子之寵任。而又承密詔以首事。先主於是乎始得乘權。而正告天下。以興師。曹操之必篡。心知之矣。袁紹之爲逆。亦心知之矣。脫於操之股掌。東臨徐豫。孤倡義問。以鼓人心。乘機而興。不能更待。紹不可連而連之。姑使與操相持。已因得以收兵略地。爲東向之舉。而有餘。以制羣雄。先主之志。如此而已。初未嘗倚紹以破操。而幸紹之能戴漢。以復興也。董承種輯。亦惡足以知其懷來哉。故許先主以純臣。而先主不受也。其於獻帝。特不如光武之於更始。而豈信其可終輔之以盪羣凶乎。故連和於紹而不終。未嘗恃紹也。操卽滅。紹卽勝。先主亦且出於事外。而不屑爲紹用。先主之東。操心悔之而不懼。紹遙應之而不堅。亦已知之矣。他日稱尊於益州。此爲權輿。特其待操之篡。而後自立焉。故不得罪於名教。而後世以正統加之。亦可勿媿焉。

曹蔡東攻先主。田豐說紹乘閒舉兵以襲其後。紹以子疾辭。豐而不行。紹雖年老智衰。禽犢愛重。豈至以嬰兒病失大計也。且身卽不行。命大將統重兵以躡之。亦詎不可。而紹不爾者。紹之情。非豐所知也。操東與先主相拒。而紹乘之。操軍必驚駭潰歸。而先主追躡之。操且授首。先主誅操。入許而擁帝。紹之逆不足。以逞。而遽與先主爭權。故今日弗進。亦猶昔者擁兵冀州。視王允之誅卓。而不爲之援。其謀一也。豈徒紹哉。先主亦固有此情矣。紹之興兵而南。衆未集。兵未進。雖承密詔。與董承約。抑可姑藏少待也。待紹之進。



黎陽圍白馬。操戰屢北。軍糧且匱。土山地道。交攻而不容退。乃徐起徐豫之兵。亟向許以拒曹之歸。操且必爲紹禽。而先主遽發以先紹者。亦慮操爲紹禽。而已擁天子之空質。則紹且梟張於外。而逼我孤危。將爲王允之續矣。惟先紹而舉。則大功自己以建。而紹之威不張。紹以此制先主。先主亦以此制紹。其機一也。夫先主豈徒思誅操而縱紹以橫者乎。兩相制。兩相持。而曹操之計得矣。急攻先主而援應紹。知其陽相用。而陰相忌。可無俟其合。而迫應其分。先主惡得而不敗。紹惡得而不亡。此其機。與紹緘之於心。非董承之所察。而田豐欲以口舌爭之。不亦愚乎。

張魯妖矣。而卒以免於死亡。非其德之堪也。聲聞圍之諫。拒羣下之請。不稱漢甯王。衛身之智。足以保身。宜矣。嗚呼。亂世之王。公輕於平世之守令。亂世之將相。賤於平世之尉丞。顧影而自笑。夢覺而自驚。人指之而嗤其項背。鬼瞰之而奪其精魂。然而汲汲焉。上下相蒙以相尊。愚矣哉。陳嬰周市之所弗爲。張魯能弗爲。張魯之所不爲。而呂光杜伏威劉豫明玉珍汲汲焉相尊。以益其驕。駢首就戮。而悔之無及。以死亡易一日之虛尊。且自矜也。人之愚。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袁紹之自言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起兵之初。其志早定。是以董卓死。長安大亂。中州鼎沸。而席冀州也。自若。紹之亡。決於此矣。夫欲有事於天下者。莫患乎其有恃也。已恃之矣。謀臣將帥恃之矣。兵卒亦恃之矣。所恃者險也。而離乎險。則喪其恃。而智力窮。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不可久據。而上六出乎險矣。智非所施。力非所便。徽纆之繫。叢棘之置。非人困之矣。山國之人。出乎山而窮於原。澤國之人。離乎澤而窮於陸。失所恃而非所習。則如蝸牛之失其廬。而死於蟻。故袁紹終其

身未嘗敢跬步而涉河。非徒紹之不敢。其將帥士卒。睨平原廣野。川陸相錯。而目眩心熒。莫知所措也。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在山而用山之智力。在澤而用澤之智力。已無固恃。人亦且無恃心。而無不可恃。此爭天下者之善術。而操猶未能也。西至於赤壁。東至於濡須。臨長江之浩瀆。而氣奪矣。則猶山陸之材。而非無不可者也。何也。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術也。非道也。術者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納。則天下之智力。其不爲所用者多矣。其終疆而奪漢者。居四戰之地。恃智力。而無河山之可恃。以生其驕怠也。然則諸葛勸先主。據益州天府之國。亦恃險矣。而得以存。又何也。先主之時。豫兗雍徐。已全爲操之所有。荆揚又孫氏三世之所綏定。舍益州而無託焉。非果以夔門劍閣之險。肥沃鹽米之藪。爲可恃而恃之也。李特睨劍閣而歎曰。劉禪有此而不知自存。夫特亦介晉之亂耳。使其非然。則亦趙韙李順而已。董璋王建。皆乘亂也。豈三巴巖險之足以偷安兩世哉。

荀悅仲長統。立言於紛亂之世。以測治理。皆矯末漢之失也。而統爲愈。悅之言。專以繩下。而操之已亟。申韓之術也。曹操終用之。以成乎嚴迫之政。而國隨亡。統則專責之上。而戒愴淫。以清政教之原。故曰。統爲愈也。悅之言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也。顧其所云。正俗者。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則固防天下之胥爲小人而督之也。故曰。申韓之術也。統切切焉。以奔私嗜。聘邪慾。宣淫同惡爲戒。誠戒此矣。越軌改制之俗。上無與倡。而下惡淫蕩哉。漢之亡也。積順桓靈帝三君之。不道。而天下相效。以相怨。非法制督責之所可救。而悅何僅責之於末也。雖然。統知懲當時之弊。而歸責於君。亦不待深識而知其然者也。而推論存亡迭代。治亂周復。舉而歸之天道。則將使曹氏思篡之情。

亦援天以自信而長其逆。故當紛亂之世。未易立言也。憤前事之失。矯之易偏。避當時之忌。徇之不覺。非超然自拔於危亂之廷。其言未有不失者也。悅爲侍中矣。統爲尙書郎矣。而且得有言乎哉。

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其後先主命關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沒。公自出祁山。以圖關中。其略定於此矣。是其所爲謀者。皆資形勢。以爲制勝之略也。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原者。亦在此矣。以形勢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衆出秦川。而命將向宛雒。失輕重矣。關羽之覆於呂蒙。固意外之變也。然使無呂蒙之中撓。羽卽前而與操相當。羽其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餘。以敵操而固不足矣。宛雒之師挫。則秦川之氣枵。而惡能應天下之變乎。乃公之言此也。以宛雒爲疑兵。使彼拒我於宛雒。而乘閒以取關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勝之一策。聲東擊西。搖惑之以相牽制。乘倉猝相當之頃。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爲長策。規之於數年之前。而恃以行之於數年之後者也。敵一測之。而事敗矣。謀天下之大。而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時勢。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馭之。無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許爲英雄。而公乃執一以求必可。非操之敵矣。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荊州之兵利於水。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氣餒於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踰劍閣。出秦川。而情搖於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祇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應無方。姜維之敗。所必然也。當先主飄零屢挫。託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爲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陳壽曰。將略非其所長。豈盡諫乎。

身任天下之重。舍倬信而趨事會。君子之所賤。抑英雄之所恥也。功隳名辱。而身以死亡。必矣。欲合孫氏於昭烈。以其圖中原者。魯肅也。欲合昭烈於孫氏。以其拒曹操者。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終身而不易。子敬以借荊資先主。被仲謀之責而不辭。諸葛欲諫先主之東伐。難于盡諫。而歎法正之死。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之謀。蜀則關羽。張飛。破諸葛之策。使相信之主。未免相疑。然二子者。終守西弔。劉表東乞。援兵之片言。以爲金石之固於心。而不能自白。變故繁興之日。微二子而人道圯矣。且以大計言之。周瑜關羽。競一時之利。或得或喪。而要適以益曹操之凶。魯葛之謀。長慮遠顧。非瑜與羽徼利之淺圖。所可測久矣。兵之初起也。羣雄互角。而操挾天子。四面應之。而皆碎。此無異故。呂布。脩彼。脩此。而爲衆所同嫉。袁術則與袁紹離矣。袁紹則與公孫瓚競矣。袁譚袁尙。則兄弟相讎殺矣。韓遂則與馬超相疑矣。劉表雖通袁紹。視紹之敗而不恤也。皆自相滅。以授曹氏之滅之也。今所僅存者。孫劉。而又相尋於干戈。其不內潰。以折入於曹操。也不能。則魯葛定交合力。以與操爭存亡。一時之大計。無有出於此者。晉文合宋齊。以敗楚。樂毅結趙魏。以破齊。漢高連韓彭英布。而摧項。已事之師。二子者。籌之熟而執之固。瑜與羽交起而亂之。不亦悲乎。

仲謀之聽子敬。不如其信瑜蒙。先主之任孔明。而終不違關張之客氣。天下之終歸於曹氏也。誰使之然也。或曰。操漢賊也。權亦漢賊也。拒操而陸權。非義也。夫苟充類至盡。以言義。則紛爭之世。無一人之不可誅矣。權逆未成。視操之握死。獻帝於其掌中。則有閒矣。韓信請王齊之日。竇融操遲疑之志。亦奚必其皎皎忠貞。如張陽。雖文信國。而後可與共事。使覈其隱微。以求冰霜之操。則昭烈不與孔北海同死。而北奔。

袁紹抑豈以純忠至孝立大節者乎。故孫劉之不可不合。二子之見義爲己審也。其信也。近於義而可終身守者也。先主沒。諸葛遽修好於吳。所惜者肅先亡耳。不然。尙其有濟也。乃其無濟矣。二子之惇信。固以存人道於變故繁興之世者也。

赤壁之戰。操之必敗。瑜之必勝。非一端也。舍騎而舟。旣棄長而爭短矣。操之兵衆。衆則驕。瑜之兵寡。寡則奮。故韓信以能多將自詔。而謂漢高之不已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紹之勢。以下荆吳。操之破紹。非戰而勝也。固守以老紹之師。而乘其敵也。以此施之於吳。則左矣。吳憑江而守。矢石不及。舉全吳以饋一軍。而糧運於無慮之地。愈守則兵愈增。糧愈足。而人氣愈壯。欲老吳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來之軍二十萬。劉表新降之衆幾半之。而恃之以爲水軍之用。新附之志不堅。而懷土思散。以各歸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衆。又素未有遠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懷劉琦之恩。故黃蓋之火一爇。而人皆駭散。荆土思歸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積此數則。而瑜之明足以見之。卽微火攻持之數月。而操亦爲官渡之紹矣。知此而兵之所忌與敵之足畏與否也。皆可預料而定也。

黃權王累嚴顏劉巴之欲拒先主也。智在一曲。而不可謂智。忠在一曲。而不可謂忠。奚以明其然也。張松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因張魯以取蜀。誰能禦之。諸欲拒先主者。曾有能保蜀而不爲操所奪乎。亡有術也。鍾繇之兵已向張魯。危在旦夕。而璋以柔懦待之。奪於曹必矣。與其奪於曹。無如奪於先主。則四子者。料先主之必見奪以爲智。知其一曲而不知其大全也。非智也。四子之於劉焉。象屬耳。非君臣也。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百沸焉。勿問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屑事者也。先主雖保爲漢室之忠輔。而

猶勤勤於定亂。視焉而愈也多矣。戴非其主而怙之。相依爲逆。而失名義之大。非忠也。然則張松法正其賢乎。而愈非也。璋初迎昭烈。二子者。遽欲於會襲之。忍矣哉。君子於此。勸璋以州授先主。而保全之。則得矣。其他皆不忠不智之徒也。

論治者言得失。古今所共也。而得不言其所自得。失不言其所自失。故牘滿冊府。而聽之者無能以取益。張紘將死。遺牋吳主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斯言抉得失之機。於居心用情之際。聞之者而能悟焉。反求之寸心。而聽言用人立政之失焉者鮮矣。夫人之情。不耽逸豫。天下無不可進之善。不喜諛悅。天下無不可納之忠。然而中人之於此。恆諱之也。樂逸豫矣。而曰圖難者之迂遠。而無益也。喜諛悅矣。而曰責善者之失理。而非法也。反諸其心。而果然乎哉。儉安喜諛。一婦人孺子之愚。而遠大之猷去之。諱其儉安喜諛之情。則害迫於身。而不知避。其迹剛愎者。其情荏苒。急取其柔情而砭之於隱。然後振起其生人之氣。而圖治有本。非汎言得失者。令人迷其受病之源。而聽之若忘也。奮恥自彊。而矯其情之所流。雖聖王之修身立政。又何以加焉。

荀彧拒董昭九錫之議。爲曹操所恨。飲藥而卒。司馬溫公許之以忠。過矣。乃論者譏其爲操謀篡。而以正論自詭。又豈持平之論哉。彧之智算無遺策。而其知操也。尤習之已熟。而深悉之。違其九錫之議。必爲操所不容矣。姑託於正論。以自解。冒虛名。蹈實禍。智者不爲。愚者亦不爲也。而彧何若是。夫九錫之議。與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牴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於此。亦可以徵人性之善。雖牴亡而不喪。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彧

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爲之謀耳。雖然。初起而卽委身於操。與華歆王朗之爲漢臣。而改面戴操者。抑有畏矣。楊彪世爲公輔。而不能亡身以憂國。邴原以名節自命。而不能辭召以潔身。蜀漢之臣。惟武侯不可苛求焉。其他則皆幸先主爲劉氏之胤。而非其果能與漢存亡者也。然則彘所媿者。管甯耳。當紛紜之世。舍甯而無以自全。乃彘固以才智見。而非甯之流亞久矣。季路冉有。聚斂則從。伐顛與則爲之謀。旅泰山則不救。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至於大惡當前。而後天良之存者不昧。禍未成而荏苒以爲之謀。聖人且信其不與於篡弑。善惡固有不相揜矣。且彘之爲操謀也。莫著於滅袁紹。紹之爲漢賊也。不下於操。爲操謀紹。猶爲紹而謀操也。漢之賊。滅其一而未嘗不快。則彘爲操謀。功與罪正相埒矣。若其稱霸王之圖。以歆操。則懷才亟見。恐非是而不爲操所用也。則彘之爲操謀也。亦未可深罪也。試平情以論之。則彘者。操之謀臣也。操之謀臣。至於篡逆而心怵焉。其不甯左掣右曳。以亡其身。其天良之不昧者也。并此而以爲詭焉。則誣矣。

春秋之法。諸侯失國則名之。賤之也。失國而又降焉。賤甚矣。此三代封建之侯國則然。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天子且不得而輕滅焉。爲臣子者。有死而無降。義存焉耳。劉焉之牧益州。漢命之命之以牧。未嘗命之以世焉。死。璋偷立乎其位。益州豈焉所可傳子。而璋有宗社之責哉。先主圍成都。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飢骨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猶長者之言也。論者曰。劉璋暗弱。弱者弱於疆爭。暗者暗於變詐。而豈果昏辱之甚乎。其不斷者。不能早授州於先主。而多此戰爭耳。韓馥之於袁紹。璋之於先主。自知不逮。而引退以避之。皆可謂保身之智矣。其屬吏悻悻以爭氣於之雄。以毒天下何

是尙哉。

吳蜀之好不終。關羽以死。荊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國之離。無忌而急於篡。關羽安能逃其責哉。羽守江陵。數與魯蕭生疑貳。於以而諸葛之志不宣。而肅亦苦矣。肅以歡好撫羽。豈私羽而畏昭烈乎。其欲並力以抗操。匪舌是出。而羽不諒。故以知肅心之獨苦也。羽爭三郡。貪忿之兵也。肅猶與相見。而秉義以正告之。羽無辭以答。而婁婁不忘。豈盡不知肅之志氣。與其苦心乎。昭烈之敗於長坂。羽軍獨全。曹操臨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兩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爲之裂滅。而不可復收。然而肅之心。未遽忿羽。而墮其始志也。以義折羽。以從容平孫權之怒。尙冀吳蜀之可合。而與諸葛相孚。以制操耳。身遽死。而授之呂蒙。權之伎無與平之。羽之忿無與制之。諸葛不能力爭之隱。無與體之。而成謀盡毀矣。肅之死也。操之幸。先主之孤也。悲夫。

金禕耿紀。韋晃。欲挾天子伐魏。使其克焉。足以存漢乎。不能也。幸而不敗。又幸而殺操。爾朱兆之死。拓拔氏乃以奔竄。而見奪於宇文。非但如董卓之誅。獻帝不能一日安於長安已也。故董承之計。非計。而伏完爲甚。至於金禕。而尤甚矣。雖然。至於金禕。耿紀。韋晃之時。更無可以全漢之策。而忠臣志士。捐三族以與國俱碎。雖必不成。義憤之不容已。亦烈矣哉。於是而孫權之罪。不容誅也。懷憤嫉於先主。而請降於操。無忌矣。羽關出襄鄧。向宛雒。而懷忿以與孫氏爭。操知之。而坐待其敗。普天之下。爲漢臣者。惟三子之不恤死。而誓與獻帝俱殉社稷耳。其他皆貪忿以逞者。忠臣志士。無可俟之機。而又何擇焉。



關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於敗亡。昭烈之驕之也。私之也。非將將之道也。故韓信之稱高帝曰。陛下能將將。能將將而取天下有餘矣。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張趙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夫與吳在離合之間。而特篤信乎我。以矜勇者。可使居二國之間乎。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於曹。而不得復開釁於吳。爲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與飛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鄧。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終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見可任。而不知其伎。吳怒吳。激孫權之降操。而魯肅之計不伸也。然則先主豈特不能將羽哉。且信武侯而終無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於吳。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故高帝自言能用子房者。以曹參之故舊。百戰之功。而帷幄之籌。惟子房得與焉。不私其舊。不驕其勇。韓彭且折。況參輩乎。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盡兄弟之私。臨崩而有君自取之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驕羽。而遂絕問罪曹氏之津。失豈在曹哉。先主自貽之矣。

# 讀通鑑論卷五

## 二國

國之亡。有以自亡也。至於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衆見之矣。後起者因鑒之懲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轍。雖不復蹈。要不足以自存。漢亡於宦官外戚之交橫。曹氏初立。卽制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黃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輔政。皆鑒漢所自亡而懲之也。然不再世。而國又奪於權臣。立國無深仁厚澤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孫昏暴。撲火於原。而燄發於炷竈。雖厚戒之。無救也。自其亡而言之。漢之亡也。中絕復興。暴君相繼。久而後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無桀紂之主。而速滅。以國祚計之。漢爲永矣。乃自順帝以後。數十年間。毒流天下。賢士駢首以就死。窮民空國以胥溺。盜賊接跡而蔓延。魏之亡也。禍不加於士。毒不流於民。盜不騁於郊。以民生計之。魏之民爲幸矣。故嚴椒房之禁。削掃除之權。國卽亡而害及士民者淺。仁人之澤。不易之良法也。乃昏主則曰。外戚宦官。內侍禁闈。未嘗與民相接。惡從而腴削之。且其侈靡不節。間行小惠。以下施於貧乏。何至激而爲盜。其剝民以致盜者。士大夫之貪暴爲之也。夫惡知監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執袴之子。刑餘之人。知諛而已。知賄而已。非諛弗官也。非賄弗諛也。非剝民之膚。弗賄也。則毒流四海。填委溝壑。而困窮之民。無所控告。猶栩栩然曰。我未嘗有損於民。士大夫吮之以爲利。而嫁禍於我。以爲名。相激相詆。挾上以誅。遂清流。而天下箝口結舌。視其敗而無敢言。漢

唐宋之浸敗而浸亡。皆此繇也。其能禁此矣。則雖有奪攘之禍。而民不被其災。故司馬纂曹。潛移於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於此。失之於彼。魏之立法。無裨於敗亡也。

魏從陳羣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於選舉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所以其姓名。與於中正之品藻者。鮮也。非名譽弗聞也。非華族弗與延譽也。故晉宋以後。雖有英才。勤勞於國。而非華族之有名譽者。謂之寒人。不得與於薦紳之選。其於公天爵於天下。而獎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嘗不收人才之用。則抑有道焉。人之皆可爲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爲善者習也。習之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明。父兄熏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和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非不欲見與聞也。投以所未見未聞。則驚爲不可至。而忽爲不足容心也。故曰習與性成。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醜賞重罰。不能匡正矣。是以古之爲法。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非絕農人之子於天性之外也。雖欲引之於善。而疇久蔽。不信上之有日。且必以白晝秉燭。爲取明之具。聖人亦無如此習焉何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矣。欲滌除而拂拭之。違人之習。殆於拂人之性。而惡能哉。則靳取之華胄之子。清流之士。以品隲而進退之。亦未甚爲過也。父母者。乾坤也。卽以命人之性者也。師友交遊者。臭味也。卽以發人之情者也。見聞行習者。造化也。卽以移人之氣體者也。知此則於是以求材焉。有所溢。有所漏。然而鮮矣。唐之舉進士也。不以一日之詩賦。而以名望之吹噓。雖改九品中正之制。猶其遺意焉。宋以後。糊名易書。以求之於聲寂影絕之內。而此意殆絕。然而學校之造士也。夙而倡優隸。

卒之子弟。必禁錮之。則因天之所限。而人莫能或亂者。伊尹之耕。傳說之築。膠鬲之賈。託以隱耳。豈草野倨侮市井。錐刀之中。德色父而詬誅母者。有令人哉。

以先主紹漢而繫之正統者。爲漢惜也。存高帝誅暴秦。光武討逆莽之功德。君臨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則惡足以當此哉。光武之始起也。卽正討莽之義。而誓死以挫王邑。王尋百萬之衆於昆陽。及更始之必不可爲君。而後自立。正大而無慙於祖考也。而先主異是。其始起也。依公孫瓚。依陶謙。以與人爭戰。既不與於誅卓之謀。抑未嘗念袁紹曹操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董承受衣帶之詔。奉之起兵。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己亦王漢中矣。曹丕稱帝。己亦帝矣。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蓋亦利曹丕之弑。而已可爲名矣。費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矣。是豈誓不與賊俱生。而力爲高帝爭血食者哉。承統以後。爲人子孫。則亡吾國者。吾不共戴天之讎也。以苻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於曹氏。卽位三月。急舉伐吳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荆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讐。不敵一將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故爲漢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若先主。則固不可以當此也。羿篡四十載。而夏復興。莽篡十五年。而漢復續。先主而能枕戈寢塊。以與曹丕爭生死。統雖中絕。其又何傷。尸大號於一隅。旣殂而後。諸葛有祁山之舉。非先主能急此也。師馬溫公曰。不能紀其世數。非也。世數雖足以紀。先主其能爲漢帝之子孫乎。

談君臣之交者。競曰先主之於諸葛。伐吳之舉。諸葛公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公之志能盡行於先主乎。悲哉。公之大節苦心。不見諒於當時。而徒以志決身殲。遺恨終古。宗澤咏杜甫之詩。而悲惋以死。

有以也。夫公之心必欲存漢者也。必欲滅曹者也。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獨子敬知之耳。孫權尚可相諒。而先主之志異也。先主亦始欲自彊。終欲自王。雄心不戢。與關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先主不死。吳禍不息。祁山之軍不得而出也。迨猇亭敗矣。先主殂矣。國之精銳。盡於夷陵。老將如趙雲與公志合者亡矣。公收疲敝之餘民。承愚暗之冲主。以向北方。而事無可爲矣。公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惟忘身以遂志。而成敗固不能自必也。嚮令先主以篤信羽者信公。聽趙雲之言。輟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連吳好以問中原。力尙全氣尙銳。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灑於許雒。而徒流於猇亭乎。公曰。漢賊不兩立。悲哉。其言之也。若先主則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戚也。強之哭者不涕。公其如先主何哉。張良遇高帝而志伸。宗澤遇高宗而志沮。公也。子房也。汝霖也。懷深情而不易以告人一也。而成敗異。公懷心而不能言。誠千秋之遺憾與。

楊顛之諫諸葛公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大哉言矣。公謝之。其沒也。哀之而不能從。亦必有故矣。公之言曰。甯靜可以致遠。則非好爲煩苛。以競長而自敝者也。先主之初微矣。雖有英雄之姿。而無袁曹之權藉。屢挫屢奔。而客處於荊州。望不隆。而士之歸之也寡。及其分據荆益。曹氏之勢已盛。曹操又能用人而盡其才。人爭歸之。蜀所得收羅以爲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躁。雖若費禕蔣琬之譽動當時。而能如鍾繇。杜畿。崔琰。陳羣。高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也。軍不治而惟公治之。民不理而惟公理

之政不平而惟公平之財不足而惟公足之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於纖微以爲訂謨大猷之累豈得已乎夫大有爲於天下者必下有人而上有君而公之託身先主也非信先主之可爲少康光武也恥與荀彧郭嘉見役於曹氏以先主方授衣帶之詔義所可從而依之也上非再造之君下無分猷之士孤行其志焉耳向令龐統法正不卽於溘亡徐庶崔州平未成乖散先主推心置腹使關羽之傲李嚴之險無得開焉領袖羣才各效其用公亦何用此營營爲也公之泣楊顛也蓋自悼也

漢魏吳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蓋天下之稱兵者已盡而三國相爭之氣已衰也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丕亦自知一篡漢而父子之鋒鏑盡矣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搖而退息乎巖險孫權觀望曹劉之勝敗既知其情之各自帝而息相吞之心交不足懼則亦何弗擁江東以自帝邪權所難者先主之扼其肘腋耳先主殂於永安權乃拒魏而自尊榮得鄧芝通好以安處於江東繇此觀之此三君者皆非有好戰樂殺之情而所求未得所處未安弗獲已而相爲扞格也曹氏之戰亟矣處中原而挾其主其敵多其安危之勢迫故孫氏之降知其非誠而受之敵且盡勢且安甘苦自知而殺戮爲慘亦深念之矣孫氏則赤壁之外無大戰也先主則收蜀爭荆而姑且息也是以三君者猶可傳之後裔而不與公孫袁呂同殄其血尤上天之大命集於有德雖無其德而抑無樂殺之心則亦予之以安全天地之心以仁爲復豈不信哉丕之逆也權之狡也先主之愎也皆保固爾後而不降天罰以其知止而能息民也逆與狡違道甚矣而惟愎尤甚先主甫卽位而興伐吳之師毒民以逞傷天地之心故以漢之宗支而不敵篡逆之

二國先主殂。武侯秉政。務農殖穀。釋吳怨以息民。然後天下粗安。蜀漢之祚。武侯延之也。非先主之所克勝也。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彊。吳介其閒。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立國之始。宰相爲安危之大司。而吳之舍張昭而用顧譙。譙者尤爲天子之大臣者也。屈於時而相偏安之國爾。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韓進。人心不固。而國祚不長。有自來也。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甯靜。尙矣。而與先主皆染申韓之習。則且與曹氏德齊。而莫能相尙。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顧譙者鮮矣。寡言慎動。用人惟其能。而無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於上。而不徇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罷邊將便宜之策。以圖其遠大。有曹參之簡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靜正。而不耀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惟李沆爲近之。而譙以處兵爭之世。事雄猜之主。譙爲愈矣。故曰。允爲天子之大臣也。雖旣秉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惟江東也。獨惜乎吳無漢之正。魏之彊。而終於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餘矣。

魏之亡。自曹丕遺詔命司馬懿輔政始。懿之初起爲文學掾。豈夙有奪魏之心哉。魏無人。延懿而授之耳。懿之視操。弗能若也。操之威力。割二袁。俘呂布。下劉表。北掃烏桓。而懿無其功。操迎天子於危亂之中。復立漢之社稷。而懿無其名。魏有人。懿不能奪也。魏之無人。曹丕自失之也。而非但丕之失也。丕之詔曹真陳羣與懿同輔政者。甚無謂也。子叡已長。羣下想望其風采。大臣各守其職司。而何用輔政者爲其命羣與懿也。以防曹真而相禁制也。然則雖非曹爽之狂愚。真亦不能爲魏藩衛久矣。以羣懿防真。合真與懿。

羣而防者。曹植兄弟也。故魏之亡。亡於孟德偏愛植。而植思奪適之日。兄弟相猜。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漢高意移於趙王。唐高情貳於建成。宋祖受母命而亂與子之法。開國之初。所恆有也。而曹氏獨以貽覆宗之禍。天不佑僭人。而使並峙於時。以生猜制。天之道也。藉其不然。豈雖開於骨肉。必不假秉政握兵之異姓。持權以箝束懿親。漢唐宋爭於室。而姦邪不興於外。豈有患哉。魏之自取滅亡。天邪人邪。人之不臧者。天也。

兩敵相持。而有起兵於腹裏者。以遙相應。見爲可恃。恃以夾攻。內應者必敗。勿問其爲義也。爲賊也。皆不可恃。以冒進者也。其爲義也。忠臣志士。孤憤蹶起。而成敗非其所謀。且其果懷忠憤者。一二人耳。其他皆徼利無恆。相聚而不相攝者也。若其爲賊也。則妄人非分之圖。假我以惑衆而亡實者耳。如之何其恃邪。彭綺亂人也。借爲魏討吳以爲名。而實賊也。其心恃我之援而已。歟。然而與虐民罔利。而欲恃以爲應援。彼敗而我之鋒亦挫矣。彼可恃也。奚用我爲。彼不可恃矣。而抑安能爲我之恃乎。侯景不足以難魏。適以亡梁。擁大衆扼爭地者。且然。況烏合之一旅哉。岳侯恃兩河忠義以伐金。使無金牌之撤。亦莫保其不與俱潰也。孫資諫曹叡之應彭綺。明於料敵矣。

諸葛公出師北伐。表上後主。以親賢遠小人爲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後主失國之繇。早見於數十年之前。公於此無可如何。而惟以死謝寸心耳。賢臣之進。大臣之責也。非徒以言。而必有進之之實。公於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亦既進之無遺力矣。然能進而不能必庸主之親之。庸主見賢而目欲垂。猶賢主見小人而喉欲噓也。無可如何也。雖然。尙可使之在列也。至於小人之親。而愈無可如何矣。卑其秩。削其權。不



得有爲焉止矣。愈抑之。庸主愈狎之。愈禁之。庸主愈私之。斂迹於禮法之下。而噂沓於帷帟之中。庸主曰。此不容於執政。而固可哀矜者也。綢繆不舍。信其無疵可摘。而蠱毒潛中於臍蠶之微。嗚呼。其將如之何哉。故賢臣不能使親。而猶可進。小人可使弗進。而不能使弗親。非有伊尹放桐非常之舉。周公且困於流言。況當篡奪相仍之世。而先主抑有君自取之之亂命。形格勢禁。公其如小人何哉。歷舉興亡之繇。著諸大端而已。何者爲小人。不能如郭費董向之歷指其人而無諱也。指其名而不得。而況能制之使勿親哉。以一死謝寸心於未死之間。姑無決裂焉足矣。公之遺憾。豈徒在漢賊之兩立也乎。

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謀之士。而士之長於略者。相踵而興。孟德智有所窮。則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無遺策。迨於子桓之世。賈詡辛毗劉煜孫資。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子桓之鄙。叡之汰。抗仲謀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孔明之北伐也。屢出而無功。以爲司馬懿之力能拒之。而早決大計於一言者。則孫資也。漢兵初出。三輔震驚。大發兵以迎擊於漢中。庸詎非應敵之道。乃使其果然。而魏事去矣。漢以初出之全力。求敵以戰。其氣銳。魏空關中之守。卽險以爭。其勢危。皆敗道也。一敗潰而漢乘之。長安不守。漢且出關以搗宛雒。是高帝破項之故轍也。魏惡得而不危。資籌之審矣。卽見兵據要害。敵卽盛而險不可踰。據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雖孔明之志銳而謀深。無如此漠然不應者何也。資片言定之於前。而拒諸葛。挫姜維。收效於數十年之後。司馬懿終始所守者此謀也。魏足智謀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人者。可以無敵於天下。

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諸葛繞山而西。出祁山。趨秦隴。奇兵也。高帝舍棧道而出陳倉。以奇

取三秦。三秦之勢散。拊其背而震驚之。而魏異是。非堂堂之陣。直前而攻其堅。則雖得秦隴。而長安之守自有餘。魏所必守者。長安耳。長安不拔。漢固無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於散地。魏且以爲是乘閒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則敵氣愈壯。而我且疲於履戰矣。夏侯楙可乘矣。魏見漢兵累歲不出。而志懈。卒然相臨。救援未及。小得志焉。彌旬淹月。援益集。守益固。卽欲拔一名都也。且不可得。而況魏之全勢哉。故陳壽謂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誠有謂已。而公謀之數年。奮起一朝。豈其不審於此哉。果畏其危也。則何如無出。而免於疲民邪。夫公固有全局於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後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復也。其出師以北伐。攻也。特以爲守焉耳。以攻爲守。而不可示其意於人。故無以服魏延之心。而貽之怨怒。秦隴者。非長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門戶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險而民彊。誠收之以爲外蔽。則武都、陰平。在懷抱之中。魏不能越劍閣。以收蜀之北。復不能繞階文。以搗蜀之西。則蜀可鞏固以存。而待時以進。公之定算在此矣。公沒蜀衰。魏果由陰平以襲漢。夫乃知公之定算。名爲攻而實爲守計也。公之始爲先主謀曰。天下有變。命將出宛雒。自嚮秦川。惟直指長安。則與宛雒之師相應。若西出隴右。則與宛雒相去千里之外。首尾斷絕而不相知。以是知祁山之師。非公初意。主闇而敵彊。改圖以爲保蜀之計耳。公蓋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輩語也。

武侯之任人。一失於馬謖。再失於李嚴。誠哉知人之難也。闇者不足以知。而明察者。卽以明察爲所蔽。妄者不足以知。而端方者。卽以端方爲所蔽。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方則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略果毅者。短長相閒。瑕瑜相雜。多不能純。察之密。待之嚴。則無以自全。而或見棄。卽加意收錄。而固不任之矣。於是

而飾其行以無過。飾其言以無尤者。周旋委曲。以免摘言。果辨行果堅。而孰知其不可大任者。正在於此。似密似慎。外飾而中枵。惡足任哉。故先主過實之論。不能遠馬謖。而任以三軍。陳震麟甲之言。不能退李嚴。而倚以大計。則惟武侯端嚴精密。二子卽乘之以蔽。而受其蔽也。於是而曹孟德之能用人見矣。以治天下則不足。以爭天下則有餘。蔽於道而不蔽於才。不能燭司馬懿之姦。而荀彧、郭嘉、鍾繇、賈詡。惟所任而無不稱矣。

城濮之戰。晉文不恃齊秦也。恃齊秦。則必令齊掠陳蔡。而南以牽之於東。秦出武關。下鄢郢。以撓之。滎陽之戰。高帝不恃彭黥也。恃黥布。則當令布率九江之兵。沿淮而襲之。恃彭越。則越勝而進。越敗而退也。善用人者不恃人。此之謂大略。吳人敗曹休於石亭。諸葛出陳倉之師。上言曰。賊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勢。此進趨之時也。其無功宜矣。恃吳勝而乘之。吳且退矣。失所恃而心先沮。氣先折也。蜀定吳交。以制魏。此諸葛之成謀。計之善者也。雖然。吳交之必定。亦惟東顧無憂。可決於進爾。及進而所恃者。終在己也。我果奮勇。以大挫魏於秦川。而舉長安。吳且恃我以疾趨淮汝。不恃吳。而吳固可恃也。己未有必勝之形。而恃人以逞。交相恃。交相誤。六國之合從。所以不能動秦之毫末。其左驗已。石亭之役。賈逵以虛聲怖吳。而吳退。吳望蜀之乘之。蜀不能應也。陳倉之役。張郃以偏師拒蜀。而蜀沮。蜀望吳之牽之。吳不能應也。兩國異心。謀臣異計。東西相距。聲嚮之利鈍不相及。聞風而馳。風定而止。恃人者不敗足矣。未有能成者也。德必有鄰。修德者不恃鄰。學必會友。得學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創業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魏制諸侯入繼大統者。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是也。帝后之尊。天之所秩。非天子所得擅以加諸其親。則大統正而天位定也。其曰篡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則襲義而戕仁矣。所後者以承統而致其尊。因以致其親。義也。所生者以嗣統而屈其尊。不能屈其親。仁也。親者與心生。以生其心。性之不可揜者也。故古之制服。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期。不問與所生相去親疏。卽與所後者。在六世祖免之外。而必期。且必正名之曰。所生父母。未嘗概置諸伯叔之列也。抑此猶爲爲人後者言之。若宋英宗之後。仁宗。孝宗。之後。高宗。固以爲子而子之。則所後所生父母之名各正。而所生者並屈其親。若夫前君之生也。未嘗告宗廟。詔臣民而正其爲後。嗣子之嗣也。未嘗修寢門視膳之儀。立國儲君副之位。臣民推戴。而大位歸焉。則亦如光武之於南頓。位號不可僭。而天倫不可忘。何得遽謂之私親。而族人視之也哉。天下所重者統也。人子所不可背者親也。爲天下而不敢干其統。則天下之義重而已之恩輕。雖有天下。而不可沒其生我之恩。則天下敵隄而親爲重。導諛者獻追尊之僭。矯異者沒父母之名。折衷以順天理之固然。豈一偏之所可亂哉。

國政之因革。一張一弛而已。風俗之變遷。一質一文而已。上欲改政而下爭之。爭之而固不勝。下欲改俗而上抑之。抑之而愈激以流。故節宣而得其平者。未易易也。東漢之中葉。士以名節相尙。而交遊品題。互相持以成乎黨論。天下奔走如驚。而莫之能止。桓靈側聽奄豎。極致其罪。畀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風。而不以爲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爲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琰。毛玠。陳羣。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琰。玠。殺孟德。歿持之之力窮。而前之激者。適

以揚矣。太和之世。諸葛誕鄧颺浸起。而矯孟德綜實之習。結納互相題表。未嘗師漢末之爲。而若或師之。且刊方向圓。崇虛墮實。尤不能如李杜范張之崇名節以勵俗矣。乃遂以終魏之世。迄於晉而不爲衰止。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墜已決之水於須臾。而助其流溢已耳。故曰抑之而愈。以流也。名之不勝實。文之不勝質也。久矣。然古先聖人。兩俱不廢。以平天下之情。獎之以名者。以勸其實也。導之以文者。以全其質也。人之有情不一矣。既與物交。則樂與物而相取名所不至。雖爲之而不樂於終。此慈父不能得之於子。嚴師不能得之於徒。明君不能得之於臣民者也。故因名以勸實。因文以全質。而天下歡忻鼓舞於敦實崇質之中。以不蕩其心。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於矩矱也。則古先聖人何弗圍天下之躍冶飛揚於鉗網之中也。以爲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志鬱而勃然以欲興。則氣亦蠃輪屯結。而待隙以外洩。迨其一激一反。再反而盡棄其質。以浮蕩於虛名利者。爭託焉。僞者爭託焉。激之已極。無所擇而惟其所汎濫。夏侯玄何宴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晉。五胡起。江東僅存。且蔓引以迄於陳隋而不息。非崇質尙實者之激。而豈至此哉。桓靈激之矣。奄豎激之矣。死亡接踵。而激猶未甚。桓靈奄豎不能揜其名也。孟德炎玠並其名而揜之。而後詭出於元虛橫流於奔競。莫能禁也。以傅咸卞壺陶侃之公忠端亮。折之而不勝。董昭欲以區區之辨論。使曹叅持法以禁之。其將能乎。聖王不作。禮崩樂壞。政暴法煩。祇以增風俗之浮蕩而已矣。

魏伐遼東。蜀征南中。一也。皆用兵謀國之一道也。與隋煬之伐高麗。唐玄之伐雲南。異矣。隋唐當天下之方甯。貪功而圖遠。涉萬里以徼幸。敗亡之釁。不得而辭焉。諸葛公之慎。司馬懿之智。舍大敵而勤遠略。其

所用心者未易測矣。兩敵相持。勢相若而不相下。固未得宴然處也。而既不相爲下矣。先動而躁。則受其傷。弗容不靜以俟也。靜以俟。則封疆之吏。習於固守。六軍之士。習於休息。會計之臣。習於因循。需之需之時。不可傲。而兵先弛。技擊奔命。忘生趨死之情。日以翱翔作好。而墮其氣。則靜退之禍。必伏於不覺。一旦有事。張皇失措。驚憂胸縮。而國固不足以存。況望其起而制人。收長驅越險之功哉。魏之東征。蜀之南伐。皆所以習將士於戰。而養其勇也。先主殂。蜀未可以圖中原。孟德父子繼亡。魏未可以并蜀。吳兵不欲其久安。而忘致死之心。諸葛之略。司馬之智。其密用也。非人之所能測也。或曰。習士於戰。有訓練之法。而奚以遠伐爲。嗚呼。此坐而談兵。誤人家國之言耳。步伐也。擊刺也。束伍也。部分也。訓練而習熟者也。兩軍相當。飛矢雨集。白刃拂項。趨於死以爭。必勝氣也。非徒法焉。有其法。不作其氣。無輕生之情。而日試於旌旗金鼓之間。雖容以進退。戲而已矣。習之愈久。而士愈無致死之心。不亡何待焉。訓練者。戰餘而教之也。非數十年之中。目不見敵。徒修其文具之謂也。

武侯遺令。魏延斷後。爲蔣琬費禕地也。李福來請。公已授蜀於琬禕。而必不可使任蜀者。魏延也。延權亞於公。而雄猜難御。琬未嘗與軍旅之任。而威望不隆。延先入而挾虜主。琬固不能與爭。延居然持蜀於掌腕矣。惟大軍退。而延不得孤立於外。楊儀先入。而延不爲主於中。雖憤激而成乎亂。一夫之制耳。延之亂也。不北降魏。而南攻儀。論者謂其無叛心。雖然。豈可保哉。延以偏將孤軍。主帥死而乞活於魏。則亦司馬懿之屬吏而已矣。南轅而不北駕。不欲爲懿下也。使其操全蜀之兵。制朝權。而惟其意。成則攘臂以奪漢。不成將舉三巴以附魏。司馬懿不得折箠而馭之。其降其否。亦惡可諒哉。楊儀褊小之器耳。其曰吾若舉

軍就魏甯當落度如此。是則卽爲懿屈而不慙者。令先歸而延與姜維持其後。蔣琬談笑而廢之。非延匹也。於是而武侯之計周矣。故二將訐而於國無損。不然。將爭於內。敵必乘之。司馬懿之智。豈不能閒二亂人以捲蜀。而何爲斂兵以退也。

武侯之言曰。淡泊可以明志。誠談泊矣。可以質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對僚友。可以示百姓。無待建鼓以亟鳴矣。且夫持大權。建大功。爲物望所歸。而懷不軌之志者。未有不封殖以厚儲於家者也。以示豆區之恩。以收百金之士。以餌腹心之蠹。以結藩鎮之歡。胥於財而取給。季氏富於周公。而魯昭莫能制焉。曹馬劉蕭。皆祖此術也。誠淡泊矣。競利名者之所不趨。而子孫亦習於儒素。不問其威望之重輕。而固知其白水盟心。衡門歸老之夙圖矣。乃武侯且表於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粟。以負陛下。一若志晦不章。憂讒畏譏之疏遠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嗚呼。於是而知公之志苦而事難矣。後主者。未有知者也。所猶能持守以信公者。先主之遺命而已。先主曰。子不可輔。君自取之。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非剖心出血以示之。豈能無疑哉。身在漢兄弟分在魏吳。三國之重望。集於一門。關張不審挾故舊。以妬其登庸。先主之疑。蓋終身而不釋。施及嗣子之童昏。內而百揆。外而六軍。不避嫌疑而持之固。含情不吐。誰與諒其志者。然則後主之決於任公。屈於勢而不相信以道明矣。公乃諄諄然取桑田粟帛。竭底蘊以告無嫌於當世。其孤幽之忠貞。危疑若此。而欲北定中原。復已亡之社稷也。不亦難乎。於是而知先主之知人而能任。不及仲謀遠矣。仲謀之於子瑜也。陸遜也。顧離也。張昭也。委任之不如先主之於公。而信之也篤。豈不賢哉。先主習於申韓。而以教子。其操術也。與曹操同。其宅心也。亦彷彿焉。

自非司馬懿之深姦。則必被掣曳。而不能盡展其志略。故曰公志苦而事難也。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

得直諫之士。易得憂國之士。難識所不及。誠所不逮。無死衛社稷之心。不足與於憂國之任久矣。若夫直諫者。主德之失。章章見矣。古之爲言也。仁慈恭儉之得。奢縱苛暴之失。亦章章見矣。習古之說。而以證今之得失。不必深思熟慮。殷憂鬱勃。引休戚於躬受。而斟酌以求甯。亦可奮起有言。而直聲動天地矣。魏主叡之後。一傳而齊王芳廢。再傳而高貴鄉公死。三傳而常道鄉公奪。青龍景初之際。禍胎已伏。蓋岌岌焉。無有慮此爲叡言者。豈魏之無直臣哉。叡之營土木。多內寵。求神僊。察細務。濫刑賞也。舊臣則有陳羣。辛毗。蔣濟。大僚則有高堂隆。高柔。楊阜。杜恕。陳矯。衛覬。王肅。孫禮。衛臻。小臣則有董尋。張茂。極言無諱。不避喪亡之謗。詛至於叩棺待死以求伸。叡雖包容勿罪。而諸臣之觸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漢武唐宗。不能多得於羣臣者。而魏主之廷。森森林立。以相繩糾。然而阨危不救。旋踵國亡。繇是觀之。直諫之臣。易得。而憂國之臣。未易有也。高堂隆因鵲巢之變。陳他姓制御之說。問陳矯以司馬公爲社稷之臣。而矯答以未能。然則魏之且移於司馬氏。禍在旦夕。魏廷之士。或不知也。知而或不言也。隆與矯知之而不深也。言之而不力也。當其時。懿未有植根深固之黨。未有榮人辱人。生人殺人之威福。而無能盡底蘊。以爲魏主告。無他。心不存乎社稷。浮沈之識。因之不定。未能剖心刻骨。爲曹氏徘徊四顧。而求奠其宗祏也。逮乎魏主殂。劉放。孫資。延大姦於肘掖之後。雖灼見魏之必亡。而已無及矣。以社稷爲憂者。如操舟於洪濤巨浸。脈察其積岸。湫渦之險。易目不旁瞬。而心喻之。則折旋於數十里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適其所



泊而止。豈舟工之智若神禹哉。心壹於是。而生死守之爾。若夫雒陽崇華銅人土山之縱欲勞民。與夫暴怒刑殺。聽小臣毀大臣。躬親細務。而陵下不君。此皆見之聞之。古有明訓。而依道義以長言之。則不必有體國之忠。而但有敢言之氣。固可無所畏避。而惟其敷陳者也。抑豈足恃爲宗社生民之託哉。

陳羣上封事諫魏主。輒削其草。楊阜觸人主之威。以直諫。與人言未嘗不道。袁宏贊羣之忠。而譏阜之播揚君惡。夫阜激而太過。誠然矣。以羣之削草爲忠臣之極致。又奚得哉。宏曰。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非知道之言也。君父均也。而事之之道異。禮曰。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隱者知其惡而諱之也。有隱以全恩。無隱以明義。道之準也。君之有過也。諫之而速改。改過之美。莫大焉。稱其前之過。以表其後之改。固以揚其美之大者也。諫而不聽。君過成矣。卽不言而臣民固已知之矣。導諛之臣。方且爲之飾。非爲是弭在廷之口。而諫者更爲之揜覆。於是而導諛之臣。益無所忌。而惟其欲爲。且已諫而不聽。庶幾人之繼進也。小臣疏遠。望近臣之從違。以爲語默。近臣養君之慝。而蔽下之知。則疏遠欲言之士。且徘徊疑沮。而以柔巽揄揚爲風尚。勸忠之道。喪於唯諾之習。孤鳴無和。雖造膝而爲痛哭。亦無如怙過之主何矣。韓愈氏非知道者。擬文王之詩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文王而爲此言也。則飛廉惡來。且援爲口實。以惑紂。而信比干之死。爲當其辜矣。亦何憚而不殫其斲脛炮烙之慘乎。若羣者。以全身於暴主之側。孔光溫樹之故智也。謂之曰忠。而同君父於一致。袁宏惡知忠臣之極致哉。

魏主叡之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舜配天。以舜妃配地。其亢地於天。離妣於祖。亂乾坤高卑之位。固不<sub>足</sub>道矣。妄自祖虞。而以廢禘譏漢。尤不知禘者也。自漢以下。禘之必廢也。無疑也。

三代而上。君天下者數姓而已。天子之支庶。分封爲侯。各受命而有社稷。其後一族衰微。則一族之裔孫。以德而復陟帝位。無有不繇諸侯祖天子而崛起者也。推創業之主而上之。始受命而有社稷者。其始祖也。商之契。周之稷是也。又推而上之。則固有天下者也。而高辛是也。是爲始祖所自出之帝也。世有社稷而爲君。代相承而譜牒具存。雖歷數十世而雲祚不絕。則所自出之帝雖遠。亦猶父子之相授。淵源不昧。而後此之有天下者。仍還其前此有天下之故業。以示帝位之尊。不越神明之胄。非是者不得而干焉。此封建未墜之天下。道固然也。秦雖無德。而猶柏翳之裔。受封西土。可以繼三代而王。使追所自出之帝。而禘焉得矣。至於漢興。雖曰帝堯之苗裔。而不可考也。陶唐之子孫。受侯封者。國久滅而宗社皆亡。帝堯之不祀。久已忽諸。高帝起田間。爲亭長。自以滅秦夷項之功。而有天下。徵家世於若存若亡之餘。懸擬一古帝爲祖。將誰欺。欺天乎。自漢以下之不禘。豈不允哉。漢曰祖堯也。王莽曹氏曰祖舜也。唐曰祖皐陶也。老聃也。攀援不可致詰之聖賢。以自張大者也。澤所已斬。道所不嗣。誠所不至。以名屬之。以文修之。漢乎其不相及久矣。當其側微。不知其有所祖也。序其譜系。不知其必爲祖也。且遠引而祖之。仁人孝子之事。其先如是而已哉。郭崇韜垂涕汾陽之墓。梁師成追認眉山之誣。爲姍笑而已。魏主叡其何以異於是。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雖然。任人而廢法。則下以合離爲毀譽。上以好惡爲取舍。廢職業。徇虛名。逞私意。皆其弊也。於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齊之。故申韓之說。與王道而爭勝。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習其事。未嘗懸黜陟以擬其後。蓋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課人。必使與科條相應。非是者罰焉。法誠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

廢矣。而有過於法之所期者焉。有適如其法之所期者焉。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才之有偏勝也。時之有盈詘也。事之有緩急也。九州之風土。各有利病也。等天下而理之。均難易而責之。齊險易豐凶而限之。可爲也。而憚於爲。不可爲也。而強爲。塗飾以應上之所求。天下之不亂也。幾何矣。上之所求於公卿百執郡邑之長者。有其綱也。安民也。裕國也。興賢而遠惡也。固本而待變也。此大綱也。大綱圯而民怨於下。事廢於官。虛譽雖騰。莫能揜也。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舉矣。故曰。擇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課人也。論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詘於繁而可以居要。充其至可以爲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見。而爲惡也淺。弗清矣。而慎以勤焉。察察孳孳。以規利而避害。夫乃爲天下之巨姦。考課以黜陟之。卽其得而多。得之於勤慎。以墮其清。況其所謂勤者。非勤而慎者。非慎乎。是所謂孳孳爲利。蹠之徒矣。清議者。似無益於人國者也。而國無是。不足以立。恐其亡實。而後以法飭之。周官周禮。關雖麟趾之精意所持也。京房術數之小人。何足以知此哉。盧毓劉邵師之以惑魏主。不能行焉。必也。雖不能行。而後世功利刑名之徒。猶師其說。張居正之毒。所以延及百年而不息也。魏主叡。援司馬懿以輔政。而懿終篡也。宜哉。法紀立。人心固。大臣各得其人。則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可不亂。何庸當危疾昏瞽之時。委一二人。錫以輔政之名。倒魁柄而授之邪。周公之輔成王也。王幼而未有知識。且公之至德。曠古一人。而武王之信公也。以兩聖而相知也。然使無輔政之名。則二叔亦無覺以構難。而冲人宴然矣。漢武之任霍金上官也。上官逆。霍氏不終矣。輔政之名。由此而立。而抑安足師乎。先主之任諸葛。而諸葛受命。當分爭之世。而後主不足有爲也。兩俱弗獲已。而各盡其心耳。先主不能舍後主。

而別有所立。則不能不一委之諸葛。以壹後主之心。若夫魏主叡無子。而非有嫡長之不可易也。宗室之子。惟其所擇。以爲後。當其養芳與詢爲子之日。豈無賢而可嗣者。慎簡而豫教之。迨其將殂。芳之爲子。已三歲矣。可否熟知。而教訓可夙。何弗擇之於先。教之於後。令可君國而勿墜。而使劉放孫資得乘其篤疾。以晉姦雄於負展哉。爲天下得人者。得一人爾。得其人。而宰輔百執無不得焉。已旣無子。惟其意而使一人以爲君。不審其勝任與否。而又別委人以輔之。則胡不竟授以天下。而免於篡弑乎。漢之自旁支入繼者。皆昏庸之器。母后權姦之爲之也。非若叡之自擇而養之也。彼憤憤以死。無意於宗社。而委之婦人者。無責耳矣。而魏主叡何爲者也。宋仁宗之授英宗。高宗之授孝宗。一旦嗣立。而太阿在握。有二君之慎。豈至忍死以待巨姦。而付以童昏也哉。故宋二宗之立嗣。允爲後世法也。輔政者危亡之本。惡得託周公之義。以召禍於永世哉。史稱何宴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傅嘏譏宴。外靜內躁。皆司馬氏之徒。黨邪醜正。加之不令之名耳。宴之逐異已。而樹援也。所以解散私門之黨。而厚植人才於曹氏也。盧毓傅嘏。懷寵祿。慮子孫。豈可引爲社稷臣者乎。藉令曹爽不用宴言。父事司馬懿。而惟言莫違。爽可不死。且爲戴莽之劉歆。若逮其篡謀之已成。而後與立異。劉毅司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而不亦晚乎。爽之不足與有爲也。魏主叡之不知人而輕託之也。乃業以宗臣受顧命矣。晏與畢軌鄧颺李勝。不與爽爲徒。而將誰與哉。或曰。圖存社稷者。智深勇沈。而謀之以漸。晏一旦蹶起。而與相持。激懿以不相下之勢。而魏因以亡。曹芳以暗弱之冲人。孤立於上。叡且有忍死待君相見無憾之語。舉國望風而集者。無敢隳司馬氏之闔闔。救焚拯溺。而可從容以待乎。懿之不可託也。且勿論其中懷之叵測也。握通國之兵。爲功於闔外。下

新城平遼東。卻諸葛撫關中。將吏士民爭趨以效尺寸。旣赫然矣。惡有舉社稷之重。付孺子於大將之手。而能保其終者也。王敦無邊徼之功。故溫嶠得制之於衰病。桓溫有枋頭之敗。故王謝得持之以從容。奪孤豚於猛虎之口。雅士無所容其靜鎮。智者無所容其機謀。力與相爭而不勝。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是時。同姓猜疏而無權。一二直諫之臣。如高堂隆。辛毗者。又皆喪亡。曹氏一線之存亡。僅一何晏。而猶責之已甚。抑將責劉越石之不早附劉淵。文宋瑞之不亟降蒙古乎。嗚呼。惜名節者謂之浮華。懷遠慮者謂之銛巧。三國志成於晉代。固司馬氏之書也。後人因之。掩抑孤忠。而以持祿容身。望風依附之逆黨爲良圖。公論沒。人心蠱矣。

蔣琬改諸葛之圖。欲以舟師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愈非策矣。魏興上庸。非魏所恃爲巖險。而其贅餘之地也。縱克之矣。能東下襄樊。北收宛雒乎。不能也。何也。魏興上庸。漢中東迤之餘險。士卒所憑以阻突騎之衝突。而依險自固。則出險而魂神已憊。固不能踰閭限以與人相搏也。且舟師之順流而下也。逸矣。無與遏之而戒心弛。一離乎水。而衰氣不足以生。必敗之道也。先主與吳共爭於水。而且潰。況欲以水爲勢。而與車騎爭於原陸乎。魏且履實地。資宿飽。坐而制之於清丹之涇。如蛾赴燄。十撲而九亡矣。劉裕之滌河渭。以入關中。王鎮惡等以步馳騎擊。而舟師爲其繼。非恃舟師以爭人於陸也。姚泓恃拓拔氏爲之守。拓拔氏不爲泓守。而泓弛其防。故獲利焉。非獨倚舟師之利。攻人於千里之外也。諸葛之出祁山。以守爲攻。卽以攻爲守。知習於險者之不利於夷。且自固以待時變。特不欲顯言之。以怠衆志耳。琬移屯而東西防遂弛。鄧艾陰平之禍。自琬始矣。琬疾動而不能行。司馬懿方謀篡而未暇。故蜀猶以全。不然。此一舉

而蜀亡不旋踵矣。

曹孟德始屯田許昌。而北制袁紹。南折劉表。鄧艾再屯田陳項壽春。而終以吞吳。此魏晉平定天下之本圖也。屯田之利有六。而廣儲芻糧不與焉。戰不廢耕。則耕不廢守。守不廢戰。一也。屯田之吏士。據所屯以爲己之樂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無室家。則情不固。有室家則爲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戰。歸而息。三也。兵從事於耕。則樂與民親。而殘民之心息。卽境外之民。亦不欲凌轢而噬齧之。敵境之民。且親附而爲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於邊徼。束伍部分。不離其素。甲冑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調發。符且下。而夕就道。敵莫能測其動靜之機。五也。勝則進。不勝則退。有所止。不至駭散而內訌。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米芻藁之取給。以不重困編氓之輸運。屯田之利溥矣哉。諸葛公之於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維不能踵之。是以亡焉。雖然。有其地。有其時矣。許昌之屯。乘黃巾之亂。民皆流亡。野多曠土也。兩淮之屯。魏吳交爭之地。棄爲甌脫。田皆蕪廢也。五丈原之屯。秦隴階文之間。地廣人稀。羌胡據山澤而棄平土。數百里而皆草萊也。非是者。可屯之地。畸零散布於民田之間。而分兵以屯之。則一散而不可猝收矣。奪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敗速矣。此屯之必以其地也。屯之於戰爭之時。壓敵境而營疆場。以守爲本。以戰爲心。而以耕爲餘力。則釋耒耜。援戈矛。兩不相妨。以相廢。若在四海蕩平之後。分散士卒。雜處民間。使食利於耕。而以戰守爲役。則雖有訓練鉗束之法。日漸月靡。於全軀保室。樸鈍偷安之習。而天下於是乎無兵。故惟棗祇。鄧艾。諸葛。可以行焉。而後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養懦之術也。故陵夷衰微。而無與衛國。此屯之必以其時也。法有名同而實異。事同而效異。如此者多矣。謀國者不可不審也。

史稱管甯高潔而熙熙和易。因事而導人以善。善於傳君子之心矣。世之亂也。權詐興於上。儉薄染於下。君不可事。民不能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幾窮窮於時。因窮於心。則將視天下無一可爲善之人。而拒絕。惟恐不夙。此焦先孫登朱桃椎之類。所以道窮而仁亦窮也。夫君子之視天下。人猶是人也。性猶是性也。知其惡之所自熏。知其善之所自隱。其熏也。非其固然。其隱也。則如宿草霜凋而根荏自潤也。無事不可。因無因不可導。無導不可善。喻其習氣之橫流。卽乘其天良之未喪。何不可與以同善哉。盎然此則之仁。充滿於中時。雨灌注而宿草榮矣。惜乎時無可事之君。而甯僅以此終。非然。將與伊傅而比隆矣。嗚呼。不得之於君。可得之於友。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薦紳。可得之於鄉黨。而又不可得矣。不得之父老。可得之童蒙。而又不可得矣。此則君子之抱志以沒身。而深其悲憫者也。友之不得。君錮之。鄉黨之不得。薦紳焚之。童蒙之不得。父老蔽之。故甯之仁終不能善魏之俗。君也。薦紳也。父老也。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盡吾仁也。而道窮於時。不窮於己。亦奚忍爲焦先孫登朱桃椎之孤傲哉。

形可以徵神乎。曰未嘗不可也。神者。天德之函於地者也。刑者。地德之成乎天者也。相函相成而不相舍。神之靈。形受之。形之靈。神傳之。非神孤盪其靈於虛。而形頑處也。譬之笙竽然。器洪而聲洪。器纖而聲纖矣。譬之盂水然。器方而水方。器圓而水圓矣。造化者。以其神之靈。搏造形質。而氣以舒斂焉。榮隨氣而華。隨氣而黯。衛隨氣而理。隨氣而亂。內而藏府之精粗。外而筋骸之勁脆。動靜語默。各如其量。而因以發用。則明於察形者。可以徵神。固矣。管輅之評鄧颺何晏。而言皆屢中。知此而已矣。然則神可以化形乎。曰奚爲其不可也。其始也。天化之。天之道也。其後也。人化之。人之道也。天之道。亨之毒之。用其偶然。故歟。惡偏

全參差而不齊。人之道。熏之陶之。用其偶然。則惡可使嫩。偏可使全。變化而反淳。人莫難於御其神。而形其易焉者。昧者不知曰。一受其成型。而與之終古。其不知道也久矣。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榮衛隨養以移。而內而藏。府外而筋骸。隨之以移。況動止語默。因心而縱斂。因習而率循者哉。鄧颺之躁。徵於形之躁也。不可驟息。而息之以靜者。颺可得而主也。何晏之幽。徵於形之幽也。不可驟張。而張之以明者。晏可得而主也。豈有他哉。一旦而知躁與幽之爲不善。操之縱之。懲艾於俄頃。習之制之。熏成於漸次。則二子者。赤錫圭璧之章。再見而驚。非其故。輅又安能測之哉。乃若二子者。終成乎幽躁。而使輅言之終驗。其蔽一也。一者何也。曰驕也。老莊者。驕天下而有餘者也。絕學以無憂。與天而爲徒。而後形之不善。一受其成型。而廢人道之能然。故禍至而不知其所自召也。地承天而受化。形順神而數移。故管輅之術。君子節取焉。而不怙之。以爲固然。人之有道也。風雨可使從欲。元氣可使受治。況在躬之榮衛藏府筋骸。與從心之動止語默哉。

王淩可以爲魏之忠臣乎。蓋欲爲司馬懿而不得者也。爲懿不得。而懿愈張矣。齊王芳。魏主叡之所立也。懿殺曹爽。而制芳於股掌。其惡在懿。其失在叡。而芳何尤焉。使霍光而有操懿之心。漢昭亦無如之何。而可責之芳乎。淩誠忠於魏。而思存其社稷。正懿閉門拒主。專殺宗臣。覬覦九錫之罪。抗表而入討。事雖不成。猶足以鼓忠義之氣。而懿不能駕禍於楚王。以錮曹氏之宗支。使斂迹而坐聽其篡奪。而淩欲廢無過之主。以別立君。此其故智。梁隋之季。多效之者。而終以盜鈴。則使淩得志。楚王彪。特其揜耳之資。操此心也。惡足以惑人心。而使效順哉。名義者。邪正存亡之大司也。無義不可以爲名。無名不可以爲義。忠臣效



死以爭之。姦雄依附而抑必挾之。以曹操之不軌也。王芬欲立合肥侯以誅宦官。而操審其必敗。勿從也。袁紹欲立劉虞以誅董卓。而操惡其徒亂。勿從也。名正而義因以立。豈特操之智。遠過於凌乎。天下未解體於弱主。而已先首禍。心之所不安。裁之所必逮也。劉虞賢矣。袁紹弗能惑也。合肥侯聽曹操而安。楚王彪聽王凌而死。非獨自殺。且以啓禍於宗室。胥入司馬之阱中。亦烈矣哉。嗚呼。亂人假義。而授人以名。義乃永墮。而禍生愈速。如是而許之以忠也。則沈攸之。陳霸先。皆忠矣。王凌之心。路人知之。無以異於司馬氏。而益以愚者也。

曹操之篡也。迎天子於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呂布。劉表。劉焉。羣起以思移漢祚。獻帝弗能制。而操以力勝而得之。劉裕之篡。馘桓玄。夷盧循。東滅慕容超。西俘姚泓。收復中國五十餘年。已覆之土宇。而修晉已墟之陵廟。安帝愚暗。不能自存也。若夫二蕭。陳霸先。功不逮操。裕而篡焉。則不成乎。其爲君而不延其世。由此言之。雖篡有天下。而豈易易哉。司馬懿之於魏。掾佐而已。拒諸葛於秦川。僅以不敗。未嘗有尺寸之功於天下也。受魏主叡登牀之託。橫剪曹爽。遂制孱君。脅羣臣。獵相國九錫之命。終使其子孫繼世而登天位。成一統之業。其興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非天下之可妄求而得也。曹氏之毆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寬。光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漢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恣。懲漢失。而以申韓之法。鉗天下。崔琰。毛玠。鍾繇。陳羣。爭附之。以峻削嚴迫相尙。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亟興。而無敢爲萑葦之寇。乃蘊怒於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游卒歲也。其情亟矣。司馬懿執政。而用賢恤

民務從寬大。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措紳以迄編氓。乃知有生人之樂。處空谷者。聞人聲而輾然。樂盈之汰。人且歌泣。以願爲之死。況懿父子之謀險而小惠已周也乎。王淩之子廣曰。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可謂知言矣。故曰得乎邱民爲天子。逆若司馬。解法網以媚天下。天且假之以息民。則乘苛急傷民之後。大有爲之君。起而蘇之。其爲天祐人助。有不永享福祚者乎。三國鼎立。曹劉先亡。吳乃繼之。孫氏不師申韓之報也。曹操不足道。諸葛公有道者也。而學於申韓。不知其失。何也。

蔣琬死。費禕刺蜀漢之亡必也。無人故也。圖王業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險要財賦之謂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謂也。得其賢也。巴蜀漢中之地險矣。其人寡。則其賢亦僅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蜀漢無人。雖然。嘗讀常璩華陽國志。其人之彬彬可稱者。不乏張魯妖盜。而有閭圃。劉焉驕怠。而有黃權。王累。劉巴。皆國士也。先主所用。類皆東州之產。耄老喪亡。而固不能繼。蜀非乏才。無有爲主效尺寸者。於是知先主君臣之圖此也。疏矣。勤於耕戰。察於名法。而於長養人才。涵育薰陶之道。未之講也。蔣費亡。而僅一姜維。維亦北士也。舍維而國無與託。敗亡之日。諸葛氏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參謀議者。僅一姦佞。賣國之譙周。國尙孰與立哉。管仲用於齊。桓公死而齊無人。商鞅用於秦。始皇死而秦無人。無以養之也。寬柔溫厚之德衰。人皆跼踖。以循吏之矩矱。雖有英特之士。摧其生氣。以卽於瓦合。尙奚恃哉。諸葛公之志操偉矣。而學則申韓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貽百年之用。鳶飛魚躍。各適其性。以盡其能。夫豈申韓之陋。所與知哉。

何晏夏侯元李豐之死。皆司馬氏欲篡而殺之也。而史斂時論之譏非。以文致其可殺之罪。千秋安得有

定論哉。當時人士所推而後世稱道弗絕者。傅嘏也。王景也。王祥也。鄭小同也。數子者。以全身保家爲智。以隨時委順爲賢。以靜言處謫爲道。役於亂臣而不忤。視國之亡君之死。漠然而不動於心。將孔子所謂賊德之鄉原。殆是乎。風尚旣然。禍福亦異。天下之圖安而思利者。固必褻裳而從之。祿位以全。家世以盛。而立人之道。幾於息矣。嗚呼。此無道之世。所以崩風壞俗而不可挽也。雖然。有未可以過責數子者存焉。魏之得天下也不以道。其守天下也不以仁。其進天下之士也不以禮。利啗之法。制之。奴虜使之。士生其時。不能秉耒而食。葛屨而履霜也。無管寧之操。則抑與之波流。保其家世已耳。故景與祥皆垂裔百年。而享其名位。兢兢門內之行。自求無過。不求有益於當時。士之不幸。天所弗求全也。狂狷望於網羅。容容獲其厚福。是或一道也。不可以漢唐宋數百年戴天履地栽培長育之人才。忘軀捐妻子以扶綱常者。責之也。施及宋齊以降。君屢易。而士大夫之族望自若也。皆此焉耳。歐陽永叔傷五代無死節之臣。而不念所事之何君也。亦過矣。王彥章之忠。匹夫之諒而已矣。況余闕乎。

諸葛誕之起兵討司馬昭也。疑賢於王凌母邱儉。而實未見其愈也。儉與誕皆以夏侯元之死不自安。而徼幸以爭權。使其克捷。其不爲劉裕之誅桓元。不能保也。且誕之討昭。何爲也哉。無抑不欲魏社之移於司馬氏矣乎。魏而亡。亡於司馬。亡於吳。無以異也。吳豈爲魏惜君臣之義。誅權姦以安其宗社者哉。誕遣其子靚稱臣於吳。以起兵。則昭未篡而已先叛。以叛臨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馬昭以討叛之名。而惡得不敗邪。使其成也。司馬昭之族甫糜。曹氏之社早屋矣。悲夫。借敵兵以討逆者。之亡人家國也。快一朝之忿。而流禍無窮。誕實作俑。司馬楚之劉景蕭寶寅相繼以逞。而可許之爲忠乎。

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譙周之爲尤惡也。道鄙夫也。國已破。君已易。貪生惜利祿。弗獲已而數易其心。而周異是。國尙可存。君尙立乎其位。爲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惟恐劉宗之不滅。僭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姜維之力戰屢敗而不止。民胥怨之。然其志苦矣。民憚於勞。而不知君父之危。所賴以啓其惰心。而振其生氣者。士大夫之公論耳。其論曰。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顯然以秦予魏。以韓燕視蜀。坐待其吞噬。惟面縛輿櫬之一途耳。夫漢之不可復興。天也。蜀之不可敵魏。勢也。無可如何者也。故諸葛身殲而志決。臣子之道。食其祿。終其事。志不可奪。烈於三軍之帥。且使人心不靡於邪說。兵力不銷於荒惰。延之一日。而忠臣志士之氣。永於千秋。周而無人之心哉。無亦括囊以聽委之天。而弗助其虐之爲咎尙淺乎。夫民之不息。誠不容已於閔恤矣。譬之父母積疾。僕妾勞於將養。則亦酒食以勞之。和煦以拊之。使鼓舞而忘怨已耳。若恤僕妾之疲。廢藥食而聽其酣寢。有人之心者。以是爲惻隱哉。當周之時。黃皓陳祗。蠱庸主而不顧百姓之疾苦。誠念民也。則亦斥姦佞。勸節儉。飭守令以寬廉。使民進而戰。餽退而休息可也。周塞目箝口。未聞一讜言之獻。徒過責姜維。以餌愚民。媚奄宦。爲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祿。非取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周之罪通於天矣。服上刑者惟周。而馮道未減矣。

王沈刺豫州。下教陳長吏得失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寬猛者。給穀千斛。規已寬猛之宜。而賜之穀。猶之可爾。陳長吏之得失。而賜之穀。險士猾民。競起而誣訐其守令。禍可勝言哉。蓋沈者司馬氏之私人也。司馬氏以好士恤民之虛名。收辨士而要民譽。每下不情之令。行溢賞以誘天下。而沈爲之役。故其教令如

是之濫。未容深責也。陳厥楮。入白沈曰。拘介之士。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慕利而妄舉。肆哉言乎。可推以盡明。主用人聽言之道矣。拒諫者。古今之所謂大惡也。亟取人言。而貪廣聽之名。其惡隱而難知。乃公孫強因之以亡曹。主父偃因之以亂漢。宋之中葉。上書言因革者。牘滿公府。而政令數易。朋黨爭衡。熙豐元紹之間。禁如亂絲。而國隨以敝。近者民本輕達。賤士乘以希榮。姦相資之肆惡。一夫遽登省掖。而天下亟亡。嗚呼。以賞勸言之害。較拒諫而尤烈。抑如此哉。然則瑱續之塞。與明聰之達。聖人兼用以應天下。抑何道也。曰。善聽言者。必其善於擇人者也。人而善與言。雖未得有善者存矣。人而不善與言。雖得有不善者存矣。唐虞之廷。或吁或咈。交相弼違者。惟其爲禹。臯稷契也。夫禹。臯稷契視君之失。若疾疾之攻於心。視民之病。若水火之迫於肌。而視言入而受祿也。若穢惡之加於鼻也。何俟於賞以勸之邪。故君子之聽言。先舉其人。而後采其言。必不以利祿辱賢者之操。而導不肖者以猖狂無忌也。察吏有常法。勅吏有常職。不獲已而登斥姦。訟枉之言。然非害切於國民。而痛切其肌膚。則告訐之宵人耳。誅之可矣。一興一廢。一張一弛。進臣民而酌其可否。既已無疑矣。而猶爲異說焉。斥之可矣。言雖甚當。不授以官。其效雖登。必進以禮。大臣坐論。日侍於燕閒。諫諍有官。各責以言職。非是者。雖或兼容並包。而厚必防其生事。啓釁之傷。自匪僉人。惡有舍閨門子弟之職。置四民耕讀之恆。棄官守慎修之紀。且揣夕摩。作爲皦皦炎炎之論。以動人主。而僥倖顯名之與厚實哉。舜之耕稼陶漁。而取人爲善。人無所利於耕稼陶漁之夫。而言之不善者鮮矣。其爲帝也。以耕稼陶漁之聽。聽天下之言。則惟禹臯稷契無私利之心。如深山之野人。而後決於從也。故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而豈以利祿誘曉曉之士。使以訐爲直乎。嚙口舌以希利賴者。小人

也。塾師也。禍福惟其妄測。文義惟其割裂。得利焉而情盡矣。此求治者所必遠。爲學者所必拒也。人君正己以涖下。節嗜欲。遠宦寺。勤學問。公好惡。則小人之利病。國事之得失。觸之而自知。非不待言也。抑非特人言而遂足以治也。賞之而政刑亂。朋黨興。廉恥喪。風俗靡。自非姦雄之媚衆以竊國。幾何事此而不亡。此治亂之樞機。不可不審也。後主失德而亡。非失險也。恃險也。恃則未有不失者也。君恃之而棄德。將恃之而棄謀。士卒恃之而棄勇。伏弩飛石。恃以卻敵。危石叢薄。恃以全身。無致死之心。一失其恃。則匍伏奔竄之恐。後掘之於蹊徑。而凌峭壁以下攻。則首尾不相顧。而潰。故謂後主信巫言。而失陰平之守。以亡國。非也。陰平守而互數百里之山。厓谿谷。皆可度越。陰平一旅。亦贅疣而已。李特過劍閣。而歎劉禪之不能守。草竊之智。乘晉亂以苟延爾。譙縱王建孟知祥明玉珍。蹶然而起。燔然而滅。恃險愈甚。其亡愈速矣。然則諸葛公曰。益州天府之國。其言非乎。彼一時也。先主擁寡弱之資。而無尺土。舍益州而無自立之地。乃其規畫之全局。則西出秦川。東嚮宛雒。皆與魏爭於平原。而非倚險以固存也。迨乎關羽啓釁於吳。先主忿爭而敗。吳交不固。仲謀已老。宛雒之師。不能復出。公乃率孤旅以嚮秦川。事難而心苦矣。況蔣琬據涪城。姜維據漢樂。顛當守戶。而天日莫窺。不亡奚待焉。漢高起自漢中。旋下三秦。急出成臯。是以瀕危而終勝。光武定都洛陽。曹操中據兗州。皆以無險爲險也。周公營雒。至計存焉。而或爲之說曰。無德易以亡。聖人旣無私天下之心。抑豈欲其子孫之速亡乎。周遷雒而不絕之系。其亡尤難於夏殷。亡之難易。不在險之有無。明矣。

司馬昭進爵爲王。荀覬欲相率而拜。王祥曰。王公相去一階爾。安有天子三公。可拜人者。驟聞其言。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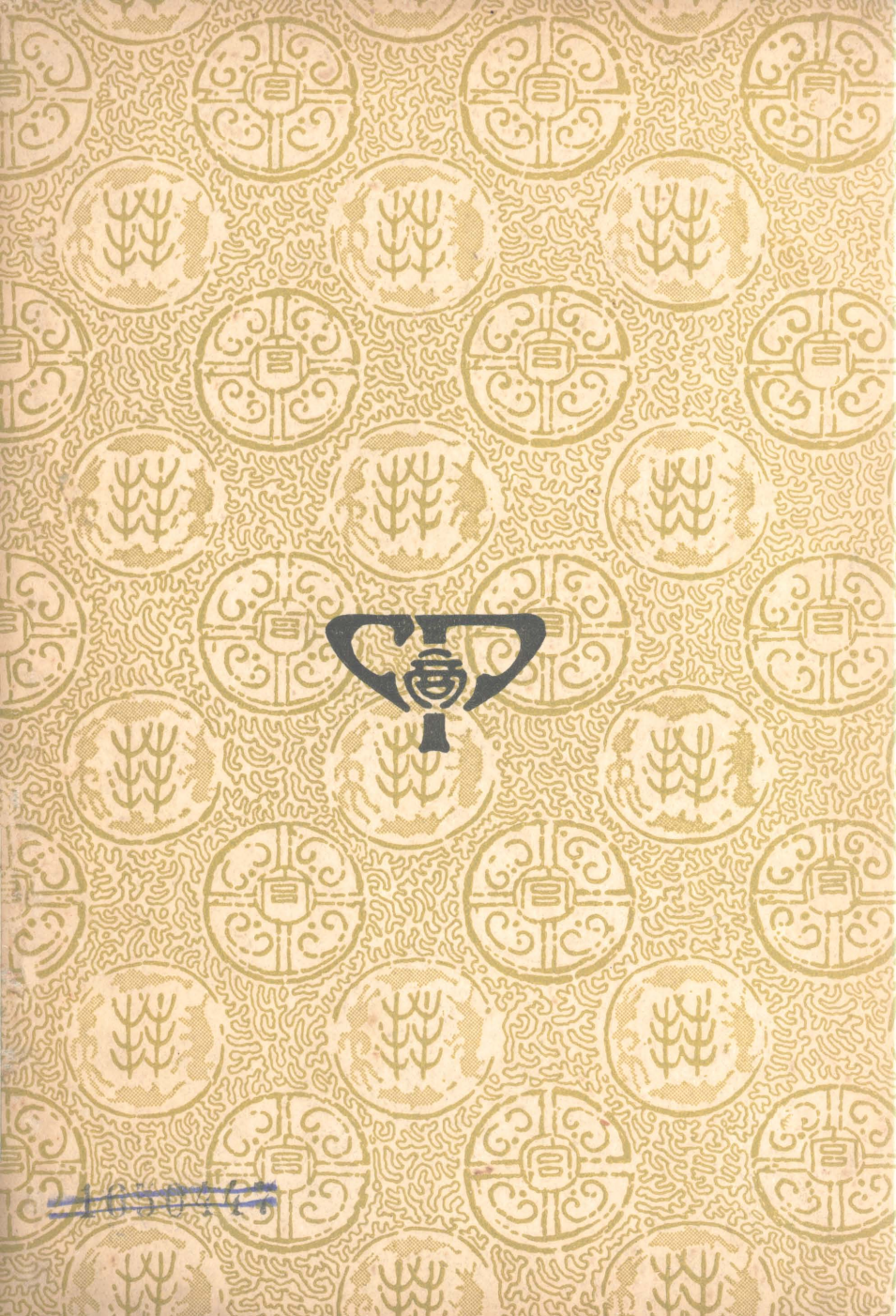
不以爲嶽立屹屹。可以爲社稷臣者。馮道之勞。郭威曰。侍中此行不易。亦猶是也。炎篡而祥爲太保於晉。威篡而道爲中書令於周。則其亢矯以立名。而取合於新主。大略可知矣。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深。祥所逆揣。而知其必然也。矜大臣之節。則太保之重任。終授之己也無疑。歷數姓而終受瀛王之爵。道固遠承衣盃於祥也。不吝於篡。而吝於一拜。不難於北面爲臣。而難折節於未篡之先。天下後世。不以助逆之名相加。萬一篡奪不成。如桓元。可以避責全身。免於佐命之討。計亦狡矣。以此推之。汲黯揖衛青而曰。使大將軍有揖客。豈不重乎。黯之情亦見矣。欲以此求重於權臣。而可謂之社稷臣乎。司馬昭。郭威雖逆。而固非朱溫之暴。可以理奪者也。使汲黯而遇梁冀。王祥馮道而遇朱溫。抑豈能爾哉。若夫社稷臣者。以死衛主。而從容以處。期不自喪其臣節。如謝安之於桓溫。狄仁傑之於武氏。亦豈矯矯自矜。以要權姦之知遇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2118





1954